

從蓮花巷到四季路

一 蓮花巷

春子在蓮花巷底和四季路交叉口的四季戲院寄車處幫人看顧車子，十坪左右的棚子每個月要向戲院繳兩百五十元的租金。她每天早晨八點半從家裡出發，走到寄車處只要三分鐘的時間；她的腳是俗稱的解放腳，所以腳程慢一些，得花上六分鐘才能走到寄車處。春子今年六十歲，一年到頭她都穿著旗袍式上衣和寬寬的農夫褲；她的一生幾乎都是穿著褲子，大半輩子是職業所需，後來養成習慣也就不穿裙子。她的衣服全是素面、不滾邊，不是深藍色就是淺灰或是咖啡色，手上提著藍色布巾包著的便當是她的午餐和晚餐。

寄車棚有一張破舊但還堪使用的木頭桌子，桌上放一個小電爐和一支褪成淡粉紅色的熱水瓶，冬天春子靠保溫瓶的水配著冷飯盒以使身體暖和些，夏天時熱水瓶變成擺飾，春子並不使用它。還有一張竹製躺椅（不怎麼牢固）供她累的時候休息，不過她很少用到它，除非感冒或是覺得身體虛弱時才會躺上一會兒；以及一把有靠背的木頭椅子，這些東西都是人家要換新傢俱時她去要來的。

春子對什麼都不重視，只對鞋襪有一種固執的講究，她的襪子洗得潔白，黑色繡花鞋也是刷得很乾淨，春子視這兩件東西為妝點門面重要的必需品，不容許有丁點灰塵，襪子破了她就一針一線慢慢的縫，繡花鞋也是一樣，直到不能再補的時候就用報紙仔細地包好再丟進垃圾桶。

春子除了講究鞋襪外她也注重頭髮，年輕時養成的習慣就是不容許頭髮有一點凌亂。梳著包頭的她，茶油是重要的工具，梳頭時總花許多時間仔細地把茶油抹在頭髮上，所以頭髮雖然灰白，但看起來油亮有光澤，茶油是她日常生活重要的開銷。

戲院的早場電影從九點開始，一部電影加上一場歌舞團秀或歌仔戲算一張門票，如果電影加歌仔戲就不清場，但上演清涼歌舞團或是三級片的電影就會清場，有的人一天的時間都在戲院渡過，看完電影就到蓮花巷的麵店餵飽五臟廟，至於要再去看電影或是到蓮花巷玩一玩，就看各人身上的銀子而定。

春子到寄車處時先把便當收進抽屜裡，再拿著乾抹布把桌椅擦一遍後就坐在椅子上等客人，她不大常掃地，年輕時看到掃地的阿樂常被朗玉罵，朗玉說：「從外口掃進來！你按呢從裡面掃出去不是把財寶攏掃出去嗎？」又看到艷紅也罵文枝：「從內面掃出去，甲留在內面 A 歹米掃出去，內面清清財神爺架也入來。」害得她不知該從哪個方向掃，所以，除了很髒，她是不輕易拿掃把的。

坐著的時候她的背挺得很直，椅子只坐二分之一，看來不像是六十歲的人；雙腳一前一後的併攏，兩手放在大腿上，這個姿勢從上一個客人到下一個客人間是不會改變的。她幾乎沒有笑容，即使客人來寄車，她也沒有什麼表情的從椅子上站起來，看看車子決定該撕什麼顏色的票，腳踏車是五毛紅色的票、摩托車是綠色一塊錢的票，票不能丟掉，春子堅持憑票取車，萬一票丟了，那就得等到晚上十一點晚場電影院結束後有票的客人領完車子且有剩車子時才能領車。

以前發生過客人丟了票（是不是真的掉了就不知道了），等到要領車時才發覺票和車子都不見了。客人氣急敗壞地質問春子：

「我的車妳怎麼讓別人領走了？那是新的鐵馬，買不到一個月。」

「我認票不認人，拿票過來對了號碼我就讓他領，車子這麼多，我哪記得誰的車子是哪一輛？」春子說。

「騙肖仔，豆菜底，從頭賺到尾 A 人目色會不好？」客人又氣又急，在寄車處來回地踱步。

春子的臉一陣紅一陣白，但她沒理會他的話，逕自把椅子收進桌子下面，躺椅放到桌子上，在上面蓋一塊塑膠布後用一條細麻繩在桌子四周繞上一圈，拿起便當盒慢慢地走回家。這個時間蓮花巷的活動也近尾聲，六十歲的春子俐落地閃開迎面來的人轉入陳天來當舖旁的小巷，在破掉三分之一的木板門前面掏出鑰匙。她的家在寮子的後面，這塊約二十坪大小的地是公有地，不知什麼時候、什麼人在這裡搭了幾間簡陋的屋子，這些屋子在春子年輕的時候是不存在的。大一點的風和強一點的雨就會吹掉木板或漏雨，因為這種屋子沒有人願意住，春子和姐妹們才能有遮風避雨的地方。她們圍著一個小幫浦共同生活，小幫浦算是個天井，陽光靠這個天井照到幾間只有四坪大小的破舊房屋，她們的生活起居如洗澡煮飯都在小屋裡，黃昏時就到幫浦弄桶水把後門關起來洗澡，唯一的公用廁所在幫浦的旁邊，所以她們都準備尿桶，早上把尿桶的穢物倒進廁所裡。像春子年紀的姐妹們如此過生活，週而復始，持續到她們不能呼吸的那一天。

春子的工作在姐妹們中算是最上等的，像金花瞎了眼睛，只能靠大家的接濟過活，陽子不管天冷天熱、晴天還是雨天都得出去撿破爛，一天走下來有時掙不了一塊錢。玉里來得好些，年輕時攢了些錢，現在可以不用工作，不過，玉里一天只能花一塊錢，她的積蓄只剩七八百元，兩年之後就是一貧如洗，她也不知道兩年後該怎麼辦，她期望兩年內牛頭馬面能帶她到閻羅王那裡報到。彩鳳也快六十歲了，還是做本行，但接不到客是常有的事。

蓮花巷不是這條街的名字，它正式的名字叫精英街。有一陣子人家管這裡叫『賺吃巷』，不知從什麼時候變成好聽的蓮花巷，據說『蓮花巷』是萱書閣的一位姑娘起的，它出自周敦頤的【愛蓮說】：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如此一傳十，十傳百，這裡就被稱為蓮花巷了。

蓮花巷一頭接著民生路，一路到底是四季路，民生路上是一般的店家，裁縫店、米店、糖粉店、五金行、布莊等等。福大乾果禮品舖算是蓮花巷的第一間店面，它一面臨著民生路另一面臨蓮花巷，乾果舖是蓮花巷的入口，也是民生路的正中央，雙面臨街的地理位置應了一付對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進達三江，一般的客人在民生路那邊向他買東西，要進入蓮花巷的客人則在蓮花巷這頭的店面買些伴手禮，像牛奶餅乾或是高級的太妃糖之類，而在蓮花巷營生的店家也向福大先生叫貨。

乾果舖的旁邊是銀樓，王老闆過了中午才會開門營業，晚上九點就收市了，他是蓮花巷最晚開門最早打烊的店，買賣的東西以黃金為主，其他寶石玉器之類的生意他都不做，項鍊、戒指、金鐲，一錢三錢五錢到成兩重都有，他不喜歡只在玻璃櫥窗前瀏覽的人，看久了他就會出來問：「要買哪一種？」。王老闆最大的本領是能一眼就看穿來的是不是客人，他的眼力十拿九穩，若是會掏出銀子的客人他馬上陪著笑臉問：「要送給誰啊？大概要多重？」要是只看不買的，他的眼光就帶著不愉悅，好似在說：「別擋著客人的路。」

過了銀樓是三輪車行，它像現在的 7-11 二十四小時營業，夜深的時候樓下亮著十燭光的燈泡；車伕有的回家，有的睡樓上，值班的車伕就在樓下的行軍床睡覺，以便客人叫車時隨時有人應答；深夜的車資都是豐厚的，客人喝醉了一向是五元十元的給，若是客人還清醒並且向車伕討價還價，那麼這個客人下次叫車時，每個車伕鐵定睡得不醒人事，就像喝了三瓶五加皮一樣的醉死了。

清早的生意也是不錯的，四五點的破曉時分車伕就打點好準備開始今天的工作，昨夜該回去而沒有回去的客人此時都離開溫柔鄉，準備回去原生家庭。勤快點的車伕在太陽升起前就能賺上兩筆，因為生意熟絡，所以回家睡覺的車伕不多，大部分的車伕每個月回家三兩次或在中午時分回家轉一圈，這個時間蓮花巷的生意比較清淡。

車行的隔壁是留香院，就外面的裝潢而言，它和銀樓、乾果舖迥然不同，可算是蓮花巷最氣派、最豪華、最精緻的建築，它的店面幾乎有銀樓的三倍寬。銀樓和乾果舖都是灰色細石子洗的外牆，留香院則是以紅磚砌牆，二樓的牆面鑲以各色鏤空的琉璃瓦，琉璃瓦的圖案連接成一龍一鳳，龍鳳銜接的地方是一朵含苞

的荷花，荷花帶著綠色的梗，花苞最下面是水紅色，顏色依次漸淺地到花苞的頂端，琉璃瓦的上面是紅磚參差砌成地菱形窗戶（與其說窗戶倒不如說是排氣孔來得貼切），窗戶的對角線沒有超過一台尺。看得仔細些會發現窗戶放著小小的玻璃缸，橘色的金魚自在的悠遊。也有窗口放著紅紫色的大理花，垂下的花兒隨風飄揚，像是待嫁女孩兒的繡球般的令人嚮往。要進留香院必須上兩個階梯，階梯掃的很乾淨，幾乎找不到一粒沙子，兩旁是一對交趾陶做成的金童玉女，大門上面以水泥砌著「留香院」。

院裡的姑娘經過朗玉的訓練，舉手投足間都有一股大家閨秀的美感，她們穿的衣服款式一律依照朗玉的吩咐，清一色的旗袍式上衣配上褲子或是洋裝，朗玉在每個星期一排出這個星期的「制服」。

過了留香院是蓬萊亭，蓬萊亭的掌櫃是福州寶，福州寶原來的名字叫劉家保，他做的福州菜聲名遠播，許多客人慕他的名而來，嚐過之後亦多讚不絕口，認為人間佳餚、天上美饌非福州菜莫屬。酒樓裡所需的材料除了生料以外，福州魚丸、福州燕餃都是福州寶親自做成，比較可惜的是他的福州腔很濃，很少人聽得懂他的話，所以他請了一位會說閩南話的孔先生當他的掌櫃兼翻譯，如果客人正是同鄉，那麼他就打個折扣，算是他鄉遇故知的禮數。

蓬萊亭的隔壁有三戶民宅，黃家、蘇家、林家，蘇家是木材商，蘇老闆痛恨這個地方，一直想把宅子賣掉，蘇老闆雖然不喜歡這裡，但認為這裡是賺錢的好處所，在這裡做生意一定能讓荷包滿溢，所以他堅持要以市中心店舖的價格賣掉。這三間民宅是長條形的，臨街的地方是院子，過了院子才是住家，院子約有十坪大小，想做生意的人必須花一筆錢重新翻修，把院子改成店面，翻修的費用是筆龐大的數目，以致於蘇家房子的買賣懸宕許久且乏人問津（一般人家可不願住在蓮花巷）。蘇老闆的房子一直沒法脫手，蘇太太總是安慰丈夫：「祖公仔產放著也沒什麼不好。」

「查某人知道啥米？若是好所在，古早就沒孟母三遷的故事，我甲恁講，只要住在這一日，恁就愛好好甲囡仔顧乎好，嘍乎伊學啥米不三不四的代誌。」

講到這裡蘇太太就為之氣結，五個壯丁哩！

黃家和林家倒覺得住在這裡也沒什麼不好，他們的屋子借隔壁的寮房躲警察，每次一人一元，一個月約有幾十元的收入，這個收入多少補貼了家用，黃家和林家因為「志同道合」往來比較密切，處在中間的蘇家不知不覺被孤立，和左右鄰居幾乎不相往來。蘇老闆規定孩子不能走出大門，若要上街也得讓母親送到四季戲院。

林家的旁邊有四戶看起來像一般民宅的木造房屋，房子是很小的長方形，深度只有林家的一半，約莫是三戶民宅的院子大小，門的兩邊有窗戶，中間是扇門，窗戶稀疏的釘著兩公分寬左右的木條，下午兩點過後，窗邊站著一些不年輕的女人對著往來的路人搔首弄姿，有的人會停下來和她們調調情、問問價錢，有的人卻是連看都不看。

這四間寮房的後面是一小塊空地，寮房的客人有時從後門穿過空地出去，漸漸的空地堆著一些不要的木板，桌椅，巷子裡的人有空就來下棋，他們把木板搭在寮房上，形成一個下雨也不必馬上離開的小騎樓，接著有人在另外一邊再搭個木板，夏天的中午就成了小憩的地方。

過了這四間木屋是條極窄的巷子，巷子僅有三尺左右的寬度，彎彎曲曲的通往四季路，中間也叉開另一條小巷到民生路，一到晚上，這裡黑漆得可怕，地上的磚頭又凹凸不平，一個不小心不但跌個狗吃屎，臉上還會掛彩，不過，這巷子晚上還是有人走，身上銀兩花光的人也只好走這條近路。這條陰暗的巷子裡後來有了幾間破舊的木造屋子（也就是春子目前住的地方），屋頂三三兩兩的缺了瓦片，木頭也腐蝕不堪，蟲蛀的、隨地大小便的、加上屋內潮濕的霉味，再再顯得陳舊污穢，這裡的尿騷陳腐味往往隨風飄到路口，在小巷口旁開當舖的陳天來種了幾株夜來香，藉此沖淡不好的味道。

陳天來比王老闆更會算計，總是把物品價值估得很低，一心想進蓮花巷的客人根本沒有衡量物品的價值，陳天來說多少，客人拿了就走，得於地利之便，他的生意比蓮花巷前頭的另一間當舖來的好，熟客都知道若要是把典當得的錢用在蓮花巷，那麼在陳天來的當舖交易是比較聰明的，陳天來很快的就能銀貨兩訖；林好不喜歡客人典當了錢往蓮花巷去（她估的價比陳天來要高出十分之一），遇到這樣的客人，她會不客氣地說：「恁甘有架有孝恁阿娘？」客人被說得面紅耳赤，久而久之就不會到她那裡去；反之，一般尋常百姓若手頭不方便時都到林好孀經營的當舖，除了她估算的價格比較高之外，地理位置也佔很大的因素，從民生路這邊進當舖比從四季路那邊進當舖在行為上似乎來得正當一些。林好孀從阿雄叔過世後才出來接管當舖，她對於因急難而進當舖的人都抱著一份菩薩心腸，總是儘量把價格估高，還會向客人說：「三個月到期時若手頭不方便可以說一聲，我就暫時不把它歸到流當品。」所以進林好孀當舖的人就不會那麼畏畏縮縮，陳天來和林好孀各有各的客人。

陳天來當舖的旁邊就是俗稱的三角窗，這裡是四季戲院的寄車處，四季路上有百貨店、胭脂水粉店以及鞋店等各式各樣的店，這些店由四季戲院的兩旁分別

展開，所以寄車處的生意不算差。

乾果舖的對面是阿吉仔開的涼水舖，賣剉冰及楊桃汁，店裡也有幾台彈珠台，阿吉仔的兒子負責外送，光是做蓮花巷的生意就讓阿吉仔在市中心買了一棟樓房，他口口聲聲說要搬到新厝做生意，幾年下來倒也沒見他搬走，阿坤的腳程很快，夏天的剉冰，冬天的紅豆圓仔湯，阿坤都能在冰還沒開始溶化或是熱湯尚未涼之前送到；阿吉仔把抽屜管得很緊，他怕阿坤趁他不注意的時候拿著錢走向蓮花巷的尾端。

林好和阿吉是好厝邊，阿吉常到林好的當舖聊天，王老闆在店裡看見了，嘀咕地說：「莫怪是住在蓮花巷的人，死禿的甲死某 A 正好一擔。」還好王老闆必須整天待在店裡，否則蓮花巷頭就有男人與女人、男人與男人的戰爭。

林好嬌不輕易出門，她要出門都從店裡的後門所連接的巷子出去，巷子一邊通往民生路，一邊通往更遠的倫理街，她雖是五十歲出頭，白皙的皮膚和沒有皺紋的臉讓她看起來只有四十歲的年紀，林好嬌每天都安份的穿著樸素的衣服和梳著包頭，偶爾在頭上插支玉簪，人家問她：

「這簪子是王老闆送的？」

「不是。」

「向他買的？」

「是流當品。」林好不耐煩的說，她不喜歡和蓮花巷的男人有牽扯。（她把阿吉歸在民生路。）

林好不走正門出去的原因是當舖的旁就是萱書閣，唐山仙把萱書閣的門開在左邊，左青龍右白虎的話誰都知道。從民生路那邊看過來也好，從四季路那邊看起來也好，林好看起來就像是從萱書閣走出來似的。唐山仙對外說萱書閣是說書的地方，客人也以唐山過來的人居多。但林好嬌知道萱書閣不只有說書。

萱書閣是木造的房子，二樓有一排凸出的長板凳，板凳上釘著圓弧形的欄杆，客人可以坐在長板凳上喝酒乘涼或是看著來往的行人（有些類似電視上的酒樓茶肆）；萱書閣整棟建築漆成茶色，它和留香院五顏六色的外形不能比，但有人就是喜歡這種深沈沈的顏色，據唐山仙說這樣才能顯出說書姑娘的氣質和樸實。

「呸！賺食就是賺食，何必講得那麼『水氣』！」留香院的朗玉信說，朗玉信四十多歲，身材豐滿，她穿各種顏色的和服和木屐。

和留香院面對的是醉妃樓，醉妃樓無論建築或是裡面的姑娘都比留香院略遜一籌，醉妃樓談不上什麼建築特色，艷紅信只在灰色的牆面以紅藍綠三色霓虹燈

圈出「醉妃樓」三個字，這裡的姑娘有的穿旗袍，有的穿洋裝，隨姑娘的喜愛；屋子裡面全舖上榻榻米，艷紅信說榻榻米不會勾破小姐的玻璃絲襪，要進入醉妃樓必須脫鞋子，艷紅別出心裁的想了一個花招，在玄關的地方設置一個銅面盆，每天輪一個姑娘幫客人洗腳，艷紅稱之為「洗塵」，小姐輕揉慢捏，客人把腳放進盆子時就已經心猿意馬了。

朗玉信咬牙切齒地恨自己為什麼沒想到這一招，不過，她向自己的姑娘說：「就是二流的場所才必須用這款奧步數。」

たけの場子在醉妃樓的旁邊，正好在蓮花巷的中間，地理位置對たけ而言是再好不過了，警察不管從民生路或四季路進來，たけ都能在短時間內把場子收好換成一般的喝茶店，可能是たけ的關係良好，警察大部分只在蓮花巷尾的寮子走動，從不會走進たけの場子檢查。たけの場子以天九牌和四色牌為主，四色牌的玩家大部分是蓮花巷的姑娘，也有一些戲班子的人會來玩，たけ比較不歡迎戲班子的人來光顧，他們居無定所，說走就走，有時說好明天拿錢過來，隔天連戲班子都不見了：雖然積欠的都在三五角上下，但聚沙成塔，日子久了也是一筆數字。

接在たけ旁的店有些神祕，它像一般的民宅一樣不把大門打開，它的門是半掩的，只有識途老馬才會推門進去，住在這裡的是明君、明利和明三，三個人長得十分白淨，好像古時候的書生一般，這三個人似乎有些學問，茶道和詩書都懂，琴嫂負責三人的生活起居，她是上班制，每天早上十一點上班，下班的時間不定，端看當日客人而定，琴嫂的家就在後面，下班時從後門拐兩個彎就到了，琴嫂的待遇好，所以她老公負責家裡的工作，每天還會幫琴嫂煮宵夜，有時是豬肝麵，有時是麻油豬心；琴嫂不大領這份情，她帶著恨意罵：「笨彈查甫不知討賺。」他老公陪著笑臉不回她的話，心想：我去拉三輪車嗎？賺的錢終是不比妳多，到時妳還是拿同樣的話罵我，我何必自討苦吃？

琴嫂的老公也常出入蓮花巷，他到阿厚的麵攤找阿厚聊天，心情愉快的時候會幫琴嫂做些粗活，清一清天花板的蜘蛛網，整理一下屋內的盆花。阿厚的麵店接近中午才開張，主要的客人是成天進出四季戲院和逛蓮花巷後半段的人，也有些是四季路的生意人，阿厚的切仔麵很好吃，它的湯頭甘鮮甜美，吃過的人總忘不了湯頭裡清香的味道。關於這個湯頭阿厚只是得意的笑，這些材料根本不用花錢，他每天早上都到蓬萊亭的廚房，那兒有福州寶不要的雞骨豬骨，雞瓜脖子，福州寶樂得阿厚來幫他消除一些礙人的廢棄物，何況阿厚的客人和蓬萊亭的客人是不相衝突的，到阿厚麵攤的客人不可能有能力到蓬萊亭消費，吃慣蓬萊亭的客人偶爾到阿厚那裡吃碗麵也無所謂，阿厚一天掙的不過七八十元，福州寶一桌的

酒席就不止這個數。阿厚照顧麵攤之外還得當聽眾，聽著客人批評蓮花巷的姑娘，聽著客人意猶未盡但阮囊已羞澀的懊惱，這時候阿厚會切兩片免費的白肉讓客人填填肚子。

阿厚晚上十二點才開始收攤，這時的蓮花巷並沒有因客人的散去而安靜，打罵聲、吵架聲、哭泣聲此起彼落，女人白天悶在心裡的情緒都在此時開始爆發；阿厚和他的女人安靜地收拾洗抹，這些聲音的由來留在回家的路上再討論吧！在這條巷子討生活裝聾作啞是生存的條件。

阿厚安靜工作的另一個原因是隔壁就是春富旅社，十二點該是大家就寢的時間，一樣是在蓮花巷討生活，顧著別人就是替自己留活路，阿厚二十歲討了老婆後就在這裡賣麵，那時的蓮花巷只是一條小街，有幫人做衣服的、賣掃把畚箕的、做鞋子的、專門替女人縫製內衣的，是條再平常不過的街道，春富旅社也剛改建完成，由國銘的父親羅太郎掌管；由於這裡離後火車站不遠，所以往來的商賈不少，因此春富旅社的生意不惡，太郎中風後昏迷二十一天就過世了，於是國銘接管旅社的生意，國銘和阿厚差兩三歲，國銘常找阿厚下棋，從國銘必須照顧旅社開始，他們就把戰場搬到外面靠著兩家的牆，這樣彼此都能照顧到生意。

就在兩人專心下棋的時候朗玉倌悄悄地搬過來，那時留香院還是老舊的店面，朗玉倌先買下靠近民生路的一間店面，沒掛什麼招牌就做起生意來了。鄰居知道了就去報官，警察當然立刻過來，朗玉倌指著牆上的執照說：「我有犯法嗎？我可是有牌照的。」

警察看了看執照問朗玉倌：「有定期檢查嗎？」

「哪會沒有？你看，我們都按規矩來。」她拿出幾張單子交給員警，警察看了看後還給她。

「嚟去吵到別人。」

「我知道，您有空過來喝茶。」朗玉倌陪著笑臉說，輕輕地塞個東西到員警的口袋。

這下鄰居也沒她的法，**她是有牌照的**。朗玉倌趁這個機會向鄰居說：

「歹勢，我嘛是愛生活，如果恁不想住在這裡，我甲恁的厝買起來恁想啥款？價數一定乎恁滿意，講起來是我卡失禮。」

誰都不願意住在紅燈戶的旁邊，尤其是它的存在已成定局，於是朗玉倌輕鬆的完成了這筆買賣。但她還是使用原來買的那間，其他兩間任由它空著。

朗玉倌手下的女孩都是她的養女，每個女孩都有其父親所立的字據，內容大約是這樣的：

【立賣女約人張三，今因家貧願將親女張柑，年十二歲，賣於朱朗玉名下為義女，言定身價四百元，當今人錢兩交互不相欠，從此斷絕關係，其女今後一切任由義母安排，均與賣主無干，如有天災人禍，或病死逃亡或自尋死路均與養母無干，空口無憑，立據為證】

朗玉倌當然知道自己從事的是世人所鄙夷的下九流行業中的最下品，但她也明白，這是一個永遠不可能消失的行業，既然要從事這個行業就照規矩來，這樣不但不會有官方的糾紛，反而能助她生意興隆，（奉公守法不就是大家追求的嗎？）她把女孩的執照高高的掛起來，還把定期檢查的單子掛在執照的旁邊，擺明了我一切都是乾淨的、合法的。

朗玉的作法使得客人口耳相傳，這不啻是最好的廣告，在她落腳之後的第二年，萱書閣就在她對面開起說書店，唐山仙懂得拜碼頭、和氣生財，他要開說書院之前先拜訪朗玉倌，他說：

「我要在您對面開間說書院，我的客人和朗玉倌不衝突，我做我們唐山來的客人，朗玉倌的客人……」

朗玉倌伸出白嫩的手制止他說下去。

「仙仔客氣囉，店多人氣就多，人多生意就旺，恁說甘不是呢？」

朗玉倌趁萱書院整修房子的時候才使用後來買的店面，她是『順道』請萱書院的師傅改建，改建後的留香院富麗堂皇，但在花費上比萱書閣少了一大半。

萱書閣開了半年左右福州寶才開始開店做生意，精英街一下子熱鬧了起來，會打算的艷紅也搬到這裡「共襄盛舉」，精英街興旺起來連帶阿厚的生意也不差，這條街最受影響的恐怕是春富旅社了。一般的商人都不願意走到這個花街柳巷，加上火車前站新蓋了兩間旅社，商人都往前站去了；春富旅社的生意就此一落千丈。

「把臨四季路的店面買起來，重新翻修讓店門口朝著四季路吧！」阿厚這麼建議國銘。

「人家不賣，說要自己留著做生意。」

沒有多久的時間，春富旅社的旁邊開起蛇肉藥膳店，大口徑的玻璃瓶內裝著眼鏡蛇、青竹絲，還有一些說不出名的蛇泡在褐黃色的液體裡面，阿雄還在騎樓放著兩箱小蛇，經過的客人有時害怕的打顫。

「驚啥？這有多補恁甘知？」阿雄的聲音沙啞又粗氣，好像蛇類是他的朋友。

他的聲音引來觀眾，（大部分是男生），人氣一靠攏他就開始介紹產品，蛇鞭、蛇湯、蛇肉、藥酒，他還當著眾人的面活剝一條蛇，從蛇腹中取出蛇膽一口吞下

去，他說：「蛇膽顧目矐，厝內那是有世大人目矐霧，目矐前有黑影，買這乎伊吃就對囉，咱大家七迤罔七迤，厝內嘛是愛顧，講到顧厝內，蛇鞭尙好，這個蛇鞭自古就有講，吃鞭補鞭，不信的人甲我買一擺，若是無效恁隨時來甲我阿雄討錢，哎！我是在店 A，不是走江湖，人客不管時來我一定在店爲大家服務，人客啊，若是恁嘍彎入去蓮花巷恁一定愛先來我這走一趟，我保證恁在蓮花巷開的錢一定有價值。」阿雄說的口沫橫飛，客人也愈聚愈多。

國銘在櫃台裡聽得一清二楚，他皺著眉頭走過去找阿厚。

「講的那麼大聲，也不怕打擾到我的客人。」

「阿銘，你若是不習慣就甲店面賣了或是租人，這兒，恐怕就這樣下去了，你看，我現在哪能十二點就準備收攤？十二點客人正多哩！」

「我這兒是祖產哩！我不能做『了尾仔罔』。」

「我看，你的客人也會變囉！」

「已經變了，以前客人八點以前就會出門，現在快到十二點還不退房，伊十二點半退房我又不能加收一天的錢。女將手忙腳亂的打掃，下午三點過後就有『休息』的客人，人家嫌湘湘的厝不乾淨。」

「等著吧！以後就有人帶小姐來過夜。」

國銘深深地嘆口氣，但他又能如何？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是生意不做，一是跟著精英街沈淪下去；不做生意就得面對坐吃山空的慘狀，他有老母和四個年幼的孩子，他只希望阿厚能在這裡繼續做下去（算是有個伴），免得對面和旁邊都是娼寮，於是他慫恿阿厚把地買下來，這樣等於綁了阿厚一輩子。

「阮某嘛是按呢講，不然賺的攏乎厝主。」

「是嘛！你先跟厝主談一談，不夠的我先借你。」

「你不是打算翻新？還有餘錢嗎？」

「算了，也別翻新了，蓮花巷的客人不會注意裝潢。」

「這樣我過意不去。」阿厚說。

國銘怕阿厚改變主意，趕緊說：「多年的老厝邊，咱比兄弟仔卡親，古話講：遠親不如近鄰；嘍甲我計較，要買就趁早，不然蓮花巷愈熱鬧厝主開的價數就愈高。」

阿厚在沈思。

「等一下枝仔來店裡你就和她商量，腳手要快些，半天不做生意沒什麼差。」

阿厚買了店面，把茅草屋頂改成瓦片，他和國銘共用一面牆，另一面就沒有跟明君共用，他自己再砌一面，一年後他把二樓改建爲他的住家。

二 朗玉偕和留香院

朗玉是她的本名，她是中部怡紅院的三女，朗玉的六個手足分別屬於三個父親，她的母親為其中一個男人生了兩個兒子，於是母親就跟了那個男人，男人雖有正室，但連生了七仙女後就灰心了。她得知有女人幫她的男人生了兒子只得忍氣吞聲地讓女人進了家門（不過她都輕蔑地說：「賺吃 A，每一個查甫攏是尪」）。

朗玉的大姐算是四個姐妹中的奇葩，她喜歡讀書，不知是討厭怡紅院還是不讓鬚眉，二十多歲時就到日本學畫畫；她婉轉的告訴母親，可能不會回來台灣，女人說：「跟恁老爸一個樣，靠讀書就能填飽肚子？恁老爸是阿舍囡，厝內不用伊討賺。」

「恁是嚟叫我下去賺？」

「我沒這個意思，要不要賺隨恁的意。但是我醜話講在先，我是無保恁呷一世人。」

「阿母，恁乎伊去，這裡我來接。」朗玉的二姐大刺刺的說，她沒提到朗玉和她的小妹。

朗玉也不跟她爭，心裡盤算自己要另起爐灶，她從十五歲起就在怡紅院接客，所有的收入都歸自己，二十年來該學的也學了，該攢的也攢了不少，她向生父拿了一筆錢，生父的場子在中部赫赫有名；他給朗玉三萬元，並鼓勵她：「嚟做就做卡大 A，我さぶろ的查某囡嘛是有名聲的。」

朗玉來到這個城市後並不急著開業，她租了一間房子，僱輛三輪車，每天在大街小巷穿梭，每看到一間中意的房子必先請風水師來鑑定，幾個月後才選定精英街，她觀察四季戲院的男客很多，這些人要上妓院還得跑到很遠的運河街，如果她就近開張，四季戲院的客人一定會選擇她這裡，風水師看過之後也認定這裡是個好地方。朗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原先在運河街的客人也會來這裡，在這一行人她打滾了二十多年，知道該怎麼做。

風水師選定中間的房子，因為精英街的地勢是中間略高於兩邊，頗有君王臨朝的架勢，不但如此，唯有中間的幾間房子才能接到對面龍口噴出的「湧泉」。於是她選定銀樓的隔壁再隔壁的房子，那裡有三戶不小的民宅，靠左的那間是空戶，朗玉向王老闆打聽的結果是屋主搬回員林老家，朗玉專程到員林，屋主向她開價兩千元，朗玉二話不說的買了下來。

朗玉買了八個八、九歲不等的養女，每人買進的金額從三百到五百不等，她向她們說：「我會請先生教大家識字、唸歌，在我這裡大家有得吃有得穿，我先

警告佢，佢嚟有嗰米歹念頭，佢大家攞有親目睺看到我甲佢老爸簽契約書，我醜話講在先，嚟做乎我不爽快的代誌。在這，要打要刑是我在主意。」

朗玉親自教她們這行該有的規矩，並以高標準來教育她的養女，以坐的姿勢來講，朗玉要她們背桿挺直，端正且斜斜地坐在椅角上，笑的時候絕對不能露出牙齒，走路時要輕輕地擺動臀部；每天吃完早飯她們就得以這些姿勢等先生來教她們彈弦識字，要是有人半途駝下背或露齒大笑，朗玉馬上毫不留情的用藤鞭打下去，清脆的聲音讓其他的女孩背挺得更直、走路更小心。

英子是朗玉僱的幫傭，料理所有的事情，從打掃煮飯到洗衣等等，朗玉交待英子每天晚上一定要準備一大碗調著蜂蜜、雞蛋、麵粉的汁液，讓女孩在睡覺之前敷在臉和手，這是她從怡紅院學來的，可以讓女人的皮膚細嫩光滑。她的女孩全部來自鄉下，從小做著粗活，雖然有著漂亮的臉孔，但雙手都粗糙無比。

這些女孩都知道將從事什麼行業，但眼前的生活讓她們不認為前面是火坑，早餐的稀飯不像家裡般只見湯汁不見米粒，午餐和晚餐都有魚和肉，這和出生就吃蕃薯簽、地瓜葉的日子簡直是天壤之別。唯一困擾的是朗玉要求她們端碗時必須用左手的食指、中指、無名指的第一節放在碗的下面，大姆指則輕輕地扣在碗上且小指必須彎曲，右手挾菜的動作要輕柔，並且只能輕輕地挾菜盤的邊緣、靠近自己的部分，放進嘴巴時要細細地嚼，絕對不能把牙齒露出來或塞的滿嘴，誰要是犯了錯朗玉馬上要她下桌，站在旁邊看看其他姐妹們的吃法，為了自己的肚子誰也不敢造次，尤其是在家時甚少（幾乎沒有）學過什麼禮節，所以拿碗夾菜的動作是既粗魯又直接，一時之間要大家按部就班，使得大家都怯生生的吃著。這下朗玉不高興了，她重重地放下碗筷說：

「按怎！柴頭是嚟？當這裡是兵營啊？硬邦邦的一點攞無親切 A 感覺，有看過蝴蝶在飛嚟？愛親像蝴蝶按呢輕飛慢歇。」

嗜！吃飯也是一種酷刑！

調教女孩的這段時間朗玉訂出她的規矩，為了要在這行拔得頭籌，朗玉從人性的弱點下手，其中有些參照怡紅院，有些是她自己增加的條文，譬如：養女每次接客可得五元，但錢必須放在帳房處，女孩隨時可向帳房支取，若是逃跑或犯規，錢就必須充公。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朗玉抓住「有錢能使推磨」的心理，讓女孩擁有些許的金錢。犯規指的是：1.不能和客人或是店裡的人有感情，說得明白一些就是不能跟任何男人有感情2.不能得罪客人3.不可以懷孕4.不能向客人批評店裡其他的姑娘。

朗玉知道給姑娘一些甜頭就能留住小姐，以過去在怡紅院所見，女孩逃跑最

大的原因是女孩們即使再怎麼努力終究仍是一無所有，所以朗玉改變做法，小姐可以抽五塊錢，這個微不足道的錢相信能讓她省掉不少的力氣。

朗玉是個聰明的女人，先給女孩一些錢，然後再找名目將錢扣回來。

除了識字、彈弦唱歌外，其他的待客技巧都由朗玉自己來教，她的女孩一定得學會喝酒划拳和化妝，化妝這回事是女人天生的本領，只要稍加調教和練習沒有學不會的道理，然而喝酒划拳卻是比較困難的事項；如何讓女孩在喝酒的時候產生一種令人心動的風情可就難了。

划拳的部分根本不可能請先生教，女孩兒划起拳來若是像男子般的粗裡粗氣，怎能從客人那裡賺到下一步的錢？於是朗玉先請一位精通太極拳的先生教女孩打拳，她向女孩們說：「我可不是讓妳們學太極拳，妳們只要學好手該如何柔軟輕巧的收、放就行了。」其他如笑的表情、笑的姿態、腳的擺放，朗玉都鉅細靡遺地教（春子六十歲了，她的坐姿不會改變）。朗玉不喜歡敷衍了事的女孩，學得慢朗玉不會生氣，但若是不專心或不當一回事，朗玉的藤鞭可就不客氣了，挨她最多打的女孩是紅紅跟香君，但這兩個女孩日後卻是獨佔鰲頭。紅紅自視天資好，兩三下學會後就主動坐下來休息，朗玉毫不客氣地問她：「啥米人講恁可以坐下的？」然後「啪」的就往紅紅的背部打下去，紅紅雖然挨打，但她的眼光總直直地盯著小鳳仙和美子，等休息時間一到她就向兩人說：「嘍腳手慢頓好嗎？每次都等妳們兩個。」

這兩個人聽到紅紅生氣的話只能緊緊地靠在一起，紅紅和香君是朗玉手上的兩顆珍珠。

朗玉一邊教女孩規矩，一邊改建精英街的房子，改建後的房子朗玉並不怎麼滿意，但她把它當踏入這行的試腳石，如果能「名利雙收」，那麼將來就和另外的兩間一起翻修。

房子只能隔出三個大房間和三個小房間，大房間用來做生意，小房間一間當朗玉的臥室，其他兩間讓女孩和英子同住；房子的空間有限，所以待客的菜肴只能外叫，至於乾果她就近向福大先生買，鮮果則由英子負責到菜市場採買。

開張的當天，朗玉擇了吉時在大門上面掛起紅燈籠，由寶釵和陽子打頭陣，這兩個人是她從怡紅院帶來，她要離開怡紅院時向二姐要的。

「這兩個人雖然是次等，但賺的也不少，還有固定的客人哩！」二姐的話好像捨不得。

「那你開價吧！」

「姐妹呀代，乎恁包一個紅就好了。」二姐說。

朗玉包了一千元，寶釵和陽子算是轉賣給朗玉了，朗玉不客氣的向二姐要讓渡書。

「姐妹呀代……」

「清清楚楚來的好些。」朗玉買這兩個女人是用來當先鋒部隊的，她不知道要多久的時間才能賣清倌，寶釵和陽子是不是紅牌沒什麼關係，重要的是兩人要身份清楚的為她工作，她可不希望當一切上軌道的時候二姐來向她要人，此時了斷比將來出問題來的好，她和二姐雖是出自同一個父親，但若出了問題，老爸可能不會介入吧！

寶釵和陽子各使用一個大房間，目前兩人是留香院能接客的人，所以朗玉在她們的房間辦置了成套的傢俱，包括餐桌、牌桌、梳妝台、靠背椅、床和繡花帳、綢緞枕被，朗玉和她們採取六四拆帳，目前必須靠她們撐場子，所以她忍痛讓寶釵和陽子實拿四成（有錢能使鬼推磨，她們得了錢會更賣力的接客），菜錢、乾果錢、走桌和英子的錢全由朗玉支出，其他的女孩被客人相上陪酒，朗玉也老實的給她們一元，那時朗玉沒有僱帳房，由她自己計算帳目，只新僱阿樂當『走桌』負責招呼客人，客人一進門他馬上陪笑臉把客人帶到陽子或寶釵的房間先由女孩兒端著茶盤放上茶和香煙招待，客人照例會給五或十元的『壓煙盤』，從這個時候起客人就開始一連串的賞錢支出。

客人依店內的裝潢和姑娘的衣著態度來定義妓院的等級，朗玉一開始就朝一等妓院的水準打點一切，因之客人給的壓煙盤錢也不會小氣（翻修之後的留香院壓煙盤是從十五、二十元起跳）。如果硬要說有什麼缺點，空間太小恐怕是唯一的遺憾吧！

通常朗玉會把手搭在客人的肩膀，她藉著身上散發出的香水胭脂味吸引客人，她說：「我甲姑娘仔叫出來，我剛出來做，姑娘的規矩可能教得不大好，望恁痛惜，不通棄嫌，這裡掛牌的姑娘是寶釵和陽子。」這時寶釵和陽子就會出來向客人淺淺地做個「請安」的動作。兩人彷彿兩朵盛開的牡丹，一左一右地坐在客人身邊；等和客人聊上一陣後其他的女孩才陸續出來敬酒，朗玉特別交待她們，出來只是亮亮相，說的話不可比過寶釵和陽子，她要等留香院生意好些的時候才賣清倌。這時新買進來的姑娘不管穿什麼衣服，頭上一律梳著兩個圓髻，這代表她們是「姑娘」，只能陪酒，也接表明她們是待價而沽的清倌。

朗玉在兩條街之外找到一間飯館，瑞獅飯館的生意不惡，朗玉請他們每天準備六桌酒席，中午十一點和下午六點兩個時間阿樂會來告訴他們要出幾桌，如果一天出不到六桌，朗玉還是付六桌的錢，至於菜單則由朗玉提供三十道菜名，諸

如醉蝦、五柳黃魚、封肉、雞仔豬肚鱉等等，飯館依著三十道菜輪流就可以了，每桌酒席飯館向朗玉開三十元的價，朗玉轉個手向客人收六十元，酒錢另計。

朗玉開張一個月賠了將近千元，但她不在乎，她才剛剛開始，有的是時間和資源。寶釵和陽子只能算「臨時演員」，真正的王牌是八個養女，經過一個月的觀察，朗玉心裡已有個譜，誰能成為紅牌，哪幾個將在次牌。

有個客人三五天就來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說別人喊他清阿舍；朗玉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阿舍，既然他自己這麼說，朗玉也直接稱他清阿舍，他的年紀約莫二十三。每次都點紅紅陪酒，朗玉派阿樂去探聽他的底細，阿樂回報說：「伊老伙仔卡有幾甲田而已。」朗玉盤算阿清能花的錢不多，所以她不大樂意阿清老點紅紅，偶而騙他說紅紅外出到某人家拉弦。阿清聽了就不大來勁，但他仍叫一桌酒席讓大家陪著吃，中午過後他才到陽子的房間。

有一天，清阿舍進門後直接問朗玉：「朗玉倌，恁說紅紅的價數愛多少？」

「阿舍喂！我這途什麼代誌攏嘛愛看良辰吉時，我有拜託人看過，愛在明年立春過甲這翻修了後才能賣清倌，我一個查某人愛照顧幾個姑娘吃穿，恁那是有熟識客人甲我介紹一下，乎我明年翻修的錢免煩惱，按呢恁就是我留香院的第一功臣。」朗玉不把價碼告訴阿清，她在心裡悶說：你把祖產都賣了也達不到紅紅的價碼。

過沒幾天，清阿舍真的帶來五個客人，朗玉不敢怠慢，把三個大房間的拉門打開，撤掉牌桌和躺椅，隨即叫阿樂把後面的飯桌整理乾淨拿過來湊成四桌，又派英子到飯館加一桌酒席。

「用跑的！」朗玉命令英子。

大夥兒喝的愉快，酒過幾句後客人差阿樂去請朋友過來，朗玉看這個場面自己也跟著陪客，她一直向清阿舍敬酒，感謝他帶這麼多朋友來。

席間有人說：「這裡卡實比運河街好。」

「是啊，姑娘仔卡幼秀。」

「多謝恁的讚美，若是有無滿意的所在愛甲我講。」朗玉說話的時候眼光輕輕地瞄過女孩，女孩接到她的眼光莫不打直背桿，屁股輕輕地滑向椅子的一腳；客人看著女孩端莊秀氣的坐姿都覺得新鮮，彷彿是古時才子佳人的吟詩唱詞。客人一時興起吟著七字調，香君馬上接了下去，在座的人無不覺得有趣，以往能接「七字仔」的姑娘不多，大部分的姑娘都唱些「王寶釧」、「都馬調」的歌仔戲；所以，有兩把刷子的客人無不躍躍欲試，想打敗坐上的姑娘以取得面子，朗玉雖端著酒杯，但不時向女孩使眼色，女孩接到朗玉的暗示就鄭重地道歉表示接不下

去，算是給客人十足的面子，這場賓主盡歡的酒席延續到晚上；席間，朗玉要她的姑娘唱南北管的「百家春」，在這行，只有高級的院閣才會唱南北管，當晚有三個客人留下來，朗玉立刻叫阿樂把她房間的東西搬到廚房權充溫柔鄉。

這一晚大家都累壞了。

隔天客人用過早飯才離開，朗玉眼看店裡的人手即將不足，便叫英子回家去找幾個中用的女人來幫忙打雜，又央怡紅院熟識的姨娘幫她僱幾個女人，英子找了阿葉、阿了、阿末，其中阿葉是英子的鄰居，阿了和阿末是她的表姐妹，朗玉說：

「起薪一百元，等我旁邊的房屋蓋好後，姑娘開了清倌，她們會給賞錢。我這裡供吃供住，但禁忌『厚話屎』，若是乎我聽到這邊的話搬去彼邊，我就會叫恁包袱仔款款 A，回去吃自己。」

怡紅院是中部第一大院，朗玉在怡紅院的時候還去了幾趟日本，她知道男人最喜歡女人順從、卑微，於是她就以日本女人的言行做為她院裡的指標，這樣她才能在這行竄升到頂尖。

中部姨娘來的時候萱書閣正在大興土木，朗玉請萱書閣的師傅順便蓋她的房子，朗玉把師傅奉為上賓，涼水、熱茶、點心準備的比唐山仙豐富，她不時以又軟又白的手遞上毛巾，所以師傅常向朗玉說：

「朗玉倌，我撿萱書閣用剩的材料過來。」

朗玉一看，哪裡會是用剩的？水泥是整袋的，磚頭也是一落落的拿過來，唐山仙晚上不在工地，這些，他都看不到。

朗玉趁房子改建時休息一個月，她在門口貼了一張告示

【謹於農曆四月六日重新開張 祈望舊雨新知不吝指教】

這段時間留香院裡面忙得不可開交，朗玉將新來的人做一個分配，英子待的時間久，所以朗玉要英子專門侍候她，對中部來的姨娘也做了配給；阿醜跟著紅紅，來好跟著香君，尾姨跟著如玉，尾姑跟著陽子和寶釵，由紀交給四嬪，春子交給招弟，東女則跟著小鳳仙，玉嫂跟著金花，美子則交給段女。

這段時間朗玉更加摸清手上姑娘的個性，姨娘的分配是她此去勝敗的關鍵，寶釵和陽子是自願跟她下來的，並且採取四六分帳，所以沒有特定的姨娘，只交待她們有事可以找有空閒的姨娘做，再看事情的輕重給個賞錢。朗玉心想只要她的姑娘出來接客，寶釵和陽子馬上變成二等貨色（或者更下等），那時兩人的去留就不重了。但她是這麼跟兩個人說的：

「咱姐妹呀代嘛十多年，少一個姨娘少一份花費，妳說是不是呢？」

寶釵和陽子覺得朗玉的話受用，她們也想多掙一點，留著遲暮以後……

萱書閣於三月三十日開張，朗玉只在二十九日把門上的告示紅紙換新，她要姑娘們從三十日起大家輪番在二樓的窗戶邊澆澆花、餵餵魚或是吹泡泡，而且每次只能一人，待的時間不能超過十分鐘。

四月六日子時，朗玉在院子擺上香案，院裡所有的人由朗玉領頭每人手上三柱清香，朝著大門向天祝禱，朗玉口中念唸唸有詞，她拜；後面的人就跟著拜，在清香裊裊中朗玉化了紙錢。隨後朗玉向大家說：「該有的規矩我都教了，從今天起，誰要給我犯錯就不要怪我狠心。這半個月客人仍由寶釵和陽子接待，半個月之後，其他的人要陸續掛牌。」

中午不到，清阿舍就來了，當他看到沒有灰塵的階梯就讚賞：「嗯！不錯！」等他踏入院子時滿臉盡是驚訝，留香院居然做了這麼大的改變；朗玉把三間店面打通，一進大門就是廣闊的庭院，庭院的右邊是大岩石堆砌成的假山，流水從高處潺潺而下，水中幾隻橘色金魚穿過小小的石橋左搖右擺的遊游，腳前的岩石放著一個寶藍色的陶瓷淺罐，裡面有九分滿的魚飼料，成叢的白鶴芋圍著岩石。左邊則是虎頭茉莉和百合，白色花中間摻著大理花和玫瑰。清阿舍在院子觀賞了好一會兒，心想：奇怪！阿樂怎麼沒有出來招呼，莫非……客人太多了，可是裡面的說話聲稀稀唆唆，並不像人多的樣子。清仔舍好奇地踏進客廳，說時遲那時快，阿樂的聲音在他的腳尚未落地前就響起來：

「清阿舍來囉！」

朗玉一身紅色和服笑盈盈地走過來說：「歡迎清仔舍，望恁以後多照顧。」說完給他來個九十度的鞠躬。

「朗玉倌花了不少錢吧！」清阿舍環顧四週。

「哪裡！我是請對面萱書閣的師傅順便做的。」

客廳的牆上掛著執照和幾幅畫，有西洋油畫也有山水潑墨，左邊是紅木太師椅，右邊則是沙發，兩張椅子的中間都以小桌子隔開，桌上擺著蘭花和玫瑰，這時，院裡所有的人員都站了出來，朗玉拉著阿清的手臂說：「來，我甲你紹介。」

她由第一個說：「這兩位是我們新進的帳房毛先生、張先生，阿樂對這較熟，現在他管門房，走桌是阿地和阿赤，過來就是你熟識的姑娘。」

清阿舍望了望說：「怎麼不見紅紅？」

「歹勢，昨晚，不！該算是今天早上林府的木宗先生就預約了……」

「朗玉倌，妳這樣就太不給我面子了，剛開館時妳說需要客人捧場來翻修房子，我也找不少朋友來，今天卻這樣說，妳太不給面子了吧！」

「哎呀！我真失禮，呀未甲恁謝多謝，不過，這裡有先來後到的規矩，我心裡雖然想甲紅紅留乎恁，但是，昨天晚上木宗先生差他的管家給我送上……，你別擔心，我不會讓紅紅走掉的，今天先請香君陪你喝幾杯，我們香君有好東西咧！」

香君比紅紅文靜，兩個水汪汪的眼睛以專注的神情傾聽客人講話，而掛著微笑的臉使得客人覺得談話內容既高尚又有水準。

小鳳仙在朗玉話說完的時候馬上給他捧煙奉茶，他給了二十元壓煙盤，小鳳仙低頭輕笑，給阿清道個萬福：「多謝阿舍！」

阿清聽了可樂了，她直接稱他阿舍。

阿清喝口茶之後轉頭問香君：「朗玉倌說妳有好東西，是什麼啊？」

香君一聽臉一下子紅到耳根，直說：「沒有啦！那不是我的……，我沒有那種東西，那是寶釵……，不，不是寶釵……我不知道是誰的東西。」

「嚟按呢！這是朗玉倌說的，去拿來！」阿清推著香君的膀子。

香君回頭拿了一本書輕輕地丟給阿清，隨後一溜煙地就跑掉了，阿清早已知道是什麼東西，他拿起來翻閱，正當看得起勁時陽子走了過來。

「嘿！我的東西怎麼跑到這邊來了。」她摟著阿清的脖子說。

阿清看得氣喘喘地，陽子輕輕地從上頭打算把書抽走，阿清哪能輕意地讓她拿走，「我還沒看完。」

「要看到我房裡看。」陽子拿著書邊走邊說。阿清二話不說地起身隨著陽子上到二樓。

陽子把書放在她房間的桌上，阿清拿起來繼續看下去，他看得入神，根本不知道春子已端著煙茶盤站在他旁邊；陽子走到阿清的身邊把身體靠過去，「哎！我們春子站很久了。」

阿清頭也不抬，從口袋隨便掏出錢放在盤子上（這是第二盤煙茶）。

陽子等春子出去就把門關起來。

留香院重新開張那天起，客人就絡繹不絕；由於許多客人向朗玉問起『開清倌』的價錢和時間，所以朗玉決定先讓春子、小鳳仙、金花和美子先掛牌營業，她要帳房把四個人的名字掛在寶釵和陽子那邊，並用紅紙寫著：擇定四月二十八日開清倌。

樂於此道的人太多了，朗玉交待帳房從二十五日開始「競標」，二十七日晚上由帳房寫上得標的紅帖親自交給客人，這場遊戲的贏家喊價在八千六百元，沒有得標的人既失望又惆悵，朗玉向這些客人說：「沒關係，到張先生那兒登記吧！」

都是頭一天，每人少算五百元，隔天少一千，第三天少兩千，我們就玩到第三天，第四天起就看各位的意思；我呢！只希望各位官人有空過來坐坐，讓我們為你奉上一杯清茶，幫我朗玉掙個人氣。」

二十八日，留香院裡面張燈結綵，就像尋常百姓嫁女兒一樣的熱鬧，朗玉和四個女孩都穿上紅衣服，今晚的酒席不收費，來的客人每人包個紅包向朗玉道喜，九點左右，四個女孩進了房間，之後就一個接著一個的更迭，留香院忙到跨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清晨四個姑娘都流下苦命的淚水；她們今天為養母賺上數不清的銀兩，小鳳仙和金花緊張的鼠蹊部抽了筋，然而花錢的老爺哪管得了這麼多，每個人都盡興而歸。

小鳳仙和春子打烊後直接坐在床上哭，她們突然痛恨起房內的一切，沙發、圓桌、梳妝台、臉盆、綢緞床被都是朗玉為她們新置的，可是今天這些看來都礙眼，才一天的時間，她們像被取盡汁液的橡樹，乾枯又受傷，小鳳仙忍不住一腳踢翻椅子，年輕的她們根本不知道姨娘是啥東西，天真的在房裡對著傢俱使性子，東女和招弟馬上向朗玉通了消息，朗玉藉著小鳳仙踢翻椅子的聲音走了進來。

她的臉沒有笑容。

「哭什麼哭？才第一天就觸我霉頭！以為自己是千金小姐嗎？買妳們的時候妳們有哭嗎？吃魚吃肉的時候有哭嗎？以後再讓我看到、聽到些什麼，小心我教訓妳！」

金花和美子強忍住眼淚，直到盥洗身體時才讓淚水滴到澡盆裡。

這天，朗玉向陽子和寶釵說：「今天咱擱多四個人做夥賺囉，最近僱用的人多，我想我們照著怡紅院的規矩三七分帳，姨娘、倒痰桶、走桌的錢由妳們自己包紅，洗衣煮飯的人由我負責，妳們不必多花這些錢。」

寶釵和陽子雖然不樂意，但也沒辦法，總不能轉頭回怡紅院，回了怡紅院收入會更少，怡紅院裡姨娘的錢是要姑娘自己支付的。

隨後她又向阿葉、阿了、阿末說：「今天算是我們留香院正式開張的日子，所以妳們可以向寶釵和陽子討賞，不過，做事要有技巧些，明著要可不好，拐彎抹角地讓她們知道妳們的辛苦，我說過了，大家要有技巧，別讓她們告到我這裡，賞紅是不成文的規定，妳們剛在這行做事，我讓妳們知道可以從哪裡得到『外路仔』，記住，別跟兩人說是我講的，事情說開了，我只得請妳們回去吃自己，還有，菜尾可以叫家裡的人過來拿，倒掉也是挺可惜的。」

繁華的一天結束時，朗玉突然想起什麼，大聲地喊：

「えいこ，えいこ——」

英子已經躺到床上，聽到朗玉急聲呼喊，顧不得身上只穿單衣，拉著木屐咣咣咣地跑到朗玉房間外面：

「朗玉倌，啥米代誌？」

「恁進來。」

英子看到朗玉拿著梳子神色有些慌張地說：「攏忘記藥仔！」她重重地拿著梳子敲著梳妝台；英子一下子臉色也變了。

「我不是交待妳了嗎？」朗玉有些責怪，但不是很認真的責怪，英子是良家的，會忘記這事也無可厚非。

「我明天早上馬上去藥房。」

「到遠一點的地方買，就說……」

「我知道，我會照妳先前的吩咐。」

不知朗玉是怕惡報的降臨還是她對這個城市的熟悉度不夠，所以才差英子去做這件事。英子不識字，她不懂上面寫些什麼，不過她照朗玉的指示，找一間生意清淡的中藥店走進去，把藥方給老闆。

老闆看了會問：「是啥人嚟用？」

「我兒子。」

「這藥方哪來的？」

「嚟問那麼多，到底要不要抓？」

「十帖？恁後生哪會要這麼多？」老闆懷疑地看著英子。

英子沒讓他說完，依照朗玉給的指示從老闆的手中抽出藥方準備離開。

「慢著，我又沒說不幫妳抓，不過我先告訴妳，這些藥材比較少人用，價格不便宜。」

英子一聽，竟和朗玉說的一樣；她不禁好奇的問：「有哪些藥材？」

「麝香一錢就要九十元，蟾蜍一兩要五十，商陸便宜些，芫花一錢四十，牽牛要三十元。」

「那麼一帖要多少？」英子隨口問，她根本不知這些藥材的價碼。

「這位大姐，我勸恁嚟乎查某囡仔吃這帖藥仔，若是有囡仔愛去找醫生，這帖藥吃了會未生。」

「恁嚟管那麼多，我是人家的『下腳手人』，人講啥，我就做啥。」英子這時知道這帖藥的作用了，有那麼一下子她想掉頭就走，畢竟這是一件缺德事，然而她想到她的待遇、想到她可以利用院裡的剩菜，想到剩菜多的是魚和肉，想到每天早晨到院裡拿隔夜菜的兒子臉色已不再青黃，她壓下那股同情心，篤定的

說：「十帖。」

回去的路上英子還是不能釋懷，她總歉疚地想到那些女孩將終生不能生育。

（她們也不可能有這個機會，她們都是朗玉倌買來的，只是朗玉賺錢的工具，一輩子都是，如果有人願意幫她們贖身，恐怕也都是細姨仔命。）英子不斷地爲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

那天下午，朗玉要小鳳仙等四個人在她的面前喝下熬好的藥，英子不忍心看，放下四碗湯藥就離開了。

連續三天，朗玉的生意好得不能再好，她十分「仁慈」地加賞四個女孩一人一百元，當場要毛先生把帳記在姑娘的名下，她向她們說：「明天起，妳們下午六點出來會客就行了，白天的時間妳們可以去看電影或是逛布莊，出去的時候一定要跟阿姨仔一起出去，看到中意的布料叫阿姨仔付錢，出去吃的喝的妳們付自己的，阿姨仔的錢我來付。如果要寄錢回去的人，交待毛先生或張先生幫妳們辦，不過阿母要勸妳們一句話：『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恁生父會賣恁，這款 A 人情道義愛自己想一下。」

朗玉轉個身背著姑娘們向姨娘說：「甲姑娘仔出去，呷 A 錢從恁 A 薪水扣。」

三 唐山仙的萱書閣

唐山仙來台灣已有兩三年光景，每當有人問他：「貴姓？」

「我，唐山來的。」

「雖是唐山來的，總有姓氏名字吧！」

「我姓范姜，單名簡，叫我唐山仙仔就可以了。」

「是，是。」大家不會再堅持喊他的名字，唐山仙的名字叫起來好像罵人的話。

唐山仙的家住得比較遠，他落腳在城市的北邊，那裡有幾戶他們故鄉的人聚居；沒有人知道唐山仙以前是靠何種買賣營生，家裡還有什麼人？他獨自一人在這裡生活，約是四十左右的年紀。唐山仙的生活很節儉，一年到頭都穿著唐裝，且以藍色灰色居多，觀察起來，他冬天穿深藍色，夏天就穿灰色，腳上是雙黑色布鞋，這倒是四季都沒有改變，頭上戴頂乳黃色、竹子編的且上過漆的草帽，冬天則換成褐色呢帽。

看他的樣子好像讀過書，可是有些時候卻又不大像讀書人；譬如說他蹲在地上和苦力們玩擲骰子時，那個樣子讓人以爲他是假斯文，穿著不合宜的唐裝充門面，有時還撿地上別人踩熄的煙屁股起來抽，十足的羅漢腳。

有次，一起玩骰子的苦力找他去蓮花巷，他們從四季戲院那頭進去，經過陳天來的當舖時他的同伴停了下來，唐山仙想往前走，他的同伴拉住他：「前面那裡我們一輩子都無法進去。」

「爲什麼？」唐山仙看著窗戶裡的女人，水粉打不散臉上的皺紋，紅色的嘴唇裡夾著兩牌黃板牙，有些地方甚至空了個洞，頭髻低低的梳在脖子邊，眼睛流露出無限的滄桑和茫然。

「這裡五塊錢就可以，並且不必花什麼賞錢，前面，壓煙盤少說要二十元。」同伴說，對於小巷傳出來的霉騷味不以為意。

「我不進去了。」

「哎！這裡的貴妃、湘湘都是運河街轉過來的，有人還改名叫小紅紅，跟留香院的紅牌一樣的名字。」

「你進去，我到前面走走。」

「咻！何仔。」女人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

「師師嗎？還是湘湘？等會兒我再去。」被稱爲何仔的男子回答，他轉向唐山仙說：「哎！你要逛前面？帶我一起去吧！我這輩子……連下輩子加起來都不可能到前面去。」何仔張大了眼睛，貪婪地說。

「逛逛而已，不會進去了。」

「喔！唐山仙仔，斜對面有『相公』，不過他們較晚開門。」

「你想到哪兒去了？」唐山仙啐了何仔一口。

「恁甘真正是仙？人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恁若是嚟找故鄉的人，我看是無啥米可能啦。」

「別想那麼多，我對運河街那裡比較熟，你進去好了，人家還在等你咧，我隨便逛逛就回去了。」

何仔等唐山仙走了幾步遠才進去木頭房子。

唐山仙走著，心裡想著何仔那句話：『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何不找幾個唐山姑娘來解解唐山客的鄉愁呢？

唐山仙有好一陣子不見蹤影，大家說恐怕他回唐山去了。

唐山仙再次回到城北的住處時，鄰居來旺向他說：「還以爲你不回來了呢！」唐山仙只是笑笑，但從那天起他忙碌了起來，往往早上出門，日落西山才回來。

「準備做生意還是去相親？」鄰居問他。

「哎！」他隨便帶過就進屋去了。

接下來的時間唐山仙的家裡變得很熱鬧，和往日只有唐山仙獨來獨往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來他家裡的人變多了。唐山仙把事情處理的有些眉目時才喜孜孜的向鄰居說他要在蓮花巷開一間說書閣，「以我們唐山話說書的地方，明年三月三十日開張，請大家來聽聽我們故鄉的歌，嘿！說書的姑娘是我專門回去請過來的。」

鄰居這才曉得唐山仙前陣子不見蹤影的原因是回故鄉去了。

「甬打如意算盤，掙錢難，花錢快，我們都知道這道理，你家可能書香門第，吃穿不愁，我們不是，掙一天的錢要當兩天花。」

「如果想聽聽曲兒就過來，或是找人聊天也行，一壺茶、一盤瓜子，花不了多少錢的。」

白天，唐山仙就到蓮花巷監督工人起造萱書閣，看到留香院經常熱鬧滾滾他愈發覺得他的萱書閣也有美好的將來，他拜訪過朗玉後心中不禁生起一份得意感，原來留香院竟是這麼庸俗！看起來就是一付煙花樣！

唐山仙堅持萱書閣一定得表現出唐山的風格，稍有不如其理想的地方就要師傅重做。工程原本預定元宵過後就完成，但因唐山仙一改再改，到了一月底只完成三分之二，唐山仙急了，要求師傅無論如何得在二月底完工。

「頭家，嚟按呢恐怕愛擱加人。」

「加人就加人，反正一定要在月底完工。」唐山仙抖一抖他的象牙煙斗。

「費用會多些。」

「沒關係，我回去時找過命館先生，他合我三月底開張。」

工頭多嘴了，他說：「如果要改期，媽祖廟旁的微星擇日館有好名聲。」

「我們家鄉那個，單傳四代，你講的這個看了好多年？」

工頭不再說話，俗話說月是故鄉明！

萱書閣是仿唐建築，整落房屋從前院到後面沒有一處間斷，它不像留香院前後廳堂都以院子隔開；萱書閣的廳堂間是以長廊連接，長廊上面也建屋頂，走起路來頗有布穀長啼的味道。中間的庭院則以大岩石配著喬木裝飾，偶爾穿插一些金花石蒜或是百合；廳堂沒有做天花板，而是用檜木條以井字形製成，據說沒有使用到釘子。

一樓是說書的地方，總共有三個說書處，每一處廳堂都以木板作隔間，木板雕刻著天女散花、待月西廂、龍鳳呈祥等圖案，廳堂的東方設高一個半尺、寬三尺長七尺的台子，台子上擺一個長几，姑娘就坐在長几後面說書，桌上有香爐、醒尺、茶杯。二樓前方的廳堂供客人休息、聊天，唐山仙擺了幾個貴妃椅及沙發，

若是覺得悶了只消推開窗戶，涼風迎面吹來煞是清爽，廳堂的後面是姑娘們的住處，前後以一片珠簾區分，珠簾似疏似密，若是仔細的觀看，姑娘們的閨房還是一清二楚的呈現在客人的眼簾。

唐山仙認為這樣若隱若現更能引人遐思。

三十日那天，朗玉親自來道賀，她嘴上虛應著說：「古色古香，漂亮極了！唐山仙花了不少錢吧！」

「哪裡，哪裡，我這是仿唐建築，我自認再怎麼設計在色彩上一定不及朗玉侑，所以我就採用唐朝內斂式的建築，說書嘛！這樣多少帶點書卷氣。」唐山仙帶著高傲的神情說話。

朗玉回到留香院呷了幾聲，她說：「說書？騙誰啊？二樓的房間那麼多，不賺才怪，什麼仿唐建築！『唐』是什麼東西啊！功德堂嗎？」

唐山仙的朋友一早就來捧他的場，大家好奇地樓上樓下逛一圈，對於萱書閣別出心裁的建築讚嘆不已，「真是『瓊樓玉宇』，范姜兄，到了這裡像是蘇東坡所言：『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客人中的黎先生說，他是教書先生。

唐山仙只一再拱手說：「希望大家多多捧場，現在讓我這裡的姑娘為大家唱一段唐山曲，各位，書譜就放在桌上，大家自個兒挑。」

「這姑娘……」

「都是本家過來的，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唐山仙從身上拿出響板，清脆地打上兩聲，幾個女孩陸續從樓上下來，女孩的年紀約二十出頭，每人都紮著兩條麻花辮子，髮尾處繫著各色的緞帶，乍看之下真像彩蝶飛舞，唐山仙指著第一個女孩說：「她叫惜惜，希望各位兄長多多疼惜，依次是彩娟、玉秀、翡翠、鳳君、荷花。」

「來！開始了。」唐山仙說，自己找了一個空位置坐下來。

「唐山過台灣無半點錢……」姑娘齊唱了起來。

在座的客人聽到女孩悅耳的歌聲不由得拍手叫好，這是睽違多時的家鄉曲調，大家在這裡彷彿置身故鄉，於是客人各自挑了喜愛的書段，隨著姑娘到各廳堂聽書去享受千里共嬋娟的美好時光。

在萱書閣未營業時，此地書說的都是男子，不然就是一個老人帶著女孩走唱，這些人講賀佬話，或是唱一些本土的「七字調」，雖然也是消遣，但總不如家鄉話來的實在，所以女孩以唐山話說書倒是鮮事一件，吸引了很多唐山客，真應了所謂『月是故鄉明』的話，萱書閣的客人全部是唐山客，大家到此聊天喝茶、聽聽故鄉口音也是一種享受。

然而這下苦的是唐山仙，他原來的本意是藉著說書的名目做朗玉的營生，現在他這兒茶館不像茶館，說書院也不怎麼像說書院，客人禮貌性的聽上一段說書後就上二樓聊天去了，有時，姑娘一天只說兩段，這樣的收入完全趕不上支出。唐山仙從家鄉請過來的是一等吟唱妓，價格高得嚇人，他可是花了一倍半的錢請她們過來，事先言明在這裡停留半年，半年之後去留隨意；他忘不了當初要請她們過來時，她們隨口就唱：「勸君切莫過臺灣 臺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知生知死都是難……」以這幾句話說明她們不願意過來；唐山仙認為這是個穩當的營生，所以咬著牙倒貼著錢兒做生意，千拜託萬央請才說動她們，他只希望女孩兒能如她們的名稱：吟唱妓，可是，她們卻只是唱著說著。

唐山仙整日的著急，他的錢已快花完了。

他找姑娘們商量，他說：「要把客人留下來啊！」

「阿兄啊！您要用些手段，您得讓客人高興些。」惜惜說。

「大家都很高興啊。」

「阿兄啊！您不要一再的提『說書』的事兒，您要讓大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哇！您看人家留香院，雖是讓客人喝酒，但姑娘們敬酒的嬌模樣不叫人心動才怪。」荷花說。

「您要讓客人喝酒啊，喝酒話家常客人才提得起勁兒，您看！人家留香院有自己的廚房，還重金聘請台菜師傅，好酒配好菜加上好曲兒，客人才有興致啊！別來些凍頂茶、文種茶的，喝上十杯也不會醉。」彩娟接著說。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沒有酒哪來的遊龍戲鳳？

唐山仙想起閣裡只有乾果，他的乾果也是向福大先生買的，瓜子、花生到處吃的到，雖然他偶爾也會隨意弄個小炒招待客人，但也僅是招待，談不上什麼菜色（不能收錢的菜色）。「實在不像話！」他罵起自己來，怨恨自己無知而白白的貼了不少錢。然而，會做家鄉菜的廚師上哪兒找咧？他想到他的鄰居來旺，來旺在飯館當「走桌」不知能不能來個兩手。

來旺萬萬沒想到有這個機會，他沒敢一口答應下來，他說回去想想。他老婆說：「月給他怎麼說？」

「他沒說。」

「去！要是他答應給三百元你就去！」

來旺在飯館當「走桌」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

「不好吧！那是廚師的價碼，我只是看著師傅做，不一定行的。」

他老婆猛地想起唐山仙的行業，又出了主意說：「去向他說，我們夫妻倆一

個月五百元。」

「妳能做啥？」

「你知道我燒菜的手藝不差，說不定比你行。不然幫著打掃抹地也可以。」女人雖是這麼說，但她擔心的可是來旺，萬一來旺和姑娘有糾葛，她不是白白的陪了夫婿嗎？再說，和來旺一起工作，唐山仙鐵定會把來旺的月給交給她。

唐山仙正愁人手不足，來旺這麼一提，他二話不說的答應，並很快地在後面加建了廚房。

此後，萱書閣的桌子多了張菜單，合該唐山仙時來運轉，第一天點菜的客人不多，來旺的老婆慢工出細活的倒也弄出客人要的菜色，客人嚐過之後直說好吃，以為唐山仙連廚師都是從家鄉請來的，喜妹就這麼無端地當上萱書閣的廚師，來旺還是當走桌。

那晚客人吃得盡興，配著唐山仙準備的加飯五加皮，微醺的客人就讓惜惜她們扶進了房間。於是，萱書閣有了唐山仙想要的生意。

唐山仙怕好不容易才興旺的生意會斷送在和姑娘言明的六個月期限裡，於是他說：「此後我們四六拆帳，拿六成的人要付走桌、辦桌、傭嫂的錢，看是你們拿六成還是我拿六成。」

「不是說好半年就走人嗎？」荷花提出唐山仙的致命傷。

「嘿！我說各位姑娘，妳們回去的話恐怕熟客都走光了，乾脆就在這裡做，要是真的想家，回去住個十天半個月，回來時還可以提高價錢，何必回去從頭幹起呢？」

他這麼的提著回來、回去，倒把姑娘的難處說出來。

「哇！我要回去！」玉秀哭了出來。

「要回去妳自個兒回去！像我們做這種營生的哪兒是家？到處都是家！我選擇拿清的。」惜惜說。其它的人附和她，彩娟和翡翠選擇六成。

惜惜向彩娟和翡翠說：「哎！自己找麻煩，賞多不捨，賞少人家不甘，倒不如讓阿哥去操心。」兩人想想也對，於是大家統一拿四成。

玉秀還是堅持回去，她就這麼地被同伴孤立了，大家看電影也不找她去，叫阿吉送冰來也沒她的份，玉秀忍不住向唐山仙說要提早回去。

「晚些吧！現在颱風多。」

「這麼一晚不就要到中秋才能走嗎？中秋一過吹北風，船隻走的慢。我不要等到那時。」

玉秀說完就打點行李去了，她走的時候沒有半個姐妹來送行。

玉秀從此沒有了音訊；唐山仙聽說玉秀走的那幾天有船沈了，他一直沒告訴其他女孩這個消息，但唐山仙永遠忘不了當初請她們過來時，她們聯唱的【渡台悲歌】：『勸君切莫過臺灣 臺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知生知死都是難』。

夜色正濃，唐山仙正要關起大門時聽到朗玉的聲音，接著是鞭子落下的聲音，唐山仙靜靜地倚在大門聽著。

「駛恁祖母，恁是皮養嗎？乎人客摸一下會按怎？咱這途就是乎人客摸、乎人客睡 A，恁無愛乎人摸可以啊！拿五千元給我，我就放恁回去做千金小姐。恁甲我當『潘仔』，無緣無故拿錢買恁來享受，呷好、穿好攔免做代誌是嘸？」朗玉壓低著聲音說，說完霹靂叭啦的聲音立即響起，女孩可能極力忍住哭泣只在藤條落身時才嗚嗚的出聲，唐山仙無法辨別是哪個姑娘挨打，朗玉喘口氣繼續說：「乎人客無歡喜，轉頭就出去，這是啥米意思？恁以為我是買恁來做什麼的？走一個客人我至少減賺一兩百元。樂仔！」朗玉喚著阿樂，唐山仙知道接下來女孩會被阿樂綁著雙手吊起來直到天亮。

他悄悄地關上大門，朗玉可能因為今天沒什麼客人而把氣出在女孩身上。

隔天早上，留香院很早就傳出沈悶的聲音，好像「小心地」在忙著事情。唐山仙好奇地探頭看看，不看還好，一看嚇了一跳，幾個穿灰衣黑布鞋的男子站在外面，兩個抽著煙，兩個蹲在地上，階梯的旁邊還放著一個擔架，這分明是『阿兄』的裝扮，難道昨晚那個女孩……

不一會兒，兩個人拿著擔架進去，隨即很快地出來，擔架上凹凸不平地蓋著一塊白布，由紀和春子跟在擔架後面出來，兩個人的鼻子有些紅。

「看啥？不怕帶衰犯煞！」朗玉狠狠地喝住她們，由紀和春子才止住腳步。

「喜妹！去看看是誰？」唐山仙輕輕呼喊著女人，大概覺得若是他出去看可能傷了朗玉的顏面。

「是如玉！全身都是傷，流出來的血都乾了，阿樂指天發誓說昨晚綁她的時候她還有氣。」

「朗玉倌要報官嗎？」

「沒聽說，我們就當不知道，免得彼此都礙事，剛才是我偷偷的問阿葉的。」喜妹向唐山仙說。

朗玉等擔架走遠了才清一清喉嚨大聲罵著：「夭壽死罔仔災，跑？我看恁可以跑多遠？阿樂！恁去甲我叫金生兄幫忙抓，阿葉、阿末、英子，恁去四處找找看，伊身軀無錢，跑不了多遠！」

唐山仙聽了假裝剛得知消息走出來問朗玉：「啥事？」

「如玉跑了！」朗玉喘著大氣說。

「唉喲！要不要來旺幫忙？男人腳程快些。」

「好，好。」兩個人就地演著他們心中都知道但不能說出來的戲碼（人蓋上白布被擔架抬走了還找得回來嗎？），這下福大先生、阿吉、王老闆都站出來店門口看著；朗玉和唐山仙都明白，他們已完成「如玉不見了」的戲碼。

如玉雖然死了，朗玉依舊恨恨地咀咒她，還沒讓她賣清債就死了，等於是白白的把銀子丟向大海。如玉死了，玉秀下落不明，這是朗玉和唐山仙共同的恨事，然而更可恨的是運河街的艷紅改弦更張地在留香院對面開起醉妃樓。

四 醉妃樓

艷紅說自己四十二歲，可是在很多人的記憶裡她從很多年以前就已經四十二歲，但沒人敢戳破她的謊言，因為她的經歷可怕得嚇人。

艷紅從小就註定要從娼，她的母親在她三歲時幫她纏足，六歲就賣了她，可憐她一雙小腳使得她不能站著工作，被賣到妓院的她只能跪著打掃，養父看著那雙鐵定能賺錢的小腳向養母說：「別讓她做粗活了，捻起來放個三年必有好價錢。」

養母拆開裹腳布一看，那雙腳像嬰兒肌膚般地又白又嫩，現在纏腳的人愈來愈少，這種傳之千年、漸被摒棄的習俗幾年之後就是奇葩，於是養母叫艷紅跟著院裡的姐姐在廳堂待客，她十來歲時就懂得跟人打情罵俏；養母在艷紅十三四歲時開了一個好價錢，好價錢的原因並不是艷紅才貌出眾而是她那雙不多見的小腳，之後的日子艷紅自是無止盡的接客，在她左右的姐姐們年紀接近三十時養母就轉賣給下等妓院，姐姐們轉到沒有身價時就在運河街後面的土房子接客，這時的女人已經人老珠黃，根本沒有誘人的容顏，而貧病交加的她們再也沒有錢購買胭脂水粉為蒼白的臉龐裝點出朱唇皓齒，因此，土娼裡的女人就過著一天打漁十天曬網的日子，直到耐不住飢餓，就直接往運河裡跳。艷紅在運河街成長，看著這種沒有指望的固定循環起了寒心，所以，只要有機會她就會悄悄地、不知不覺地從客人的腰間、口袋裡拿個一兩元，她把錢藏在鬆動的紅磚底下，期望在年老來臨時不必走往土娼討生活。

直到那天，她看準四下無人，手正往客人外衣的口袋裡伸時，

「做啥？」客人大而粗的聲音從背後響起。艷紅嚇得心口抽痛，急忙轉身，客人瞪著好大的眼睛看著她。

「我只是想調一碗羹給你喝。」艷紅怯生生地指著五斗櫃的下方。

「什麼羹？」客人還是板著臉孔。

「以前啊，我那些姐姐說有的客人喜歡這個。」

「那是什麼？」

「鴉片膏，很好用，這些是我姐姐她們留下來的，我想，你會喜歡。這個小壺正好放在櫃子的最下層。」艷紅指了指櫃子，櫃子旁邊的椅子是客人放衣服的地方。

客人的臉色和緩了一些，艷紅的話他聽過，他的哥兒們也這麼說，看來他口袋裡少錢是他記錯了。

「怎麼用？」他的語氣透露出好奇。

「哎！不能多，像牙籤頭那麼一點點就夠了。」

這些對話是當初經過艷紅房間的人聽到而拼湊出來的。

幾個鐘頭後艷紅急忙地從房間裡跑出來，大聲地嚷嚷：「哎呀！哎呀！洪先生不知怎麼的倒在地上了。」

大家出來一看，艷紅披頭散髮，一手拉著門一手撫著胸，房間的地上直挺挺的躺著一個男人，女人們一個也不敢上前，只敢站在門外觀望；三個男人蹲下去喊他，喊了半晌不見他回答，一個膽子比較大的人伸手摸摸洪先生的脈搏，他說：「沒氣了！」

「恁這個夭壽查某，恁甲伊按怎？」媽媽又嚇又急，扯著艷紅的頭髮問。

「他自己說要吃鴉片膏，吃完沒多久就這樣了。」

「夭壽喔！卡緊去報官。」她邊差人報官邊準備紅包，嘴裡還不停地罵艷紅：「夭壽查某，恁害我多開這條。」

艷紅直直地站著。兩個眼睛像沒有焦距又像凝視遠方般的喃喃自語：「伊死了嗎？伊是我害死的嗎？冤枉啊！閻羅王冤枉啊！東西是伊帶來的啊！冤枉啊！閻羅王冤枉啊！」

在場的人試圖讓她安靜下來，有的打她的臉頰，有的趕忙吩咐廚房煮一碗薑湯；但她仍重複著同樣的話。

「被嚇到了，魂魄出竅囉。」姨娘們議論紛紛。

眾人七手八腳的扳開艷紅的嘴，強給灌了一碗薑湯下去，但艷紅仍是喃喃自語，這時兩個警察來了，他們還沒進到艷紅的房裡時媽媽就各人塞了一個紅包在他們的口袋裡。

「什麼原因？」

「吃鴉片膏。」眾人只能依艷紅的敘述回答。

「是這樣的嗎？」警察問完馬上蹲下查看屍體，另一個則翻著死者的口袋，

死者的口袋裡確實有個裝著鴉片的鼻煙壺，除此之外警察不到任何東西。

「奇怪！沒錢也敢來這裡。他是第一次來嗎？」翻死者口袋的警察問。

「是！」「不是！」掌管妓院的這對男女回答不一樣，然後彼此瞪了對方一眼。

警察有了譜，他要看一下所有女孩的執照。

「不巧，沒放在店裡。」女人說，「明天再來看吧！」

「出了人命可不能隨便的，妳老實說，這女孩有沒有執照？」警察指著艷紅問。

「有契約書。」女人避重就輕。

「執照呢？」

室內一片沈寂。

「沒執照要送收容所。」

「警察大人，請你明早再來帶她，她被嚇得魂魄都散了，讓她休息一晚吧。」女人向官差央求，她用手指示她的男人再去弄一包紅包。男人飛快地跑出去又飛快地回來，警察當作沒看到兩人的動作，直到女人再塞個紅包到他們的口袋時才說：

「明早八點我過來帶人，不要讓我帶不到人，要是帶不到人我就把這裡封了。」

等警察走了後女人要大家散去，留下她和男人看著艷紅。

「錢呢？是不是妳拿走了？」女人問。

艷紅不再喃喃自語，但她的眼光依舊沒有焦距。

「我問恁，錢是不是恁拿走？」女人左右開弓給艷紅幾個巴掌，但艷紅仍是呆呆地坐著。

「別問了，搜一搜就知道了。」男人說，並向屋外喊了幾個人進來。

「洪先生剛收完帳，還沒回去就先來這裡，這是他的習慣，按理說他身上該有萬把塊，大家仔細地找一找，找到了有賞。」男人說著，他示意女人搜艷紅的身子，他則監視屋裡的男人。

女人三兩下把艷紅的衣服脫光，拿起衣服抖了抖，又在衣服的口袋裡用力的掏，隨後把艷紅踢下椅子，扳開艷紅的嘴巴，看看是否把錢藏在屁股或是嘴巴裡面；艷紅任女人擺弄，仍舊不言不語。

幾個人賣力地搜著，連地板都掀開來，甚至把棉被撕碎，就是不見錢的蹤影。

「難道洪先生已經回過家了？」男人說。

「這不是他的習慣，他都先來這裡。」女人說，並用力地把艷紅推在地上：「恁嘍甲我假肖。」

「怎麼會找不到呢？」男人垂頭喪氣的說。

女人拿走艷紅的衣服，囑咐在場的男人說：「大家輪流看著她，我就不信找不到。」

這對男女又仔細地在艷紅的房裡搜索，直到天亮還是沒有成績。

警察八點準時來帶人，他向女人說：「昨晚已通知死者的家人，妳們最好老實地跟人家談，別讓他們找我們報案，到時大家都不好過。」

女人明白警察的意思，他要女人花錢消災，女人再度怒視艷紅，她把所有的過錯通通歸在艷紅身上。艷紅的表情和昨晚沒多大區別，院裡的姨娘耳語地說艷紅的魂魄被洪先生帶走了。

一路上走走停停，艷紅的小腳一點都不耐走，直到離運河街有點距離時艷紅才開口說：「警察大人，恁要把我帶去哪裡？」

兩個官差聽艷紅能正常說話嚇了一跳，反而吃驚得說不出話。

「警察大人，恁要把我帶去哪裡？」艷紅又問了一次。

「送教化所。」其中一人面無表情地說。

「拜託恁放我走。」艷紅哭著說。

「那怎麼行？出人命咧！」

「警察大人，我和洪先生無冤無仇，我沒有殺伊的理由，是伊自己呷鴉片吃太多才死掉的，恁甲我送教化所，時間一到，我媽媽嘛是會去教化所領人，結果我嘛是繼續在運河街做無牌生意，不如恁放我走，乎我回去尼姑庵過日子，警察大人，我拜託恁。」艷紅哭得更厲害，雙手合十的一直向警察說。

「不行！」

「警察大人啊！恁甘知我生父爲啥米賣我？我出世時有一個和尚到我家化緣，他一看到我就甲我老父說：『這個查某团仔天生剋查甫人，恁愛送乎人。』我老爸因爲這個緣故架甲我賣了，大人啊！我不知是不是會剋到恁，恁就放了我這個掃把星，不然，我跟恁回去警察局，恁又攔愛甲我送教化所，這段架長 A 時間……」艷紅慢慢地抬起頭，用她的單鳳眼眼尾輪流地瞧著兩個官差，警察瞧見單鳳眼下面是張又黃又瘦的臉，薄薄的嘴唇含著一絲長長的冷笑；兩個男人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女人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撫著男人的手臂說：「要不，我陪你們睡覺。」

兩個男人把艷紅的手撥開後彼此對望一眼，好像在打商量，其中一個說：「你

要去哪裡？」

「山內的尼姑庵。」

「走吧，別再回來了。」

艷紅深深地向兩人道個萬福說：「多謝大人！」

（沒人探究鴉片膏的來源。）

兩個男人加快腳步離開，艷紅按著肚子等兩個男人走遠後才轉身，她找一個無人進出的巷弄，在巷子的底端蹲了下來。

解完大便的艷紅找了一支細棒子小心地挑開大便，在大便裡找到她要的東西——一塊包裹得仔細的小小油布，她把油布打開，裡面是一張一萬六千元的匯票。

艷紅弄到開業和接客的執照，她還是回到運河街，不同的是她的身旁多了四個女孩。養母看到她時遲疑了一下問：「恁甘是艷紅？」

「嚟叫我艷紅也是可以，只不過我不知恁是誰人。」

「我是阿母啊！」

「阿母？阮阿母在深山林內，恁的艷紅不是沒有執照乎官差捉走了嗎？我是有執照的艷紅，兩個是不一樣的人喔。」

人說『財大氣粗』，現在艷紅有一些些兒老本，她才不怕養母哩！何況她現在也升格當養母，何必回去認那個女人？艷紅在運河街的另一端租間房子做起同樣的生意。

養母被艷紅擺了一道心有未甘，她逢人就說艷紅的陰險和冷酷，事情傳到艷紅的耳朵時變成艷紅拿刀殺了洪先生並搶了他的銀票。

當今的艷紅可不是好惹的，她拐著小腳到女人那裡：「恁嚟黑白講話，我今日若無三兩步甘敢出來做這途？恁有啥米不得見人的底細我攏知道，平平是在這賺吃，大家愛好來好去，嚟乎我生氣甲恁弄甲嚟哭無目屎。」

艷紅的事很快的傳遍運河街，有些人讚賞她的機智，也有人說最毒婦人心；艷紅自己領悟到生存靠的是機智和勇氣，她若是只憑一雙小腳，這一生的命運恐怕也和其他在運河街生存的大多數女人一樣，從運河街頭逐漸淪落到運河街尾，這是她們從年少到年老必走且唯一能走的道路。

然而艷紅自己翻了個身，雖然她會年老，但她像幾個妓院的媽媽一樣，是絕少數不必走向土娼的女人。艷紅愈想愈得意，作風也愈來愈大膽；她深知社會笑貧不笑娼，爲了賺更多的錢她鼓勵她的女孩吃鴉片，當女孩在昏昏茫茫的境界時也是她生意最好的時候，當然，離不開鴉片的女孩也離不了她，她可不必花錢僱姨娘監視女孩。

有一天，艷紅發覺進帳不如往昔，運河街的客人不像以往那麼多，連最前面的海山樓生意也清淡不少；她抓了個時機問客人，客人說：

「艷紅倌，無采恁以前的心機，恁甘不知蓮花巷？」

「蓮花巷？」艷紅在腦中搜尋這個地名。「咱這刀位有蓮花巷？」

「精英街嚙？現主時人攏講那兒就是蓮花巷；哎！說有多熱鬧就有多熱鬧，攏有查某囤仔在講書，那兒的留香院……いちぼです！」

艷紅馬上僱輛三輪車，「到蓮花巷。」

「是嚙巷頭還是巷尾？」

「巷頭！」她當然了解巷頭巷尾的差別。

「ねさん，恁若是嚙看電影愛從四季路，蓮花巷是查甫人去的所在。」

「恁載我到巷頭，我嚙找人。」

艷紅在福大乾果行前下車，眼前的情景彷彿多年前的運河街，銀樓當舖、三輪車行、沿路叫賣香腸的小販、香煙攤、叮噠作響的人力車、蹲在牆角邊的臨時賭場，各式各樣應有盡有。艷紅當下決定要把醉妃樓搬來這裡。

她看到留香院了，也明白為什麼運河街的客人頓時變少的原因，留香院確實漂亮，明白的說，運河街的海山樓和留香院比起來，海山樓鐵定淪為二等妓院，她自己的二等妓院恐怕得成為三等妓院，雖是作同樣營生，但換個門面就好像換了包裝，一下子昂貴了起來。

留香院對面是關著的三間樓房，艷紅看著佈滿灰塵的房子就知道屋主不願意居住在花街柳巷裡，她向福大先生問了屋主的住處。

艷紅沒花多少錢整修門面，她認為男人到蓮花巷只有一個目的，與其要花大筆銀子整修不是目的的地方倒不如想些別出心裁的點子以達到目的；新鮮事人人愛，漂亮的建築不一定人人愛，於是，她想到「洗腳」這個點子。

她自忖桂花、圓圓、天女和月紅跟她有一段時間，舉手投足間已是十足的『賺吃款』，這種樣子要吸引男人恐怕不容易，於是她再買小喬和玫瑰，讓這兩個少女蹲下來為客人洗腳，坐在上面的客人可以「居高臨下」的欣賞他們所要看的。

最近這段時間官廳已禁止買賣養女，她要買女孩必須到更遠更鄉下的地方；她拐著小腳搭客運車，客運車沒到的地方她就搭牛車，一個庄頭過一個庄頭，好不容易才挑到合適的女孩，小喬和玫瑰的特色是兩個人皮膚白淨、姿色中上，有著一雙大眼睛和菱角嘴。

艷紅轉那麼多趟車的另一個原因是讓女孩無法容易找到回到原生家庭的路，愈是偏遠愈無人知曉，也愈難到達，縱使女孩有通天的本領也未必知道該怎

麼回去；目前鴉片已被列為毒品，取得十分不易，所以艷紅無法再以鴉片控制女孩。

距艷紅初次來蓮花巷的時間不到兩個月，艷紅就把整批人馬移到蓮花巷。開張的時候福大乾果、人力車行、王老闆和陳天來都送了花圈。

艷紅新僱了一個姨娘，表面上是幫小喬和玫瑰打點日常生活，私下是要文枝好好地看著她們兩個。文枝原來在海山樓幫傭，眼見運河街的生意不如往昔，準備到蓮花巷另尋工作，艷紅眼尖，一眼就認得，「文枝嫂，來這兒作啥？」

「喔！艷紅倌，恭喜大賺錢，這兒生意較好吧？」

「恁今日怎麼有空出來？」

「想嚟來這引頭路。」

「到我這裡好嗎？我缺個阿姨仔。」

「好啊，好啊，我們店裡那個玉里也想過來蓮花巷咧！」

「伊是清 A 嗎？」艷紅怕玉里被父兄多次抵押，前債未了又壓上新債，債款未清的姑娘沒有離開店家的權利，若是別人收容她，後來的鴇母除了要付清女孩的欠款外還必須支付若干讓渡費，這比新買一個女孩貴了許多；所以打聽女孩的來歷是重要的。

「當然，若不是清 A，哪可以說走就走？」

「可以到我這裡。」

「艷紅倌，恁這是按那拆？」

「三七！」

「人講恁頭前彼間是四六。」

「那是唐山仔，唐山人做唐山人 A 生意，伊的客人不像我這麼多，玉里若是會唱彼種聽嘸的調仔，伊嘛是可以過去那裡。」

「哎喲！玉里是在地人，哪會唱啥米唐山調？」

「對面的留香院有兩個四六拆，不過兩個攏是年歲卡多的人，無啥米生意，彼日朗玉倌攞問我甘未轉收寶釵甲陽子？我又不是沒見過世面，三十快四十歲的人能在蓮花巷前頭賺嗎？」

「嚟啦！玉里架廿二。」

「你回去跟她說，如果要三七的話可以來我這裡，妳呢，準備好就可以過來。」

沒幾天光景，文枝就和玉里兩人過來醉妃樓。艷紅說：「文枝嫂，咱朋友歸朋友，在店裡妳可要甲代誌做乎好，這兩個女孩妳要看好。」

艷紅還有一件煩惱的事，她已經沒剩多少鴉片了，要買鴉片非但不容易，價

格也很高；所以當前第一要務就是幫四個女人戒掉它。她找宋訓商量，宋訓原來是海山樓的二廚，他有空時會在運河街走動；宋訓三十出頭，在海山樓做了十多年。有一天，宋訓沒事出來閒晃時被艷紅看見，艷紅開玩笑地向他說：「厚！恁在運河街賺錢，摺甲錢開在運河街，按呢攏無相批。」

「無啦！我在運河街沒在花錢。」

「你明明從街尾走過來。」

「有去有回啊！若是有去無回不就一命休矣！」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就這麼對上了，艷紅原本也在接客，但和宋訓在一起後她就不再接客了，宋訓小艷紅十歲，體格不錯，艷紅要搬到蓮花巷時鼓動宋訓辭掉海山樓的工作，跟她到醉妃樓當廚師。

「癮頭來了關個三五天，過兩個月就好了。」宋訓說，這是他聽來的馬路消息，是不是真的這樣他也不知道。

「俺娘喂，按呢會減賺多少錢恁知道嗎？」

「不管多少錢總要忍一擺，人家說『割爛一擺痛』，甘不是呢？」

艷紅心裡覺得有理，想想宋訓也算是她的倚靠，多少能幫她出些主意和喝退那些沒多銀兩卻想佔便宜的客人。艷紅念頭一轉，宋訓少她十歲，再過十年她人老珠黃時，他會再理她嗎？這條街什麼都沒有，只有女人最多，各式各樣的女人。江山代有新人出，美人總有遲暮；她唯一擁有的小腳，然而，小腳的年代即將終了；滿街的女人憑著一雙大腳又跑又跳，她卻是連走到巷尾都是困難的。

「哎，恁會離開我嗎？」艷紅用身體碰了碰宋訓。

「我幹嘛離開妳？」男人倒是很直接，艷紅亦為之語塞。

「妳別想那麼多，我聽阿吉說我們旁邊有人買了。」

「誰？」艷紅嚇了一跳，她才來蓮花巷沒多久就有人來和她競爭。

「たけ，整賭間的。」

「佳在佳在，關老爺有在保庇，我還以為是查某間仔。」

「不可能摺有人開查某間囉，たけ過去就是明三，明三之後就沒店面了，除非是湘湘那幾間破寮仔，可是誰會屁股癢開在巷底？」

「訓仔，恁若是嚟去たけ那兒我不反對；恁不可以……」

「我知，我又不是皮癢，得罪老闆娘可不是鬧著玩的。」男人邊說邊拉著木屐向外走，走到門邊他忽地停下來朝裡面喊：「艷紅倌，人客！」

艷紅一看，來人是熟客，四十多歲年紀，每隔五天一個星期就來一次，他是桂花的客人。

「林桑！這兒座！秀嫂！奉茶！」艷紅暫時把自己的煩惱拋開。

「桂花，林桑來囉。」

「艷紅倌！我那 A 一直覺得會冷？」桂花抱住雙臂悄悄的向艷紅說。

「有一件代誌我愛甲恁講，我已經買不到鴉片了，恁這是癮頭來的現象，接完林桑休息幾天吧。訓仔講三個禮拜過去就好了，恁要忍耐，不通大小聲。現在吃鴉片是犯法的，別乎留香院的人知道去報官，她們去報官了我只好把恁交出來；那個朗玉倌正怨咱甲伊相搶生意，恨不得找機會乎咱關門，所以恁愛卡忍耐知嚙？」艷紅安撫桂花，同時又嚇她說：「恁若乎警察捉去，一關三年五年，關完出來做啥米？作乞食嗎？無錢飯不是那麼好吃，不定進去後就死在裡面了。」

「艷紅倌，艷紅倌！」文枝慌慌張張地跑過來，「玫瑰講嘍去便所，一去二三十分，我感覺不對，到便所門喊伊，嚙聽見伊回答。」

「哎！緊甲門撞乎開！文枝嫂，恁先去撞，秀嫂，秀嫂，恁卡緊去找阿訓回來！」艷紅用嘴巴及雙手指揮她們，此時，她真的痛恨她的小腳。

艷紅等宋訓回來馬上指著空無一人的廁所說：「爬窗戶出去。」

宋訓一聽馬上轉身向外跑，「你要去哪裡？」艷紅急著問他。

「我找阿樂幫忙。」

「喂！你嘍甲說……」

「恁查仔人就是按呢雞仔腸烏仔肚，這擺咱請伊幫忙，後次換咱甲伊幫忙，平平都在蓮花巷討生活，大家要互相……」宋訓邊走邊唸，到最後艷紅也聽不到他說些什麼。

宋訓這麼一去就是半天，黃昏時才見他氣喘噓噓地跑進來，「佳在！恁講愛找庄腳查某是對的，伊路不熟攔一心躲我，伊萬萬沒想到阿樂也陪我去找，伊繞了半天也沒走多遠，在倫理街乎阿樂捉到。」

「人咧！」

「在後面，緊！去包個紅包乎阿樂！」宋訓揮揮手要艷紅快些，艷紅拐到房間時就聽到阿樂的聲音，「艷紅倌也出去找？」

艷紅急急地包了兩百元，雖是心疼但也是值得，若是沒找回來，她損失的不止這個數，她喊文枝過來扶她。

「阿樂！佳在恁目色好，若不是恁，恐怕還找不到哩！」艷紅遠遠地就把紅包拿出來。

阿樂自然看到紅包了，他當著玫瑰的面向艷紅說：「艷紅倌，今天請乎我一個面子，也可以講麻煩恁做個面子給我，嘍為難玫瑰，囡仔人不知世事，不知好

歹，佻就原諒伊一擺；剛才我有開剖乎伊聽，做人世小愛知道世大的苦心，佻這個養母甲伊從那麼庄腳的所在帶來大都市，攞乎伊吃好穿好，伊應該愛感謝佻。玫瑰，卡緊甲佻阿母跪下來說『失禮』。」

玫瑰整個人失魂落魄般的呆呆站著，阿樂在她的肩膀按了幾下，玫瑰才跪了下來。

「來！我包一個紅乎佻做走路工。」艷紅把紅包塞在阿樂口袋裡。

「不通，不通，厝邊隔壁……」

「話不能這麼說，等一下我會去向朗玉侖道謝，佳在伊甲佻借乎阮。」

「恭喜大賺錢，恭喜大賺錢！」阿樂沒再推辭（圖的就是這包嘛）。

等阿樂出了門，艷紅狠狠地指著玫瑰說：「阿樂有多少斤兩？叫我看伊的面子，啥米人嚟乎我面子？佻甲佻祖嬭跪乎好，等佻祖嬭面底皮拉乎低低去跟人家會完架好好丫來款代佻。」

艷紅喘了口大氣，拉一拉身上的衣服，喊了文枝扶她，故意晃著紅色羅巾左搖右擺地出門，要出門時轉頭向宋訓說：「哼！啥米わふうぐ，日本人已經回去啊！也不想自己是啥米體格！」

留香院早就有人在門邊觀望，看著文枝纔艷紅出來，馬上回到朗玉的跟前說：「來了，來了！查某幹假小姐，裝著一付慈禧樣。」

「伊甘有慈禧佻款才調？閹雞賺鳳飛！」朗玉不屑地說。

艷紅還沒「搖」進來，朗玉就先出了廳堂，「艷紅侖！」「朗玉侖！」

「佳在喔！找回來就好了。」朗玉侖用手帕壓了壓脖子，她穿綠色和服，左手無名指戴了一顆祖母綠。

「多謝佻阿樂，不然今天就乎伊跑去囉。」

「嚟客氣！咱攏是好姐妹仔！」

兩人虛情假意一番。朗玉等艷紅出門，向醉妃樓看了一眼，看見宋訓雙手抱胸地站在門口等艷紅，不由得升起一陣醋意。（那種角色也有貼心兄！）

那晚，朗玉一直心浮氣燥，老想起宋訓雙手抱胸的樣子。

艷紅回到店裡，重重地往椅子上一坐；「佻沒有那麼好 A 心命，可以走得出去這裡，佻先甲我講，是按那嚟跑？」

玫瑰沒有回答。

「是啞巴嗎？」艷紅用腳踢她。

「文枝，去提水來。阿訓！甲伊灌下去。」艷紅準備用刑。

「我甲佻講，我是不會打佻，若是打出傷痕，帶衰的是我自己。」艷紅說完

示意宋訓開始「行刑」，她轉頭向秀嫂說：「叫小喬出來看，乎伊看逃跑是啥米款滋味。」

宋訓問玫瑰：「是恁自己來還是我動手？」

玫瑰根本聽不懂宋訓的意思，她驚慌地看著他。宋訓拿起水瓢，扳開玫瑰的嘴巴把水灌下去，可憐玫瑰沒有心理準備，嗆得一鼻子的水。

「喝！」宋訓命令她。

玫瑰搖頭。

「不自己來我就要用灌的！」

玫瑰下意識地要起身，艷紅在她起身前重重地踢了一下。玫瑰只好自己拿起水瓢喝水，喝不到幾口就放下水瓢。

「阿訓，恁來，嚟乎伊拖時間。」

宋訓很快地往玫瑰的嘴巴灌水。一桶的水灑了三分之二出來。

「文枝！再去提一桶！」

玫瑰的肚子漸漸鼓了起來，她『嘔』的一聲吐了出來，宋訓仍是繼續灌她水，她又吐了出來，如此一來一往，玫瑰吐得筋疲力竭昏了過去。

等她醒過來時發現她躺在濕冷的地上，小喬在一旁默默地流著眼淚幫她清理吐出來的穢物，小喬看她醒過來用手示意不要出聲。

「今晚我替恁甲人客洗腳，恁去休息。」小喬小聲地說，她扶起玫瑰接著說：「嚟攔跑啊！我阿母說咱是菜籽仔命，落到刀位就在刀位活。一枝草一點露，咱總是活得下去的。」兩人默默地流著眼淚。

「去甲阿母會失禮，休息一晚，明天就好。」

玫瑰安靜地起身走向艷紅的房間。

桂花的癮頭特別長，過了兩個月還是臉色蒼白。秀嫂發覺不大對勁，向艷紅說：「我看桂花的樣子不親像是鴉片煙癮。」

「不然是啥？」

「親像有身 A 款！」

「啥？」艷紅急忙起身，這事還得了？她大步小步地走到桂花的房間，用力地推開門。「夭壽喔！恁有囡仔是嗎？幾個月了？」

「艷紅倌，乎我留下來。」桂花半點都沒有否認。

「笑話！這是刀位你知道嗎？我這裡不是『人家』。」

「我知道，請恁代念我跟恁這麼久，乎我留下來。」

「是啥人的？林桑？」

桂花不說話。

「夭壽喔！恁嘍甲恁祖嬭惹麻煩是嘸？彼個林桑是乎人招的角色，伊某是啥人恁知嘸？過橋舍的查某团呢！伊某若是跑來這亂是嘍按怎？彼種好額人咱惹不起。」

「林桑說想嘍一個团仔姓林。」

「姓林？姓林的人滿街跑，乎人招就是愛入人 A 姓。伊講肖話恁也跟著不明事理，是啥米人允准恁生团仔？」艷紅愈說愈生氣，一方面氣桂花懷孕，一方面氣自己竟然不知道。

「秀嫂，去捉藥！」艷紅明著要秀嫂去抓藥，暗地要文枝好好看著桂花。

果然不出艷紅所料，隔天一大早約莫五點時刻桂花拿著小小的包袱悄悄地打開大門；文枝因為上次沒把玫瑰看好，這次不敢掉以輕心，特別留意桂花的動靜。稀稀索索的聲音就讓文枝繃著的神經留意了，等桂花打開門的時候文枝大聲喊：「艷紅倌！」

桂花沒想到文枝會留意她，趕緊加快手腳開門，腳一踏出門馬上用跑的，跑不到幾步，宋訓就從後面拉住她。「恁嘍去刀位？」

桂花揮掉宋訓的手說：「恁管那麼多？沒路用查甫，吃軟飯恁也甘願？」

宋訓馬上賞她兩巴賞，艷紅從樓上窗口探頭喝住他：「好了！進來再說！」

「看來恁是執迷不悟，存心嘍甲我作對。」艷紅說，順手用她的腰帶把桂花的嘴巴綁起來。

「嘍怪我無情，這裡是我在作主，我講按呢就是按呢。」艷紅要宋訓把桂花的手反綁在後面，她說：「咱賺吃查某重的是錢，攔卡慫 A 查甫人嘛不會甲菜店查某搏感情，人講啥米恁就信啥米。」

「恁愛多少？我甲林桑拿。」桂花掉著眼淚說。

「伊架無才調拿錢出來咧！慫查某，手頭是在伊某 A 手裡，伊若不怕某，伊就直接甲伊某講一個团仔過房乎伊林家，哪有需要恁這款賺吃查某替伊生？」

桂花被艷紅講的答不出話，但她不死心，仍向艷紅要求讓她生下孩子。艷紅怎麼可能答應她？於是桂花退而求其次說：「我甲伊講，看伊嘍拿多少出來。伊若拿錢出來恁就乎我甲团仔生下來。」

「肖查某，我不會去惹那種麻煩。閒閒人不做，去惹阿舍的查某团。」

「呸！恁這個沒良心 A 查某人，我跟恁這麼久，嘛替恁賺不少，恁連我這個願望都不肯答應。」桂花眼看不能成事，知道自己少不了一番毒打，索性拼了

命和艷紅理論。

艷紅隨手拿起地上的掃帚，反過來用後面的竹子打桂花，桂花也生氣了，不但向艷紅吐口水還踢了她一腳。這個舉動不啻是火上加油，使得艷紅更加用力的打她，艷紅打紅了眼，右手打完換左手，打到桂花昏過去還不停手。

秀嫂覺得有些內疚，懊悔不該當「報馬仔」，如果桂花有什麼萬一，不就是她秀嫂背了兩條人命嗎？

「艷紅倌，好了啦！擱打會出人命。」秀嫂撥著艷紅的手臂。

「恁甲我恁恁！啥米時陣輪到恁來教示我艷紅？」

「不是那個意思啦！出代誌總是不好。」

「好不好是我在主意，不是恁！」

艷紅撇見桂花醒過來，馬上轉移目標，不再罵秀嫂而繼續打桂花。桂花使勁地踢著腳，沒想到一腳準準地向艷紅的小腿踢著正著，艷紅的小腳最怕重心不穩，這一腳讓她跌倒了。四周的人都在心裡暗叫：「慘了！」可是沒有人敢出聲，宋訓最先回過神，一把拉了艷紅站起來後拉住艷紅的手臂，艷紅知道宋訓是要她住手，但她沒有理會宋訓的暗示，依舊打著桂花，此時綁在桂花嘴上的白布條已經染成紅色。

艷紅打到她的胳膊麻木才丟下鞭子，桂花整個人癱在地上動也不動，艷紅踢著她說：「擱起來罵啊！」

晚上，客人漸漸多了起來。

艷紅忙著招呼客人，宋訓在前頭的椅子翹著腿抽煙，偶爾跟客人搭個兩句話。文枝怯怯地走到艷紅身邊小聲的說：「艷紅倌，伊好像死了。」

艷紅微微地怔了一下，她小聲交待宋訓先去瞧瞧，宋訓回來給艷紅一個確定的眼神，艷紅要宋訓先把屍體抬到後院的角落邊。她若無其事的招呼客人，等到客人少些後才叫對面的三輪車載她去報官。

「妳要怎麼說？」宋訓有些不放心。

「就說是被客人虐待的。」艷紅早已想好理由，她拍了拍手上的皮包表示有錢好辦事。

艷紅一直沒有回來；秀嫂有些不安，她忘不了桂花沒有闔上的眼睛，過了會兒秀嫂去敲文枝的門：「咱作伙去甲桂花蓋一塊布，死人不能見天。」

文枝看到秀嫂臉色馬上沈了下來：「恁那麼厚話作啥？姑娘仔有身關咱啥米代誌？我看恁此去會安心未？」

「咱來去甲伊蓋一塊布。」秀嫂央求著。

「我蓋過了。」文枝沒好氣地回答。

艷紅仍舊沒有回來，外頭的風吹得沙沙響，那聲音聽起來好像躡手躡腳走路的声音，秀嫂以為艷紅回來了，她喊著：「艷紅倌，辦好了嗎？」

沒有『人』回答，但隱約中她感覺似乎有人走動。

秀嫂不敢關掉電燈也不敢閉上眼睛，一閉上眼睛桂花直挺挺的樣子馬上浮現出來，她聽到自己的心臟撲通撲通跳的聲音，沒想到文枝也責怪她，明天恐怕蓮花巷的人都會知道是秀嫂通報艷紅的……

凌晨三點，秀嫂聽到輕微的金屬聲，她再喊：「艷紅倌！是恁回來嗎？」

沒有人答話，秀嫂雖不懷疑自己的耳朵但從心底升起的恐懼感卻漸漸地加大。

早上五點，文枝起來生火，秀嫂確定是文枝的聲音後才迷迷糊糊的睡著。

秀嫂聽到文枝的聲音才驚醒，牆上的鐘指著七點半，文枝小聲地在叫宋訓：「阿訓，恁去派出所看麥。」然而，宋訓都沒有回答。

八點半，警察來了。他板著臉問：「屍體在哪裡？」

「我們頭家娘呢？」文枝問警察。

「屍體在哪裡？」警察重複剛才的話。

文枝有不祥的預感，她說：「在後面，跟我來。」

「有哪些人動手？」警察雙手交叉放在背後。

文枝不曉得該怎麼回答，她轉身跑向艷紅的房間：「阿訓，阿訓，警察大人來囉！」

門口已經圍了許多人，宋訓說：「我們到派出所講。」

「不必到派出所，只有一個問題：有哪些人動手？」

「人客。」宋訓強自鎮定的回答。

「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第一次來。」

其中一個警察說：「全身傷痕累累，難道她不會求救？而且妳們都沒聽到聲音？這怎麼報上去？嚟按那相信是人客做的？」

「警察大人，恁看嚟按怎卡好？」

「直接告訴我是誰動的手，如果沒有人說的話，我就當是店主出的手。」

大家都很沈默。

果然不出秀嫂所料，吃中飯時大家都知道是秀嫂引起桂花死亡的事。

艷紅可能花了好大筆的銀子才從這件事中脫身，她對這件事絕口不提，只說

動用了相當大的關係，艷紅自知理虧不准店裡的人提這件事，這不比上次，艷紅能得意的向人誇耀自己的機智。

不管是月紅、玫瑰或是文枝都不和秀嫂說話，原本有些內疚的秀嫂終於惱羞成怒（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她想到一個極好的點子，於是她辭了醉妃樓的工作。

五 蓬萊仙山

劉家保十多歲時就在飯館當雜役，按理說他應該沒有機會當上一等一的廚師，但憑著他靈敏過人的味覺和傳奇的際遇，他的手藝卻也名燥一時。

家保有嚐嚐剩菜就能把該有的味道調出來的本領；他本身對廚藝也有興趣，往往自告奮勇替飯館的員工準備伙食，大家對家保的手藝嘖嘖稱奇，莫不覺得家保將來前途無量。但大廚師是唯一例外的人，他視家保為膿包毒瘡，家保的存在如芒刺在背，不須多少時日家保一定危及他的地位進而取代他，古話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於是他找了個理由讓老闆辭掉家保，家保只好回去老家，老家的父母責怪他竟然讓這種管吃管住的工作飛掉了。家保向雙親說想跟著種田。

「哪來的田讓你做？如果有田讓你做，還須要你去飯館工作嗎？去，去，自己謀生去！」父親拿著掃把連夜趕他走。

十多歲的孩子能到哪裡找工作？家保離開家時突然想通為什麼父親要他到飯館工作（俺爹只爲了省一份口糧），雖然年紀還小但知道『家』沒有他容身的地方，他傷心失意地隨意亂走，不意走到廈門碼頭，他抬頭一望，要到台灣的船正鳴起即將開航的笛聲，他數數身上的錢，扣除船票只剩兩元。家保聽過客人談到台灣，說是有些繁榮又有些落後；他賭氣似的買了船票，心想：沒有人管我的死活，不如到台灣去當個乞丐也好！

海上的風浪很大，他站在甲板羨慕地看著船艙裡的座席，客人可以舒服地看報紙、聊天、喝最流行的咖啡，不必像他一樣只能站在甲板吹風，回頭眺望，廈門碼頭在煙霧迷漫中漸漸縮小，他不知道是不是有機會再踏上它，似乎沒有回來的理由，說不定一回來俺爹又會拿掃帚趕他，離開故鄉的這一刻竟然沒有離愁。

前方綠意蒼鬱的島嶼有沒有他可以生存的地方？

家保在安平上了岸，下船之後他根本不知道該往哪裡走，他找了一個面似福州人問：「哪兒有飯館？」

對方上下的打量他：「你要去飯館吃飯？」

「不！找工作，我是廚師。」家保說了生平第一次的謊話。但謊言很快被拆

穿了，「你的行李呢？你從廈門來的吧！哪有找工作不帶行李的？」

家保啞口無言，情急之下他說：「我真的會做菜，不信我做給你看。」

對方聽了哈哈大笑地走開。

天色漸漸暗下來，家保依舊蹲在碼頭邊，想到自己身上只剩兩元，在陌生的地方又舉目無親，他的眼淚不禁流了下來。

「囡仔！這麼晚還不回家？」旁邊住家的一個婦人探頭出來說。

「我是福州來的。」家保說。

無奈他的福州話婦人聽不懂。婦人轉身向家裡說話，家保聽得懂她的話，她說：「那孩子可能搭錯船了。」

「囡仔！恁甘是從廈門……」家保一聽到廈門忙點頭。

女人說：「可憐喔！愛擱兩三日架有船。」

女人的身後出現一個比女人年紀大的女人。

「囡仔！進來！」老婆婆向他招招手，家保看見老女人有一雙小腳時心中的不安感突然消失，他知道有錢人家的女兒才會裹腳，不知怎的，他把有錢人家的小姐和善良的人畫上等號；他徐徐的站起來。

「進來，來呷飯。」年紀大的女人和藹的說。

飯桌上只剩零星的青菜和一小塊鹹魚，家保顧不得禮貌拿起飯碗就狼吞虎嚥。

「很多餐沒吃了吧？」老女人問。

「兩天。」家保伸出手指比了比。

「鳳英，款一間乎伊睏。」老女人說。

被稱為鳳英的婦人好像不是很樂意讓家保留下來，家保當作沒看見女人的不快，今晚除了住在這裡，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夜裡，家保無法成眠，這裡的空氣充滿海水的味道，遠處傳來浪潮沙沙的聲音一波波的好像在提醒家保『你錯了！你不該來這個陌生的地方』，家保聽了心中一緊：真的不該來嗎？不來這裡我該去哪裡？活活的餓死自己嗎？想到這裡他的腦筋更加清醒，昨晚和今晚迥然不同，昨天還在家鄉，今夜已經飄揚過海，天亮之後他該何去何從？他開始後悔搭船，然而心中另一個聲音告訴他，別後悔了！在家鄉一樣是死路一條。

他會的只有燒菜，可惜的是他太年輕了，年輕到別人無法相信他是一個廚師。

（這裡的機會說不定比家鄉來的多，家鄉到處是福州菜，這裡可不是每家餐館都是福州菜。）少年人自忖之後信心一下子增強了。

隔天早上，他順著路往內地走，只要看到飯館就進去問需不需要人手。

問到晚上才有一家飯館表示缺個洗碗工，家保就在這間日本料理店待了下來。家保知道這間日本料理店不是他永久待的地方，因此只要有空他就沿著大街小巷找，希望能找到一間福州菜館。

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個月後家保終於看到他認得的兩個字【福州】，家保喜出望外，趕忙進去問店家缺不缺人手？

「你會做什麼？」老闆問。家保聽到睽違已久的家鄉話竟然淚流滿面的說不出話來。

「福州菜，我上個月以前都在老家的『天元號』飯館工作。」

「打雜還是走桌？」老闆懷疑年紀這麼小的小伙子能做什麼得力的工作。

「我做兩道給您試試。」家保毛遂自薦。

老闆嚐了口味之後有點遲疑，他無法相信小伙子有這樣的能力；說不定他僅會這兩道咧。

「不急，我可以從打雜做起，我目前在日本料理店做事，日本話聽不來，字又看不懂，度日如年啊！」家保說明他只是想換個工作環境而已。

「好吧！你先過來，不過，你不要得罪我的廚師喔！」

「我知道！」家保當然了解大廚是不能得罪的；大廚是飯館的靈魂、飯館的心臟，整個飯館的人都要把這顆心臟伺候得好好的，以免他發脾氣、鬧彆扭。想他少不經事的強出頭，才會惹得家鄉的大廚不高興而藉機讓老闆辭掉他，因為這個原因他在家鄉走投無路才必須獨自一人飄洋過海來到這裡，想到傷心處，家保的眼眶一下子又熱了。

人生的際遇半點不由人，家保在天元號得不到大廚的喜愛，此地『寶來齋』的大廚卻對這個家鄉來的小伙子疼愛有加，他得知家保會做菜便不讓家保做打雜的工作，常把家保叫到身邊幫忙，還傾囊相授的教導家保該如何讓菜色更為完美，對於家保的手藝他說：「天生的廚師！」家保不禁慶幸自己搭船過來是對的。

大廚一年會回福州幾次，他問家寶：「要不要一塊兒回去？」

家保搖搖頭，他回去作啥？說不定還會挨罵討打。

家保在三年後當上『寶來齋』的二廚，跟著大廚一起打響寶來齋的名號，他在收入比較豐厚時常常帶些蹄膀、豬腳去安平看看老阿嬤，有時他在館子裡做幾個容易入口的菜帶過去，阿嬤總是笑嘻嘻的說：「人來就好，不必破費。」

「在餐館拿的，不必花錢。」

「這樣更不行，生料是老闆買的，他也是要花錢，不要讓老闆說飼老鼠咬布

袋；要替老闆省錢才是好薪額。」阿嬤這樣向家保說。

阿嬤的媳婦向家保說：「很好吃，下次再帶來。」

阿嬤棄世時家保披麻帶孝為阿嬤送終；他對於上岸那天飢貧交迫的困窘有一份深刻的感念；若不是阿嬤義不容辭的照顧他，今天的家保或許早成一堆白骨。鳳英對家保那份大而厚的奠儀高興不已，她越過禮俗的禁忌笑嘻嘻地向家保說：「有空常來玩！」

家保沒再過去鳳英那裡。

廚師退休後還是每天到寶來齋串門子、招呼客人，有時也指正家保做菜的功夫。某個日子他突然帶個女子到飯館，他向家保說：「我姪女，你該成家了，好好存些錢，以後夫妻倆自己開個飯館。」

家保十分敬重大廚，時常把大廚和父親重疊在一起，然而，在記憶裡始終深深的烙印著父親拿掃把趕他的那一幕，父親和大廚是兩個不同的人，要把兩人重疊似乎不可能。他記得十二歲在家鄉飯館拜師的那天，新來的伙計要跪在地上向師傅磕三個響頭，並且恭敬的雙手呈上一支藤鞭，請求師傅不吝教導，老闆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也說天地君親師，父親和老師與天地共存，父親和老師是相等的，奇怪的是家鄉的師傅和父親都不疼他，這裡的師傅如同父親般的疼愛他，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

隔年，他痛苦地把大廚的姪女送回廈門，他向大廚道歉：「不要擔誤她的青春。」家保將這幾年掙來的錢全部給女孩，「就當作她的嫁妝吧！」

家保時常夢到父親拿掃帚趕他的那一幕，醒來時身體有一種虛脫感，好像後有追兵、前有斷崖般的無助。

家保強制自己不要去想那女孩，不要去想大廚奇怪的眼神以及眼神中所流露出的輕蔑、懷疑、失望。

『家』不是他這輩子所能擁有的。他對它存著畏懼、恐慌，好像它是雷公的閃電，會把他霹成萬段碎屍。

家保的生活單調而充實，他為菜肴投入所有的心血和精力，幾年後他朋友勸他買間房子，「反正你又不回去，置置產吧！」

眾人都知道家保是不回福州的。

「租房子到最後還是一無所有，只讓房東得了好處。」朋友異口同聲說。

經不起朋友再三的慫恿，家保買了朋友位於精英街的房子。

家保搬進去新家時，朋友邀他逛逛運河街。

「不！你們去就好了。」

「守節啊？那是娘兒們的事情。」

「不是這個意思！」

「喂！難道你是……」朋友驚訝的問。

「別亂說，沒有那回事。」家保當然知道對方指的是什麼。

「你有什麼難言之隱？」大家的關心多於好奇。

「沒事，我不喜歡去那裡。」家保心中有疙瘩，只有他明白疙瘩的原因，但他不想告訴朋友，這是他個人的事，他不願意這件事成為眾人茶餘飯後的題材。

「既然沒事那就走吧！如果沒有中意的姑娘，你就在茶館等我們。哎！這是我們送你的『入厝禮』咧！依我們的習俗，你搬進新房子時要辦桌請我們，我們則要包紅包給你，大家知道你不缺錢，包個紅包也沒啥意思，所以，我們大夥付今晚的費用，算是給你入厝。」

家保的個性隨和也內斂，他還是跟著朋友到運河街；大家都挑了姑娘，家保也不好堅持（但內心七上八下又忐忑不安）。

然而，事情並沒有家保想像的那麼糟糕，他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那晚，他又夢到父親和掃把，驚醒時除了身體虛脫還加了一股怨氣。

（俺爹啊！你真是把我害慘了！）

（一樣是女人，為什麼換個身份就不一樣？）

家保把它當成上天註定般的無奈，『錢』竟然如此邪惡和重要。

—要不是窮，俺爹就不會要我到餐館，飯館包吃包住，俺爹省了一付碗筷。

—要不是窮，俺爹就不會趕我出門。

—因為我和運河街的女人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不會有『家』的存在。

—因為蜻蜓點水般的關係，所以不可能會有孩子，因此我不會像俺爹一樣的趕孩子出門。如果我有孩子的話，我就不能窮，否則我就有可能趕孩子出門；我不想趕孩子出門，我也害怕趕孩子出門。

—我害怕，所以不敢成家，在『家』的定義下我是軟弱的。

家保的人生只存在做菜。

這是福州寶的由來。

家保在運河街沒有固定的女人，並且同一個女人家保不會再叫第二次。家保深怕同一個女人接二連三的接觸後『家』的雛型就會產生。

家保開蓬萊亭時已經快五十歲了，開蓬萊亭算是對『寶來齋』大廚的回報，大廚期望他能開間飯館（雖然他達不到大廚『夫妻同開飯館』的心願），蓬萊亭是蓮花巷唯一沒和女人有關係的營業場所；老饕們把福州寶精心製作的菜肴當成

女人般的喜愛。

客人到蓬萊亭吃飯時會順道在留香院或醉妃樓喊幾個女人過來喝酒，客人覺得這樣不是很便利，希望福州寶的飯館能有幾個女孩陪著喝酒助興。

家保哪裡能弄女孩子來這兒上班？於是他就大膽的在蓬萊亭的門外貼一張【誠徵女侍】的單子，沒想到竟然有人來應徵。

家保對於來應徵的女人一律說明：「我這兒是陪客人喝酒的。」由於家保的福州腔很濃，女人都不知道他說些什麼，以致於若有女孩來應徵，家保都得跑到萱書閣請裡面的孔先生過來當翻譯，孔先生的父親是福州人，母親是苗栗人，所以孔先生精通不少的語言。

福州寶想他這麼跑來跑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向唐山仙商量，是不是能讓孔先生到他飯館工作。

唐山仙說：「你得問孔先生的意思。」

孔先生當然願意過來福州寶這裡，同樣的工作在飯館和在『查某間』的名聲不一樣。

福州寶燒了一桌酒菜親自端到萱書閣給唐山仙，算是給唐山仙陪罪。

女人在意的是待遇問題，家保說：「我給月俸，幫我招呼客人就好，客人給的小費妳們收。」有兩個女人願意在蓬萊亭工作，一個叫彩鳳，一個叫白文；福州寶總覺得這似乎不是女人真正的名字，但他沒管這麼多，他只對菜餚有所要求，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兩個女人做了一個月之後發覺陪酒所收的小費竟然高過家保給的月薪。

於是兩人呼朋引伴的叫了自己的朋友過來。孔先生一時興起，向新來的兩個女人說：「妳們一個叫孔雀，一個叫十姐妹，我們這裡就是鶯鶯燕燕了。」

有一天，四個女人找家保商量，希望家保能把二樓租給她們。

「要住這裡？」

「也可以這麼說。」彩鳳回答。

「哎！就是把給春富旅社賺的錢給你賺。」十姐妹嘴快搶著回答。

家保好像明白十姐妹的意思，她們準備在二樓接客，家保的驚恐一下子襲了上來，他不是很願意的看看孔先生，孔先生清一清喉嚨說：「妳們去找羅先生商量，跟他租長期的好了。」

「爲什麼？」彩鳳有些不高興。

「老闆沒執照。」孔先生在萱書閣待過，知道妓院須要哪些東西。

「喲！這條路沒執照的人多的是，湘湘、師師哪裡來的執照？怡紅院、醉妃

樓那麼貴的原因就是加了執照的錢。」彩鳳斜著眼看著艷紅的店。

「哎！頭家是有兩步 A 人，伊是靠手藝賺錢不是靠查某賺錢，頭家是古意人，恁嘍甲伊害，伊對恁架好，攏無甲恁抽頭，恁做人嘍軟土深掘。」孔先生替福州寶說話。

「恁不是頭家不能替伊主意，攞再講，我不曾看過那麼怕事的查甫人！」十姐妹的語氣不是很好。

孔先生看著家保，家保的恐懼感又來了，白文她們要把這裡當她們的家？萬一女人有了孩子，女人會不會養不起？男人帶孩子回去的話是不是會被家裡的老婆趕出來？就像他的父親趕他一樣？果真如此，那他不就是孩子的罪人？不行！他不願意當趕人的人；趕人的人總是橫眉豎眼，紅色的眼睛像要把人吃掉一樣。俺爹那天會不會吃掉我？或是殺了我？

家保搖頭說：「不行。」

彩鳳只好依孔先生的意思找國銘商量，沒想到國銘委婉的說：「歹勢，我這裡不收長期的客人。」

彩鳳生氣了，她邊走邊罵：「夭壽，錢嘍乎恁賺恁攞無愛，這條街攏無查甫人！」

陳天來聽到說：「無查甫人恁是嘍按那賺吃？」

「我講的是住在這條街的人，聽有無？」

彩鳳邀孔雀幾個人另尋出路，彩鳳說：「反正已經遼落去，多賺點錢嘛是好。」

「不行，我甲阮尪講是做端菜的女將，萬一乎伊知道，伊一定叫我回去後頭，說不定還要阮阿舅甲伊洗門風。」十姐妹說。

「恁呢？」彩鳳轉頭問孔雀。

「我跟她一樣。」孔雀用嘴巴指著十姐妹。

彩鳳把眼光移向白文。

「我無所謂，阮尪的骨頭已經在墓仔埔打鼓，有錢就可以了。」

彩鳳和白文辭掉蓬萊亭的工作，轉到巷底和湘湘她們一起住。不到一個月，倆人便回頭找福州寶，「我們再回來好嗎？」

福州寶沒有意見，他的世界只有菜肴和他獨居的房子，這兩樣東西別人不得侵犯，反過來說，只要不侵犯這兩件事，家保都不會有異議。孔先生又跳出來說話，他說：「不行，好馬不吃回頭草，妳們這麼轉回來是壞了店裡的名聲，客人要是看到了，人家會說我們蓬萊亭只有土娼的貨色。」

彩鳳老早看孔先生不順眼，任何事情福州寶都不會有意見，就是孔先生從中

作梗的參和一腳。

「喂！福州寶的店甘你什麼事？恁不是頭家哪會意見架多？」

「頭家是古意人，伊除了煮料理，啥米代誌攏不管。」

「是啊！阮 A 代誌並無牽涉到料理，人請恁來做翻譯，不是請恁來講有的沒有，親像查某人，不時雞仔腸烏仔肚。」白文附和著。

孔先生用福州話和家保談了一會，只見家保向彩鳳搖搖手，彩鳳拉住孔先生的袖子問：「恁到底甲伊講啥米？」

「我說咱蓬萊亭的菜要配留香院的姑娘才會成對。」

「恁是啥米意思？」彩鳳又著腰似乎想和孔先生理論。

「我吃人 A 頭路當然愛替主家計較，我不是一個看錢就目矚紅 A 人，頭家對我不錯，我就愛替人打算，恁想看嘍，我講按呢甘有不對？恁去後壁就是甲自己的格定在那，阮哪有可能攔乎恁回來？恁甘有聽過蓮花巷哪一個查某是從後壁走來頭前 A？蓬萊亭是有名聲的店，不是彼種阿里不達 A 所在。」孔先生的話不無道理，彩鳳也沒法反駁。

蓬萊亭由福州寶主廚，孔先生當掌櫃，十姐妹和白文當招待；許多年來都是這個樣子。彩鳳兩人不得已，只好轉往たけ的場子當清潔工，整天清理煙灰缸、掃地，偶爾和客人打情罵俏，客人若一時興起兩人就到春富旅社交易。

蓮花巷當家的人都喜歡在蓬萊亭宴客，朗玉倌在這裡招待她的姐妹，唐山仙則帶些面色凝重的朋友來這裡談話，唐山仙和他的朋友說話時都把聲音壓得很低，其他如福大乾果、陳天來或阿吉等的親朋戚友來造訪時，這兒就是宴客的好地方。他們向親朋戚友說：「這裡無查某。」

這些人來到蓬萊亭是不需要點菜的，福州寶看著客人就能燒出一桌令人激賞的好酒席，似乎客人的臉上都寫上了自己的喜惡。

福州寶雖然聽得到客人的談話，但他不會把聽到的事傳播出去，唐山仙對這點存著很大的感激。

幾個唐山仙稱之為朋友的人並不是唐山仙真正的朋友。唐山仙在萱書閣開張之前回了一趟老家，他向老家的親朋戚友說他要在台灣的台北做生意，藉此向人募集資金。

「做什麼生意？」

唐山仙拿出幾張照片說：「這裡是艋舺，你看這裡多熱鬧，往來的人那麼多，看看照片，大家的穿著都很時髦，我打算做布匹的生意，從上海或是從國外進口一些布匹到艋舺賣。你們很難想像那裡的有錢人家，哎！那裡的有錢人家不會輸

我們這裡，住的房子好不說，連裁縫都請到家裡，太太小姐們衣服一做就是一季。」唐山仙口沫騰飛的說著。

眾人覺得唐山仙的主意不錯，於是大夥兒就集資給唐山仙，希望能從這個傳說中的島嶼獲得一些利益。

唐山仙向眾人言明，他回台灣後一個月之內會把開店的地址告訴大家，以後大家到台灣就到咱家的店打尖。

唐山仙帶著錢回來台灣，但他並沒有在艋舺開布莊，而是把錢拿來建萱書閣；唐山仙認為白色謊言並非謊言，這只是權宜之計，等到他替鄉親掙得銀子，到時大家看著豐碩的利潤就不會在意他開的是什麼店了。

賺錢不是容易的事，要把掙來的錢從口袋掏出來朋分給大家更是困難；唐山仙想到要把萱書閣的盈餘分給親朋戚友就覺得難過，所以他對鄉親的承諾一拖再拖，拖延之下就產生自私的質疑：為什麼我辛苦經營的利潤要分給別人，不如緩些日子，等儲夠錢了再加點利息還他們。

家鄉的人眼看唐山仙一去無消息也開始著急了，他們整裝到艋舺找唐山仙；走遍艋舺的大街小巷哪有唐山仙的布莊？眾人找不到唐山仙後確定他們的錢是被唐山仙拐跑了，失望之餘有人提議不如從台北向南找，說不定有那麼一點機會。

其中有人想到，唐山仙或許在南部落腳，安平也是一個港口哩！他們向大家打聽一個名叫范簡秋的人。

這些人順著路到城內，有人指點說：「城北有個地方住著你們家鄉的人，要不然就到蓮花巷的萱書閣，那裡有許多唐山客。」大夥兒在蓮花巷頭碰到來旺，來旺說：「這裡沒有范簡秋，倒有一個范姜簡，他的交遊比較廣，說不定認識你們要找的人。」

來旺把他們帶到萱書閣；唐山仙看到來的人大吃一驚，馬上把他們帶到福州寶那裡，眾人看著他開的店氣得說不出話來，唐山仙自知理虧，只好向大家說：「布莊不好做。」

「你當初不是這樣說的，莫非從開始你就打算騙我們？」

「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唐山仙急急的說。

「我們問過你爹，他說你老是背著他做一些事。」

唐山仙沒有反駁對方，他說：「我是打算做點生意，何況我這兒生意不錯。」唐山仙指了指萱書閣。

「我們不喜歡，開布莊還可以，做這行可是缺德事，把錢還我們。」說話的人大聲起來。

「伯伯，您坐，我們小點聲說話。」

「你也怕別人聽到？」被稱為伯伯的人看著一旁的福州寶。

「不！我和福州寶是好鄰居……」

「不管這些，我們只要你還錢。」

唐山仙說分三期還，大家不依他的話，「一開始你就騙我們，說不定你還會再騙我們。」

「不會！劉師傅可以作證，他從廈門來的。」唐山仙情急之下把福州寶牽扯進來，既然要福州寶作證，唐山仙非得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

福州寶聽了之後不由得又想起被父親趕出家門時的惶恐和無助，他替唐山仙做了擔保。

六 たけ

たけ原來在屏東一帶開場子，為什麼會在蓮花巷另起爐灶又是另一個故事，當他帶著土水師傅進入蓮花巷時，巷裡的人看到たけ心裡就猜他到這裡應該是「開賭間」，或許たけ的長相太容易使人聯想吧！

たけ身材魁梧，約有一百八十的高度，皮膚黃中帶黑，人中的鬍子修得很整齊，眉毛微微地往上吊，使得眼睛看起來好像也是斜的；他講話的聲音既低沉又緩慢，帶有一股攝魄的威勢，像是早已看穿你心中的事一樣（並且不容你辯解）。他有時穿唐裝，有時穿西裝，嘴巴咬著一支黃褐色的象牙煙斗，頭上戴頂和衣服同樣顏色的帽子。帽子壓得很低，幾乎把上半部的臉遮住，他像穿梭在陰陽兩界的黑白無常。

大家好奇地想知道たけ的一切，可是卻沒有人敢前去問他（たけ沒有向蓮花巷的鄰居介紹自己）。たけ的場子開張時，蓮花巷所有的店家都接到他的邀請函，大家也禮貌性的送上花圈誌喜一番，開張那天，朗玉、艷紅和店裡的姑娘都到たけ的場子玩上幾把，艷紅為此還每人發給五元當賭本，大家越玩興致越高興，玩的忘了時間，還要姨娘過來喊：「人客來囉！」

たけ的場子開張後，蓮花巷更熱鬧了，以前沒來過蓮花巷的人現在都知道蓮花巷不止有姑娘，還有一間可以致富的賭場（沒有人想過十賭九輸的話），而原來就光顧蓮花巷的客人除了喝酒、女人外還多了一處消閒的地方。朗玉不明白為何たけ可以明目張膽地開場子，たけ說：「別人不行，我沒問題。」他並不向朗玉說為什麼。

警察會到蓮花巷來，他們一個月須稽核一次姑娘們的健康檢查和執照等等，

但對たけの場子視而不見，讓人不禁懷疑たけ有什麼樣的後台？

最常去たけ場子的是朗玉那裡的姑娘，たけ在場子的前面擺了幾桌四色牌，透過玻璃窗戶能清楚地看到打牌的姑娘，有些進不了留香院的男人就停在玻璃窗前面，仔細地把姑娘們看個夠。

朗玉對這樣的安排頗為生氣，她說：「用我的招牌當他的招牌，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她踩著細小的內八字步伐到對面去，「たけ，甲恁參詳一件代誌。」

たけ看著她，等她把話說下去。

「是不是甲四色牌的桌子移卡內面一點？」

「有啥米不對嗎？」たけ低沈的聲音像是早已知道朗玉的目的。

「無啦，……按呢怎總是不好。」

「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好，阿姨仔嚟找人，開門就有看到。」

「話不是按呢說，你看，外面的那些人把我的生意看光了。」朗玉指著玻璃窗戶說。

「如果用看的就可以消除心中的慾望，我也不必開場子。」たけ說話一點都不留情面。

朗玉打量他，他的話說是無理卻又像有幾分道理。朗玉不服氣，從來沒有人膽敢這麼對她說話，她雖找不出話來反駁他，但總覺得自己是吃虧了些，爲了討回顏面，朗玉想或許把父親請出來他會畏懼三分。

「你是哪裡來的？」朗玉把笑臉收起來。

「恁是さぶろ的女兒！」たけ還是以低沈的聲音說。

「你怎麼知道的？」朗玉的聲音雖然平靜，心中卻像針扎了的一般，她從沒有向人提過她的父親。

「嚟出來甲人走跳，無兩三步甘會通？」

「既然知道我是伊的查某团，恁應該給我一條生路。」

「你那邊的姑娘過來這邊玩，回去時不是也帶了客人過去嗎？」たけ的話是真實的。

「反正，你不要把我的人放在門口就是了。」

たけ在嘴角浮出一個淡淡的微笑，算是給朗玉答案（不可能改變的！），朗玉看著他突然想到宋訓在醉妃樓雙手抱胸的模樣，一時之間朗玉有種等號的思量。

「有空過來坐坐。」朗玉軟弱的說，她用力擺脫不實際的念頭，努力地把自已拉回眼前的時空。

「今晚我帶幾個朋友過去，在你那兒吃或是到福州寶那裡？」たけの語氣換了，像熟識許久的好朋友。

「我那裡是正港的台菜；和福州寶那裡不一樣。」

たけ帶了四個人來，他向他的客人說：「伊是さぶろ的查某团。」語氣輕鬆得彷彿和朗玉是一家人。

朗玉看著たけ的朋友，某種直覺令她知道到這幾個人來頭不小，或許是讓たけ在這裡順利開場子的人吧！

「要叫誰人過來？」朗玉問たけ。

「出來讓他們自己挑。」

たけ像在自己家裡一般的熟稔，完全沒有拘束的感覺。

陽子、由紀、春子、小鳳仙依次在客人身邊坐下來，朗玉也在たけ的旁邊坐下來。

朗玉不停地為客人斟酒，たけ則是每道菜端上來時先為朗玉夾一箸；一時之間朗玉失了神，錯以為他是她的倚靠，就像尋常人家的男女主人般的融和，她一反常態，安安靜靜的坐在たけ的旁邊，讓自己的腦海馳騁在某種空間。

陽子她們戰戰兢兢地看著朗玉，以為自己犯了錯才讓朗玉沒有笑容。沒想到眼光和朗玉相遇時，朗玉卻給她們一個平靜的微笑，那笑容裡沒有指責。

たけ光臨留香院的事艷紅很快就知道了。她要宋訓到たけ的場子走走，最好是把たけ請過來。

「恁是按怎攏愛甲朗玉倌比？恁開恁的醉妃樓，伊開伊的留香院，大家都有飯吃不是很好？何必比來比去？計較這個有啥米好？傷了大家的和氣而已。」

「哼！不是我愛甲伊比，我一來伊就批評我用奧步數搶人客。伊一開始就是表明輸不起，看輕我的醉妃樓。」

「我過去打招呼、講笑談，但是たけ要不要過來隨他的意。」宋訓說。

宋訓過去時朗玉也在那裡，朗玉看到他便向他招招手：「正好，來，過來！」

原來たけ為蓮花巷的姑娘想出一個點子，本來姑娘要外出得先請姨娘向掌櫃領錢，再到たけ那裡換籌碼，輸贏的籌碼隔天讓掌櫃拿到たけ那裡換回現金，現在たけ建議掌櫃給姑娘一張紙，上面註明姑娘還有多少錢可以花用，たけ那邊直接在紙上載明輸贏，到月底時雙方再計算支出或收入。

「阿訓，恁可以甲艷紅倌主意嗎？」朗玉問。

「可以，省事事省。」

宋訓回去時並沒有把蹣到朗玉的事向艷紅說，他曉得說了艷紅又有另一番計

較。他只向艷紅說明たけ的主意，艷紅聽了向宋訓的話，說了聲：「知道了。」

朗玉羨慕艷紅有個男人可以倚靠，她也想有個貼心人常在左右，也想當個被呵護、被捧在手掌心的女人，然而，一路走來卻見不著、遇不到貼心的人兒，難道她的命運不及艷紅？

當她的眼光繞著場子轉時突然看到一個人，她努著嘴問：「那人在這裡做啥？」

たけ順著眼光看過去，「阿清？」他吐口煙說：「伊不是已經乎恁放生 A 嗎？恁問伊做啥米？」

「無是嚟按怎？身軀無錢就愛請他離開，甘講嚟乎伊在我那兒白吃白睡？」朗玉不服的說。

「在你那兒花不少吧？」

「我不是開銀行，有錢的老爺炕上坐，沒錢的老爺地下坐。」朗玉不怎麼高興。

「有時甲人客買煙買檳榔，賺些賞錢。」

「不是講伊自己是阿舍？阿舍哪得愛做這些事？錢伸手有就有甘不是？」朗玉不屑地說。

「甲伊老伙仔的田賣了了。」

「啥米阿舍？阿舍的錢是通海的，沒通海的金山銀礦就不是阿舍。」朗玉鄙夷的看著阿清；阿清正陪著笑臉依在客人的旁邊諂媚地不知說些什麼。

「也做報馬仔嗎？客人要是聽他的話輸了呢？」

「你等著看好了。」

他們的話說完沒多久，阿清旁邊的客人霍然起身踢著椅子：「幹恁祖嬖，是恁在玩還是在玩？離離六六講架多，正經聽恁的擱無準，看恁是嚟坐下來參一腳，或者是閃去壁角，嚟在這做衰神。」

場子上有四個人抬頭看たけ，たけ微微地把頭一揚，其中兩個人馬上靠近阿清，左右各一的請他出去，阿清在門外並沒有走開，他隔著玻璃看裡面，十幾二十分鐘後他又鬼鬼祟祟地推門進來。

朗玉沒有離開的意思，宋訓知趣地回醉妃樓。他心裡想朗玉和たけ倒是天生一對。

過不了幾天，阿清居然來醉妃樓。宋訓想起他在たけ場子的模樣，本能地站起來問他：「你來幹嘛？」

「我不會來這裡讀書吧？還問！」

「恁的錢呢？」宋訓記得たけ的話，阿清身上應該沒有錢。

「怕我沒錢？」阿清從身上掏出兩百元放在桌子上說：「喫吃桌，這樣夠不夠？」說完晃著身體走進大廳。

「阿清怎會有錢？」宋訓趕緊跑去問たけ，たけ是蓮花巷的名人，他像新聞播報台，消息既靈通又準確。警察什麼時候會來他都一清二楚。不過也有人埋怨たけ的靈通，たけ的消息使得沒有執照或違規的人事先有所準備，這等於斷黃家和林家的財源，這兩戶人家尤其看たけ不順眼。

「伊老爸賣最後的三分田，說喫甲伊送去日本讀書，這個『了尾仔囤』騙了買船票的錢來這裡。」

「伊甲恁講 A？」

「自然有人替我探聽，我和你一樣，不問清楚不行，萬一他做手腳釣我客人的錢或是以阿里不達 A 手段拿到錢總是不好，我不喜歡我的客人惹上麻煩，客人到我的賭間是安全的。」

朗玉冷冷地看著阿清走進醉妃樓，她不屑地說：「手頭 A 錢嘛是走不入我這。」

醉妃樓的消費大約是留香院的一半。たけ場子的消費隨客人喜愛，大部分客人在たけ場子贏了錢就會到朗玉或艷紅的店裡去，有這個三角關係存在，所以朗玉和艷紅多少對たけ迎逢巴結、讓步三分。

兩個女人不時的要廚房送些伙食、鮮果過去，朗玉更直接向たけ說：「客人要叫小姐過來這裡陪著玩也沒關係。」

艷紅突然討厭起宋訓來了，她拿宋訓和たけ比，發覺宋訓沒有一項可以比得過たけ，論人沒有人才，論錢也沒有錢財，宋訓要錢就直接在房裡的抽屜拿，他甚至不向艷紅招呼一聲。眼看朗玉時常踩著小內八字走到たけ的店，艷紅氣得牙癢癢，論年紀她是比朗玉年輕個幾歲，（Who know？）論手段——艷紅自覺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不像朗玉只學著日本女人走路，骨子裡卻像個男人。

如果沒有宋訓，她也能像朗玉一樣，怨女對著曠男。

她的態度宋訓看得出來，宋訓也是有頭腦的人，他可不願意丟了這個管得了屋內大小事的地位而再去當二廚，因此，艷紅挑釁的話宋訓都不回嘴，讓艷紅無法藉機和宋訓翻臉。

艷紅看著朗玉不時往たけ的場子去時心中有著恨意和醋意，她也想和朗玉一樣的引起たけ的注意，她仔細想想：宋訓不過是店裡的廚師，算是她的員工，她幹嘛把他定位在夫妻中的一方而失去爭取たけ的機會？於是，艷紅大刺刺地和朗玉一樣，不時地往たけ的場子裡去，有時就坐在櫃台，儼如店中的老闆娘。

兩個女人的行爲たけ看在眼里，他輕輕地笑著她們的無知。

一天，たけ突然向艷紅說：「恁沒有鴉片了。」

艷紅「啊？」了一聲。（連這個他也知道？他從哪裡得知的？這事沒人知道，不會是宋訓這小子告訴他的吧？）艷紅心中的無名火頓時燃了起來。

「甘有想嘜買？」

「恁聽啥人說的？」

「我的眼線多，通路也不少；我可以告訴你，絕對不是宋訓講的。」

艷紅沒有說話。吸食鴉片和開賭場都是犯法的，但眼前的這個男人公然經營（犯法的）賭場，是不是他有『免死金牌』？他的護身符從哪裡來的？自己有沒有可能也弄一張？

「只有那幾個小姐怎麼拼得過留香院？」たけ說，他吸了一口煙又接下去：「小喬和玫瑰要好好的留住，萬一乎跑去，恁的損失就大了。」

艷紅還是不說話。

「想買的話晚上過來。」たけ說完巡視場子去了。

艷紅等天黑等得魂不守舍，她不時瞧著外頭的太陽。

「有代誌？」宋訓問她。

「免恁管！」艷紅沒好氣的回答。宋訓只是笑笑就走開了。

九點過後，艷紅來到たけ的場子，たけ說：「東西在二樓，咱上去看嘜。」

たけ拿出一個小小的瑤瑯質方盒，裡面裝著白色粉末。

「海洛英！」たけ說，「放進香煙裡或是鼻子。這個比鴉片好。」

艷紅像拿不定主意的樣子。

「賣她們！妳不要再用無限制供應的方式，那樣子妳吃虧。」たけ的聲音沈重帶點威嚴，「妳讓她們抽頭，再賣海洛英給她們，錢只是多轉一圈，最後還不是進了妳的口袋。這樣的好處是，爲了這個，她們不打拚都不行；妳等於是掌握了她們，她們永遠離不開妳。」

たけ的點子和艷紅當初的想法殊途同歸，不過，たけ的辦法似乎來得好些。

「妳要不要試試看？」たけ鼓勵外加慫恿。

艷紅走進たけ的場子時不巧被阿厚看到，阿厚瞧了一眼就低頭收拾桌子。那時，英子正好想到阿吉那裡喝碗甜湯，英子停住腳步，直到艷紅進入たけ的場子她才返身回留香院。

英子整晚睡在二樓窗戶旁留意艷紅回來的聲音，天色濛濛時她輕輕地喊：「朗

玉信！」

宋訓睡得不安穩，無法形容的滋味在他心中翻攪；枕邊人一夜未歸，他該緊張還是不以為意？艷紅會留在たけ那裡表明了宋訓不再是那麼重要，也讓宋訓的處境回到當初在運河街時一般——他只是個廚師，宋訓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不幸他得捲舖蓋走路，他將到哪裡落腳？

蓮花巷今晚特別不同，清醒、沈睡的人不時在交替。

太陽軟軟地從東方升起，艷紅悄悄地回到店裡，她輕輕地推開門後嚇了一大跳，宋訓坐在椅子抽煙，前面跪著哭泣的玫瑰。

「啥代誌？」艷紅故做鎮靜的問。

「又跑了。」宋訓說得輕鬆。

「啥米？」艷紅怒不可遏，但這也使得她徹夜未歸的事有了替代品而顯得不重要；她舉起手給玫瑰兩個耳光，準備以玫瑰的事蓋過她的事。她想起たけ昨晚的話，「控制」是一種手腕也是一種手段，要不著痕跡，要神不知鬼不覺……

她放下手，向文枝說：「去抓藥。」

文枝按照艷紅的吩咐，在不同的藥房買了蜈蚣、蠍子、蜥蜴、蛤蟆、蜘蛛等藥材，她也買了一個新瓦罐，熬成一碗又黑又濃的湯，艷紅要玫瑰當她的面喝下去，玫瑰遲疑不敢喝，艷紅冷冷地說：「不會死的，這叫門風湯，只是讓妳知道違反我的規定會受什麼樣的處罰。」

玫瑰喝了後狂瀉不止，接下來的幾天，她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艷紅利用這幾天的時間大做廣告，她準備賣清信，開出的價碼是三千元，小喬和玫瑰是主角。小喬知道這件事，她沒敢告訴玫瑰，她怕玫瑰知道後會尋短見。

文枝可沒像小喬那麼地為人設想，她把這事告訴玫瑰，玫瑰躺在床上無動於衷，「恁聽阿姨仔的話，艷紅信有講從現在開始嘍乎恁抽頭，恁手頭捏卡緊呢，嘍去たけ那裡，三年五年恁就自由啊！」

艷紅往たけ那裡去，她向たけ說今晚她要賣清信，請たけ的客人過來喝一杯，她同時交給たけ不少錢，たけ則給她一個小琺瑯質盒。たけ教她把粉末放在雞湯裡給玫瑰喝，艷紅得了主意開心地回去了。

文枝端進來的雞湯有股奇特的味道，玫瑰聞了不禁胃口大開，她連吃兩碗後覺得體力恢復不少，看著文枝和艷紅裡裡外外的忙進忙出，不由得覺得心頭熱鬧了起來。

當晚，醉妃樓的生意比留香院來得好，たけ場子的生意也不惡，整條蓮花巷只有他們兩間店是活的，其他的店像在度小月般的清淡。

宋訓陪客人喝得有些醉意，客人拉他到たけの場子娛樂一番。たけ向宋訓說：「小宋，自己做點生意吧！老看著艷紅的臉色也不大好。」

宋訓憑著醉意說：「不看！不聽！不說！」

「伊四十幾歲，恁卡三十出頭，伊可能無三冬的好光景。恁甘有捏點錢起來？」茫茫醉意中宋訓不知道自己回答些什麼。

隔天，艷紅各給玫瑰和小喬一百元，艷紅說：「我這是比照朗玉的價數。」

玫瑰的心頭有奇怪的感覺，昨夜熱鬧的情緒似乎還持續到今日，亢奮仍舊在體內流連，覺得有股莫名的衝動想尋求刺激，她問艷紅：「阿母，我甘可以到たけ那裡？」

艷紅允許她過去，個把鐘頭後玫瑰回來向艷紅借錢。

「借錢作啥？」

「手氣不好。」

艷紅要宋訓記下某月某日玫瑰借了五十元。

小喬也到たけ那裡，不過她不是去玩四色牌，她拉住玫瑰說：「你花太多錢了。」

「親像阿母講的，咱吃穿攏免煩惱，留那麼多錢作啥？」玫瑰繼續玩牌，她和春子、由紀、荷花一起玩。

蓮花巷因たけの加入而更熱鬧，也變成愈晚愈熱鬧的地方，現在，蓮花巷除了福大乾果行和林好的當舖外，其他的店一律都是過了中午才營業，即使店家在早上開了門也是過了中午才有客人。

漸漸地，萱書閣、留香院和醉妃樓的姑娘早上變成無所事事，於是，たけの場子成了她們消磨時間的場所。她們晚上辛苦賺的錢幾乎全部貢獻給たけ。

醉妃樓的姑娘比萱書閣和留香院的姑娘來得辛苦，除了上たけの場子，她們還得向艷紅買雞湯，那碗神奇的雞湯喝下去後通體舒暢，生活變得沒有煩惱和苦悶，小喬和玫瑰靠著雞湯有了元氣，兩人不免好奇的問：「裡面放了什麼？」

「是阮阿母傳乎我 A，恁免煩惱，我會賣恁歸世人。」

たけ在場子裡待煩了就到福州寶那裡叫兩樣小菜配著五加皮，他要福州寶放點辣椒，福州寶不以為然地說：「加了辣椒就吃不出滋味了。」

「老鄉，這條街的人恐怕都沒有味覺了，味覺都被錢吸走了。」

「你咧？你有味覺嗎？」

「我要夠刺激才有味覺，老鄉，行行好，讓我痛快的流些汗吧！」

福州寶成了たけの聽眾，因為福州寶對菜的執著使得たけ敢放心地胡言亂語。

「我從小就沒有父母，怎麼長大的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左右鄰居把我養大的，我聽鄰居說我的父親是滿清的皇族，來台灣玩的時候認識我母親，他騙我母親說是唐山客，我母親還沒生下我他就回去了，母親養了我幾個月就把我丟在榕樹下。」たけ吃口菜喝口酒後又說：「人家說我姓愛新覺羅，我也覺得我不是漢人，你看，我的腳的小指沒有凸出一小塊指甲，漢人才有那塊指甲。」

福州寶坐在たけ的對面喝著烏龍茶，對於たけ的話他只是報以微笑。

「有一天，我要讓愛親覺羅再度……」たけ猛地住口，並向四周看了一下。

「放心，過了九點不會有客人的。」福州寶加上手勢好讓たけ了解。

某天夜裡，阿厚準備收攤時向蓮花巷的前面望了一下，朗玉正悄悄地進入たけ的場子；阿厚扔掉嘴上的香煙，一腳踩熄它，也踩掉剛才的畫面。

たけ輪流帶客人到留香院和醉妃樓，他似乎沒有偏好朗玉或是艷紅。在一個秋末的日子，朗玉嚴肅的向たけ說：「我有孩子了！」

たけ笑了好一會才說：「老蚌生珠？」

「有什麼好笑的？我要生下他。」朗玉對たけ的態度起了反感。

「哎！看卡遠 A，古早人講：爸老囡幼尙苦惱，恁快五十了，哎！是囡不是孫呢。」たけ講得輕鬆。

朗玉說：「是恁的孩子。」

「是嗎？」たけ還是不在乎。「我想，妳不能這麼說，尤其不能這麼武斷地說是我洪某人的孩子。」たけ拍拍袖子上的灰塵。

「我們去登記一下好嗎？」朗玉的聲音聽起來是在哀求たけ。

「登記什麼？」

「結婚啊！我不能讓孩子沒有父親。」

「朗玉倌，無彩恁是怡紅院的三姑娘，甘有人在娼院認老爸？攔再講，恁嘛是不准店裡的姑娘有囡仔。」

朗玉頓時火上心頭，她說：「我是……」

「恁是啥？甘講恁不是呷米大漢的？」

「我是頭家娘。」

「不對！人叫阮這途是『整賭間』，叫恁做『老娼』。」

朗玉對たけ的話極度的不滿，但她忍了下來（朗玉發覺自己從小到大從沒有受這種恥辱）；她要的不是言語上的勝負，她希望得到たけ，得到一個像宋訓那樣能倚靠的男人。

「哎！不如我們兩間合為一間……」朗玉不放棄的遊說。

「妳看我跟宋訓像嗎？」たけ馬上打斷她的話。

朗玉雖然對たけ的態度生氣，但認為たけ是匹脫僵的野馬，倨傲鮮腆才是男子漢的表徵，她更加的喜歡他，還暗自發誓無論如何都要捉住這個男人。

艷紅得知朗玉懷孕的消息十分驚訝，她向文枝說：「一定是たけ叫伊拿掉伊不肯，伊想嘍乎大家攏知道，硬逼たけ出面承擔。」艷紅冷冷地說：「たけ甘有那麼好拐？」

朗玉自有一套作法，她先撤掉姑娘房中的牌桌，如果客人要玩牌，她就叫小姐帶客人到たけ的場子，這麼一來使得朗玉有正當的理由的到たけ的場子盯著她的小姐。如果有姑娘膽敢和たけ打情罵俏，她必定找些理由修理姑娘，但她這招只對留香院的姑娘有效，醉妃樓和萱書閣的小姐根本不吃這一套。朗玉極力塑造留香院和たけ的場子是『一家親』的形象。

好事的人當然聯想到留香院和たけ的關係；たけ不當一回事的說：「遊戲人間嘛！」他又向福州寶說：「我是皇族，怎麼可能娶個娼妓當老婆？」

朗玉愈來愈在乎たけ，她甚至要求たけ不可以和其他的女人有任何的接觸，たけ說：「さぶろさん甘有架聽話？」

隨著害喜日子的增加朗玉愈來愈渴望有一個家，爲了「家」，朗玉可以不要留香院，她願意拋棄一切，可是，たけ卻沒有這個心。

朗玉從此關照起たけ的生活起居，爲他送飯送茶，並且吩咐英子每天早上要過去たけ那裡拿他的衣服回來洗。

朗玉在傍晚時分，趁著艷紅在門口招呼往來的客人時拿著たけ的衣服，依舊踩著內八碎步送到たけ那裡。朗玉要告訴艷紅：他是我的男人。艷紅裝作沒看到，心裡卻說：他會要恁這種老查某？圓仔花不知醜！

朗玉看著肚子漸漸凸出來，たけ又沒有成家的意願，她想向父親求援，但又怕萬一成不了事，她將成爲蓮花巷的笑柄；在這個不知所措的時刻，她看到艷紅在夜深的時刻進入たけ的場子。朗玉憤怒地想：「難道伊會爲了艷紅？」

朗玉想著艷紅過去種種，愈想愈壓不住心中的怒火，她突然起身走向たけ的場子，邊走邊自語：「我不會放恁甘休，恁這個死艷紅。」

朗玉逼逼撥撥地踩著木板樓梯，她希望爬到二樓時能來個人賊俱獲，說不定這樣可以逼たけ正經地談談兩人的事；上到二樓只見艷紅滿足的吸著煙管，たけ正在數著鈔票，艷紅抬起茫茫的眼神說：「恁來啊？要不要來一點。」

朗玉突然地釋放了心中的怒氣，（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她靜靜的等たけ數完錢。

たけ向艷紅說：「最近會漲價喔！我先通知妳。」

「不是剛漲過嗎？漲得太快了。」艷紅的聲音有些飄渺。

朗玉有了主意，隔了幾天她到艷紅的店裡去。「啥代誌？」艷紅的聲音有些沙啞。

「艷紅倌！恁若是不夠錢我可以借恁。」

艷紅警覺地抬起頭問：「恁從刀位聽說我手頭緊？」

「沒有啦！我是隨便說說，咱是好姐妹，這條蓮花巷嘛是恁甲我卡有往來。」朗玉說話時心中盤算艷紅在たけ那裡花掉的錢，艷紅並沒有一口否認她缺錢，但從她的回答幾乎可以確定她可能缺錢（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朗玉想：叫她拿醉妃樓來抵押，不久之後，醉妃樓和たけ都是她的，艷紅只配走向蓮花巷底。

朗玉的如意算盤打得並不好，宋訓拿出錢來換艷紅的醉妃樓。

「他怎麼有錢？」朗玉氣急敗壞地說。

「聽人客講伊不時去たけ的二樓，可能是替たけ拉人客，たけ乎伊的料金。」英子把聽來的事向朗玉說。

（原來宋訓並不是一心向著艷紅。）朗玉悶在肚子的醋意一下子消散無蹤。

「利純甘有那麼高？」朗玉發覺宋訓老向たけ那邊跑不過是近幾個月的事。艷紅也問宋訓：「恁哪會有錢？」

宋訓笑笑的說：「替たけ找些客人。」

英子看著朗玉微微凸出的肚子欲言又止，「朗玉倌，」英子停了一下，決定向朗玉說明白，「たけ講孩子不是伊的。」

朗玉的眼光燃著怒火，「不是伊的是誰人的？啥米人說的？」

「大家說是たけ自己講的。」

朗玉怒不可遏地走向たけ的場子，推開門沒看到たけ就一個勁兒地往樓上衝。「恁怎麼可以亂說孩子不是恁的？」朗玉站在二樓的樓梯口，一手叉腰一手指著たけ。

たけ往朗玉的上身一推說：「證據在哪裡？沒有憑據的事情不能講。」

朗玉一個重心不穩，她就這麼從二樓滾下去。

たけ隨在她後面快速地下樓，邊走邊大聲說：「朗玉倌，恁愛小心。」

朗玉的孩子沒了，這個失落感重重地壓在她的心頭，她從來不知道自己竟然這麼在乎這個孩子，她憤怒、生氣、咀咒，但總是無法消除心中的那股濁氣，她還是去找父親。

父親一邊玩天九牌一邊聽她說話，玩牌的興致大過於聽朗玉說話。朗玉把話

說完的時候さぶろ問：「伊叫啥米名？」

朗玉知道這一趟是白走了，她一開始就提過たけ的名字。

「伊老爸叫啥米名？」

「我哪會知道。」

「不知啥米名阿爹嘍按那處理？」

朗玉突然洩了氣，即使找人教訓たけ也無法讓她的孩子重新回到她的肚子裡，已是四十六歲的年紀能再有機會嗎？恐怕比登天還難吧！

たけ是蓮花巷的蟑螂，不管任何事情都打不死他，他不曾因某個事件而衰落，他吸盡蓮花巷女人的血來擴張他的版圖，像看不見的洪水猛獸，虎視眈眈的看著它的獵物。

說たけ是洪水猛獸一點也不為過，他對錢財的貪婪似乎是永無止盡，光是蓮花巷的人在場子裡輸掉的錢就不計其數，加上他和艷紅、宋訓的交易，以及不在蓮花巷討生活的人；蓮花巷清醒的人都知道たけ的財富是迅速地以倍數增加，阿厚、國銘、林好、陳天來對たけ敬而遠之。

不過，阿吉可就沒這麼幸運了。人說台灣錢淹腳目，其中又有句話說：第一賣冰，第二醫生，賣冰的不用讀七年的醫學院，但收入遠在醫生之上，前面提過阿吉賣涼水賺了一棟位在市區的「樓仔厝」，他又不許阿坤到查某間，阿坤溜出去三五分鐘阿吉是不會在意的（三五分鐘幹得了什麼事？），客人少的時候阿坤就向阿吉說：「阿爸！我去たけ那裡。」然後在抽屜拿個二十元。

有的時候阿吉要阿坤看店，也拿個幾十元去たけ那裡消遣一番。

如果父子倆都只花三五十元是不會有事的，只是不服輸的心理加上熱過了頭，手上的錢輸完了就向たけ說：「借五十元，我不要跑回店裡拿。」父子倆人都一樣。

阿吉涼水舖是賺錢的，這個訊息經由姑娘們傳達到たけ的耳朵，たけ分別向父子倆人說：「下次不必帶錢，集到一個數目再算。」

たけ始終沒有向阿吉結帳，阿吉也沒計算到底向たけ賒了多少錢；直到たけ到涼水舖找阿吉。

阿吉看了帳單差點站不住腳，たけ遞過來的數目高達一萬兩千七百元。

「那會架多？」阿吉的聲音有點顫抖。

「你借了五千多，阿坤也借了六千。」

「這也一萬一啊。」

「借錢要利息吧？」

「夭壽死困仔災，借的比恁爸卡多。」阿吉咀咒著。

「我什麼時候過來收錢？」

「哎！我愛對一下。」

「嚟來這套，平平是做生意，出入多少嘛攞記在頭殼內。」

「哎！參詳一下，利息少算一點，嚟算那麼多好嗎？」阿吉低聲下氣地向たけ拜託，隨後有些埋怨地說：「恁嘛三不五時甲我通知一下。」

たけ站起來說：「我是看恁有生意我卡乎恁記帳，這條街仔我是無乎別人記帳的，恁嚟跟我講這個有的沒的，每筆帳都有蓋手印，嚟乎我起歹面，按呢就無好看。」

阿吉看著たけ以及他後面站著的兩個人，他知道這事怎麼算計都沒有轉圓的餘地，他向たけ說：「我無架多錢，恁乎我按幾日。」

「嚟按多久？」

「至少給我一個月。」

「喂！咱大家攞是在外口走跳，我那是乎恁按那麼久，傳出去大家就笑我たけ是軟腳蝦，按呢此去就有人嚟在我那玩霸王牌，免三日我就關門大吉。我可以乎恁一個星期的時間。」

「嚟按呢啦！」阿吉軟軟的求たけ。

「恁甲我講，恁嚟從哪裡拿錢？」

阿吉小聲的說：「我身軀邊沒那麼多錢，我要處理市區那間厝。」

「厝價值多少？」

「差不多兩萬五。」

「按呢我攞乎恁一萬，厝登記過我的名字。」

「哎！兩萬五怎麼變成兩萬二？」阿吉急了。

「臨當臨時是賣不出去的，加上稅金有的沒的，這是合理的。」

外面已經有好事的人停下來看了，阿吉說：「等一下我過去恁那裡乎恁答案。」阿吉爲了場面不好再多說。

阿吉如果能懸崖勒馬倒也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偏偏他又認爲輸了那麼久該是他翻身的時候，他到たけ的場子除了答應他房子過戶的事之外，還把剩下的一萬塊再度當成賭本。

阿吉回到涼水舖時不但失去一萬塊，反倒欠たけ一千元。

林好知道這事後就不和阿吉往來，看到阿吉時常給阿吉白眼，說阿吉是『老番癩』。

たけ每兩個星期離開蓮花巷一次，國銘和阿厚認爲たけ是出去存錢，他們兩

人永遠不知道他們猜錯了。

たけ生長在屏東海邊的一個小村莊，村莊裡有農夫也有漁夫，他從小就跟著村裡的人過活，今天住阿土叔家，明天住阿惜孀家，村裡的人輪流養著他，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他也沒問，村子裡的人待他就像自己的孩子。

當他六七歲時從村人的口中得到這樣的訊息：

「講是彼邊過來的，攔是躲國民政府。」這是番伯公說的，他是村子最老的人。

「躲國民政府？清朝 A 人卡愛躲國民政府。」阿松伯說。

「說不定是喔，不然哪有人不要囡仔的？留一個種在外地以後好辦事。」剛從田裡回來的阿里叔說。

「恁看這個囡仔，番人面番人面。」

「阿哲，過來伯公看嘍。」阿哲是村裡面幫他取的名字。たけ順從的走過去。

「真的一點都不像咱這兒的人。」

「甘攏不知伊的世大人在刀位？」阿銀孀問番伯公。

「知道老爸是從廈門來，老母講是南投人，兩人在枋山那兒住，聽說老爸攏拿珍珠、金塊換錢，攔有拿玉製奏版出來賣，人家問伊哪有彼種東西，伊講是伊厝的東西，有人看到伊老爸手指戴一個羊指板玉，上面刻著啥米貝勒。」

「厚，按呢阿哲真正是皇族的人囉。」阿銀孀張大了眼睛。

「這個囡仔嘛真古怪，不曾講嘍找伊的世大人。」

「哎！宮裡 A 太子哪有認世大人，攏嘛是查某幹奴才養大的。」

たけ聽著大人你一言我一語，似乎對自己的出身有了一個輪廓。他的出身來自於村裡大人的閒談瞎扯。

稍長之後又不知從哪裡聽來的閒話，說是滿清有皇族流落海外，也聽說了鄭成功所謂「反清復明」的事，少年的血氣方剛正好為這個可笑的稗官野史注入神話的第一筆。

たけ的管教來自於眾人，這形成一個三不管的少年，每當和同儕發生爭執時，大家會要其他的孩子不要跟たけ計較，大人是這麼說的：

「春生啊！嘍跟阿哲計較，伊是滿清的貝勒爺。」大人說完會相視大笑，たけ從此就認為自己有著可敬的愛新覺羅的血統。

たけ自認為有愛新覺羅的血統，所以就學著書上「貴族的舉動」，不和人家爭東西吃、隨時把衣服拉的畢挺，村裡的人哈哈大笑說：「嘍做第二個鄭成功。」

他從初中起就積極地看一些有關清朝的書，尤其注重努爾哈赤的生平，他想在這個小小的村莊裡是無法成就大事業的，所以在初二的時候就離開村子。

人專注於某種想法時，那股熱切是無法消滅的。たけ目前的想法是他必須有很多的金錢才能「恢復祖先的名譽」，賺錢最快的方法就是不仁、不義；於是他到高雄找場子，說是能幫他們圍事，たけ長得高頭大馬，加上不和善的眉毛，十足的一付流氓樣，老闆十分樂意僱用他，他爲了金錢倒也不遺餘力地爲老闆討債；他從僱員變成合夥人，たけ花了十年的時間累積財富。

這段時間たけ不向別人提他的「愛新覺羅血統」，但他買了一座山做爲「根據地」，並且回到村莊了幾個兒時同伴來幫忙。

「恁從刀位拿這麼多錢？」功文問他。

「從海外拿過來的。」たけ已經進入他的新覺羅的夢幻裡面。

「哇！那是真的囉！」功文當然知道たけ的「身世」，不過他向來以爲是大人間的笑談。

「當然是真的。」たけ拉拉衣服說，他的樣子是嚴肅的、正經的。

功文看到たけ的樣子有些不知所措，たけ說：「你好好的把這邊整理好，我出去找人，找到了人我會要他來向你報到。」

「阿哲，恁真正嚟相戰？」功文的眼光是害怕的。

「不一定要流血，我或許會出國找我的親堂。」たけ再向功文說：「我付你薪水，一個月兩百元，吃住算我的，你出去買些工具，把這裡開墾爲能蓋房子能住人的地方，這一切的費用都算我的，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可以把這事說出去，知道嗎？這很重要，不要讓人知道我們的計畫，你是開國功臣，要守著你的諾言。」

功文看到たけ大手筆的買地，又要他準備開墾的工具，這些都不是三兩萬元能辦到的事，在他成長的小村莊根本看不到如此「有規模」的行動，於是，功文也開始相信たけ的愛新覺羅血統。

「我兩個星期會回來一次，現在我先給你一萬元去辦置器具。」

功文嚇壞了，一萬元！他無法計算一萬元能買多少東西，在他的知識裡，「千元」是最大的計價單位。

在功文的眼中たけ已不是昔日的阿哲，他是個「皇族」，是個朝代的創始者，たけ還列了許多「功臣」的封號，諸如：鎮國大將軍、黃旗大統領。他交給功文一塊玉，上面刻著：一等鎮國將軍。

功文喜出望外，他向たけ說：「我回去找阿順、錦春來，他們兩個一向聽我

的。」

たけ認為功文的主意不錯，他說：「阿順和錦春的月給是一百八，他們不能超過你。」

於是たけ就開始他的復朝計畫，他自任開宗元帥，並且規劃兩年後就要想辦法到國外購買軍火，他相信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等到人員和金錢齊備時，也就是改朝換代時刻的來臨。

七 秀嫂

不但男人捨不得離開蓮花巷，秀嫂也喜歡這個地方，在蓮花巷不管是姨娘或是小姐，第一個要務就是打扮的漂漂亮亮，這裡的女人不會穿素布衣裳，唯一的差別是姨娘穿著深色的素面布鞋，秀嫂自認天生麗質，若是只當個姨娘就太可惜了。另外一項誘惑秀嫂的是金錢，金錢的流轉只在彈指之間，自盤古開天以來，誰不喜歡金錢這種東西？在這裡金錢的流通宛如秋天的枯葉，隨便一撒就是滿地金黃。她來這裡討生活看的就是錢，然而桂花的事情使得她不得不退出這個地方，但膽識過人的她並不會輕易離開這裡，況且，她自認是對主子盡忠的。

人說：山不轉路轉，憑她的姿色她何必當個讓人差使的姨娘呢？蟄伏在秀嫂內心的某種慾望如野火般的被春風吹起。

秀嫂常唱青蚨嫂這首歌，歌詞中女主角的際遇和她太相似了，別人家的阿君仔穿西裝，她的阿君仔是挑著『鹹酸甜』叫賣的小販，當她的姪婿挑到蓮花巷時她還得呼叫左鄰右舍的姑娘出來捧捧場；秀嫂夢想中的日子是如朗玉、艷紅那樣的穿金戴銀，冷熱水有人伺候。

她離開醉妃樓後直接回到家裡，從床舖底下拉出一口陳舊的箱子，箱子裡有一個小小的多寶格，秀嫂從中間的三格裡各拿出一包用手帕包著的布包，打開後清點了一下，她私人的財產共有六千三百元。

「夠了！」她扳著指頭算：兩個女孩大約一千元，房租和改裝大約兩千元，行頭花個五百元，再拿一千元辦執照，剩下的算是開張第一個月的雜費。

憑她在這行工作多年取得的知識，她認為要當個老闆娘並不困難；她站起來把頭抬的高高的，從今天起，她要揮別過去的日子，她不再是穿著素面鞋的秀嫂、不再是人家叫喚就得到跟前的秀嫂、不再是緊盯著姑娘的姨娘，她要像艷紅一樣的穿著水綠色鳳仙裝配著金黃色的鞋子，或是像朗玉一樣穿上藕色的和服，腳上套雙潔白的襪子和紅色的木屐鞋，幾年以後，她會置產，會像朗玉那樣有著玉如意簪子、像艷紅那樣有著真珠耳環、翡翠鐲子，秀嫂愈想愈覺得離開醉妃樓是個

正確的選擇。

秀嫂從鏡中打量自己，三十多歲的年紀比朗玉或是艷紅都來的年輕，尤其她的容貌更勝過長期接客的女人，沒有流氣的雙眼感覺比其他的女人來得清新，比較差的地方只有經年累月在冷熱水中忽起忽落的雙手，不過，若能像艷紅一樣裹上雪花膏睡覺，要恢復少女般的玉手並不困難。

秀嫂想到這裡突然發覺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她忽略了；交際舞，對了！交際舞這事挺重要的，時下最流行的事莫過於交際舞，艷紅纏著小腳不能跳，朗玉太豐滿，跳起來也不好看，兩間店只好差著姑娘學，每星期的一三五早上有上海來的老師在教，如果她能好好的學，那麼她就有更多的本錢在蓮花巷做生意，老闆娘陪著跳交際舞想必是件風光的事，秀嫂想著想著，竟胡亂舞了起來。秀嫂決定要把這事記下來，然而她大字認不得半個，該如何記住呢？她在紙上畫了一對雙手抱在一起的男女。

（選好行頭後就去報名！）秀嫂暗忖這樣的圖畫應該不會忘記。她選一條比較沒有污漬的手帕把錢包起來，準備到布莊剪兩塊布做衣服。

「恁嚟去刀位？」她的婆婆問她。

秀嫂想：等我做了老闆娘就不再聽妳囉嗦。「出去一下！」她不打算這麼早就讓這個老女人知道她的主意。

秀嫂到布莊挑了幾塊布，做了幾件碎花西式上衣，又裁了幾件裙擺帶著蕾絲的百摺裙，她掏出五百元給老闆做為訂金。

老闆陪著笑臉問這個第一次上門的客人：「不知嚟按那稱呼？」

「我叫阿秀。」

「喔！秀倌。」老闆馬上恭敬地稱呼。

秀嫂有些得意，拿出點錢就可以被稱為『倌』，多好！

秀嫂再回蓮花巷，這回她打不定主意該到陳天來那裡還是到林好那裡；如果到陳天來那裡，她必定得多花三五元，但到林好那裡，恐怕以後大家不好照面，林好對出入蓮花巷的人都有很深的敵意，將來要是她得知秀嫂在蓮花巷另起爐灶，想必不是一個「罵」字所能了得的。

阿秀忍痛進了陳天來那裡，陳天來看到她馬上親切的問：「秀嫂，今天來替哪位姑娘當東西？」

阿秀不禁對「秀嫂」的稱呼痛恨起來，她面無表情的說：「今天來買些流當品。」

「恁嚟用的？亦是積私蓄？」陳天來突然諂媚起來。

「拿乎我看嘍。」

阿秀挑了兩對耳環和兩枝金簪。

接著她搭上客運車，車子顛顛簸簸的駛離市區，阿秀走往十多年沒回去的娘家，她在隔壁村子帶了兩個女孩，這兩個女孩都自願跟她到城市討生活，所以阿秀沒花錢就弄到兩個女孩。

她先把女孩安置在家裡。

「做啥！」賣蜜餞的男人問。

「我自己開。」

「恁嘛嘍夭壽骨，做賤別人的查某团。」賣蜜餞的男人點起煙後罵她。

「啥米夭壽骨？伊是自動嘍跟我的。」秀嫂不服輸的回嘴。

「恁不可去做那種事。」

「按怎？我有用到恁的錢嗎？也不自己看自己做的是啥米買賣？靠恁一人賺吃甘會飽？人說尅若好不免某出頭，恁甘有才調乎我呷好穿好？我做阿姨仔就可以，自己嘍出來開就不行，按呢甘有道理？」阿秀伶牙俐嘴的反駁。

「恁若是嘍做就搬出去，卡未乎厝邊隔壁看笑話。」

「這是恁講的喔！」阿秀恨不得單飛。

當夜，阿秀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帶著兩個女孩到春富旅社投宿。

阿秀準備向林家租一樓，她說屋主可以在窄巷那端開個小門，此後屋主直接從小門出入。林家說要是秀嫂一個月能付五百元的租金，那麼他們可以從後門出入。

「驚死人！一個月五百？」阿秀撫著胸口說。

「嘍在蓮花巷做生意就是這個價數。」屋主說。

（騙肖仔！租全棟才五百元。）阿秀在心裡嘀咕，但她只有林家和黃家能選擇，黃家那裡沒有巷弄能當出口，但黃家勢必也會開同樣的價錢，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她別無選擇。

她付了錢進到屋內一看才知道她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林家的院子壓根兒沒砌水泥，只有褐色的黃土，若要起造一個舞池非得花上好幾千元，她沒有能力建舞池，不過她不氣餒，另一個如意算盤馬上襲上心頭：她可學朗玉那樣掙個一年半載再擴建，這裡遍地是黃金哩！於是她僱了一個水泥工，把黃土地抹上一層水泥。

阿秀就她記憶所及，前前後後打點了一個半月才開張，她的店取名為『碧玉』，算是比醉妃樓差但比湘湘來得好的店。阿秀沒有本錢請廚師、蓋廚房，不能為客人提供料理，所以，客人進來的時候她會問：「呷飽未？」蹣到尚未用餐

的客人她就一臉歉意地說：「我這兒沒料理。對面有麵擔仔。」

客人聽了她的話幾乎都是往前走，只有少許的客人到阿厚那裡吃麵，而更少的客人不在乎肚子的問題。

阿秀學著朗玉和艷紅，客人進來的時候先和客人聊上兩句，但看似容易的事卻是困難的，真正要和客人談話時往往想不出話題和客人聊；她暗自練了許多回，如何像朗玉那樣柔柔的把身子貼在客人身上。那兩個從鄉下帶過來的女孩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招呼客人和打扮自己，終日穿著褪色的粗布衣裳和一雙變成灰色的白布鞋，客人進到屋內更是傻傻地盯著人家看，等到秀嫂發覺不對勁時卻是為時已晚。秀嫂沒細想過兩個女孩為何願意跟她出來？女孩到城市後才向秀嫂說在村莊裡的時候已經和別村的男人睡過了，這事兩村的人都知道，所以她們才急著要離開村子，秀嫂連賣清倌的錢都賺不到。

開張後一個星期，到店裡的客人十根手指都扳不完，這個數字使阿秀知道她在賠本。她想不通除了沒有酒菜外，妓院該有的擺飾陳設她都有，為什麼她的生意這麼差？她一一檢視屋內的東西，茶几桌台一樣不缺，如果真要比較起來也只能說她的陳設沒有朗玉的漂亮、值錢罷了，（所以才叫碧玉，阿秀為自己辯解）。

阿秀想了想，不如辦置些酒和乾果，這樣多少吸引人一些。於是她到福大乾果行辦貨，福大先生問她：「恁愛買多少錢的乾果？」

「朗玉倌買哪四種？」

「伊買瓜子、核桃、花生、芙蓉膏。」

阿秀回想艷紅的店也是準備這四樣，或許這行就是這樣的規矩吧！

阿秀看了看朗玉買的貨色，瓜子粒粒又大又圓，輕易地就能把瓜子仁嗑出來，蒜味花生更是容易地把薄膜剝除。

「這一斤多少？」

「十塊。」

阿秀老半天說不出話來，就她所知，瓜子一斤才九毛錢，仔細想了後只好吐著大氣買下和朗玉同等級的乾果；又批了一些酒回來，心想：這樣該夠了。

好不容易有客人上門，她學著艷紅問客人：「要喝啥米？」

沒想到客人反問她：「價錢怎麼算？」這是她在醉妃樓不曾遇到的事。

「五加皮四十元。」

「一瓶喝不完啦！」

阿秀為之語塞，以前好像沒碰過客人覺得酒多的事，她記得在醉妃樓，走桌的把酒端上來時，月紅、玉里她們就馬上圍去人手一杯，要不了多久一瓶酒馬上

空了。

「恁無賣算杯的嗎？」客人問。

「哎！恁嘛請阮喝一杯。」阿秀想起以前的情景，她拿出酒杯倒了四杯，並學著艷紅那樣一口飲盡杯裡的酒，那兩個女孩也照著阿秀依樣畫葫，一杯酒灌完後三個人頓時滿臉通紅，阿秀更覺得胸口好像梗住什麼東西般的難受，不但整個臉發燙，連人都覺得腫脹了起來，雖然想要邀請客人喝第二杯，嘴巴卻是半個字也吐不出來。

客人看到三個女人未喝先醉忍俊不住，掉頭出了『碧玉』，阿秀眼睜睜地看著沒付帳的客人揚長而去，舌頭像打了結般硬是開不了口。

過了會兒，艷紅出現在『碧玉』，她通紅著臉說：「人客講恁……」才講幾個字就笑彎了腰接不下去，「人客講恁……未喝就醉，」艷紅一手按著肚子一手按在牆壁再接著笑。

阿秀和兩個女孩躲在裡面沒敢出來，阿秀想過不了一個鐘頭，整條巷子都會知道這件事，她要如何應付這個羞人的場面？阿秀悄悄地探頭向外看，果然有人停下來和艷紅說話，兩人說了一陣就哈哈大笑。今天，雖然有客人光顧『碧玉』，不過都是帶著揶揄的笑進來看看又出去。兩個女孩無聊，索性蹲在門口看著人來人往的街道。隔壁的貴妃帶著怒氣走過來，雙手叉腰指著兩個女孩說：「恁是知不知規矩？像恁按呢站出來到門口叫客，嘍叫阮按那有人客，平平在這裡賺吃就要按照這裡的規矩，蓮花巷沒有人到街上叫客，要做「站壁的」就到新樂街去。幹！」

阿秀因為稍早的事情心裡鬱悶著，聽到貴妃出口罵人，她也不甘示弱的說：「呸！不要把沒生意的代誌歸過來阮這邊，也不看看自己的樣子，七老八老攔剩無三根毛也要出來賺吃，人客看到恁的皺紋就不想進去。」

「恁娘的，恁是沒人教示是嚟？」貴妃拉起袖子，一付準備打架的樣子。

路人漸漸的圍上來，準備看著兩個女人大顯身手，只要兩個人開打男人一定可以撈到一些好處。

阿秀也雙手叉腰的站到門口，貴妃返身回去，從裡面拿出一臉盆的污水往阿秀的身上倒下去，阿秀很快上前抓住貴妃的頭髮兩人就扭打了起來。

人愈聚愈多，卻沒有人上前勸架，貴妃的木屐掉到旁邊的小水溝，阿秀的上衣被貴妃扯的扣口全掉了下來，阿秀看穿沒幾次的新衣服變成歪七扭八的模樣更加生氣，她抓起貴妃的手用力地咬下去，貴妃被咬得哇哇大叫，火紅的齒痕立刻出現在手臂上，於是她伸手扯阿秀的百摺裙，百摺裙被扯下半尺長，路人有著免

費的清涼秀可看不禁拍手叫好，直到一個男人出現。

「喂！嘍按呢，歹看呢。」說話的是蛇肉店的阿雄，他光著上身，嘴巴叼著煙，伸出兩手把兩個女人拉開。

「好了啦！按呢是嘍按那有生意？乎人看笑話而已。」阿雄拉住兩人。

阿秀拉著沒有扣子的上衣和掛在大腿的百摺裙，指著貴妃說：「老查某！不知見笑。」

貴妃正整理被扯下來的頭髮，聽到阿秀的話她再度走上前：「恁講啥？好膽恁攔講一罷！」

「好了啦！我已經出來甲恁兩人做公親，恁敢嘍攔大聲下去？好！恁若嘍打去打，打到身軀脫光光尙好！」阿雄狠狠地甩下煙蒂；兩個女人這才停了下來。阿雄對著人群揮揮手說：「好了！好了！沒代誌啊，各位人客隨意走。」

兩個女人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水才各自進去。

「無親像人，無牌的敢跟我這個有牌的噲聲！」阿秀進了屋子又轉身到街上說。

幾天後的夜晚，在蓮花巷還沒有完全靜下來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人大喊：「火燒厝啊！火燒厝啊！」

聽到聲音的人都跑出來看，白煙從陳天來店舖旁的窄巷濃濃的冒出來，煙隨著風飄往四季路那邊，阿雄和國銘穿著汗衫跑出來看，阿雄大聲的向國銘說：「緊！恁家有電話，卡緊搖電話去叫水龍車。」

陳天來和阿雄邊拿水桶邊迅速的叫醒家人，「去！去打幫浦。」家裡的男丁馬上加入滅火的行列；林家的屋主更是焦急地說：「夭壽喔！是咱圍牆邊！」

遠遠地只見水一桶一桶地往火紅的地方倒，林家直接從二樓倒水下來，水的重力卻把火苗引向四周，火竄進『碧玉』，也跑進後面木造的房子，陳天來的房子因為是磚造的且窄巷那邊沒有窗戶，所以火沿著磚牆跑，阿厚趕緊在他的店門口潑水，並囑咐老婆：「恁帶囡仔去阿吉仔那邊，風是吹往四季路，所以不會反走，恁去那兒較安全。」說完也拿起水桶加入救火的行列。

消防車在眾人的企盼下來了，消防隊把車子停在四季路，拉出消防水帶往火源處衝，這時民眾紛紛放下水桶七手八腳的幫忙拉出消防水帶，約莫二十分鐘光景，紅色的火苗不見了，剩下焦黑的木材冒著白煙，眾人筋疲力盡地送走消防車後都累得說不出話來；幾個膽子大的人小心地走進火場，到處都是焦黑，根本看不出什麼端倪。

「阿秀咧？甘攏有跑出來？」國銘在人群中尋找阿秀。

「我在這！」阿秀有氣無力的說。

「甘攏有出來？」

「有啦！攏有出來。」阿秀說，她接著大聲說：「是誰人放 A 火？」

眾人驚魂未定，聽到她這樣說都不約而同的看著她（有人轉頭看貴妃）。

「阿秀，恁嘍黑白講。無人會放火啦。」阿雄的老婆站在阿雄的後面說。

「我哪有亂講？我後庭只有種花無廚房，哪會起火？」

「無人講是恁家先失火 A 啦！我出來看 A 時陣，牆的內外都起火了。」阿雄說。

「是誰喊火燒的？」阿厚回憶剛才的情形，他無法判斷是男聲還是女聲；這時眾人皆面面相覷，即而搖頭表示不是自己。

「奇怪！」陳天來說，「我聽不出是查甫亦是查某。」

「我也是。」阿厚附和著。

兩人的話使得氣氛更加詭譎。

「是恁吧？」阿秀指著貴妃。

「駛恁娘！恁嘍黑白講。」貴妃用力的指著阿秀。

「不是恁是誰人？我在這裡沒甲人結冤仇。」

「那是恁說的，桂花的冤魂在恁的後面。」貴妃瞪大了眼睛說。

阿秀反射性的向後看一眼。

經貴妃一提，所有的人都安靜下來，前天是農曆七月一日，鬼門關的大門打開了，在場的人不由得想起那天下午拜拜時無端捲起的那陣風。

阿雄的老婆輕輕的說：「尾暗仔有起風。」

剎時間，眾人都感覺到身旁擠滿許多看不見的東西在觀望；大家嚇得噤口不語，怕要是說錯話，搞不好下次起火的就是自己家。

「嘍甲責任推到我這兒；恁爲啥米不講是阿丙伊某來找師師？」阿秀想到可以推諉的對象馬上把箭頭指向師師。阿丙是師師的客人，阿丙的老婆無端的染上梅毒，阿丙卻指他老婆在外面偷人，女人不敢去看醫生，然而梅毒的事不知怎地左鄰右舍都知道，阿丙的老婆羞愧得上吊自殺；阿丙時常來蓮花巷找師師是眾所周知的事，可是沒有人願意出面澄清他老婆得病的事。據說阿丙自從他老婆死掉後常常夢見女人被困在枉死城。

阿秀這下子一無所有了，起火當時阿秀只顧得逃命，根本忘記她解下來放在床邊的荷包。她所有的財產全被火神吞噬了。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睡覺，好佳在沒人受傷。」國銘安撫大家，聽到國

銘的聲音阿秀才把神魂拉回到現實世界；她想到福大乾果行未結的貨款心裡不覺涼了一半，她哪來的錢？平均三兩天才有一個客人，而所有來過的客人都沒有再來第二次，她的店不像醉妃樓和留香院，熟客比生客來的多。而荷包裡的錢已經成了灰燼。

阿秀和兩個女孩呆呆地在門口坐到天明。

八點左右，福大先生就急忙的來到蓮花巷的尾端，看到呆坐的三個人他開了口：「秀倌，有按怎嘸？」

阿秀知道他是來要錢的，佯裝不知的說：「嚇死我了。」

福大先生向屋裡探了探說：「哎呀！攏燒了了。」說完並沒有離開的意思，阿秀想事情總是要解決的，所以她說：

「頭家，過兩天我去甲帳目結清楚。」

「好，好。」福大等的就是這句話。

阿秀有些後悔向貴妃挑釁，身無分文的她根本無力翻修房屋。經過這些日子，她明白即使翻修房子也沒什麼好法寶能招徠客人；除非她有能比得過（至少是相當）留香院或醉妃樓，不然她就必須像師師她們一樣的成爲土娼，土娼可以省掉衛生檢查的錢。賣蜜餞的男人不可能讓她回去，娘家更是遙不可及，她需要兩百塊來結福大和阿吉的帳。

阿秀厚著臉皮向艷紅借錢，艷紅說：「恁哪有財路還我錢？」

阿秀不得已只好拉下臉皮去找貴妃，貴妃說：「我三頓都顧不好了哪有錢借恁？」

「我不是嘍甲恁借錢，我是說……我們到恁這裡蹲。」

「哎喲！恁何必講這種客氣話？恁說過，恁有牌，我無牌。」貴妃得到機會馬上反唇相譏。

「嘍按呢啦！大家姐妹仔代。上次是我卡失禮。」阿秀低聲下氣的說。

「阮不敢跟恁姐妹仔代，到時按那死的攏不知。」貴妃暗暗地指著桂花的事。

「貴妃姐仔，艷紅倌不肯借我錢，我又不能甲朗玉倌開口。」

「是啦！恁這種做阿姨仔的就是專門欺負姑娘仔、巴結老娼，恁看，艷紅甘會代念過去的情份借恁錢？這途我做三四十年，啥米代誌我攏知，我在運河街彼時嘛是乎阿姨仔顧甲死死。」

「拜託一下。」

「不是我愛講話，恁這款阿姨仔攏想說頭家好做，認爲自己出來做頭家無問題，人家有彼種才調恁甘有？沒三兩步七仔是不能出來甲人賺吃，恁看，艷紅甲

朗玉，一罐五加皮喝下去攏無要緊，甲人客話山話水開嘴就是話……」貴妃努力的數落阿秀的不是。

「恁要過來可以，不過彼兩個不行。」貴妃做出決定。

「爲啥米？」

「乎彼兩個少年仔來這裡，我們還有生意嗎？」

「不然……」

「轉賣乎艷紅，錢拿去甲帳清一清。嚟乎人踏門踏戶來討錢。」

「不過，彼兩個不是用買的。」

「恁管那麼多，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恁以爲蹲在這裡很容易賺？在這裡，一百塊要賺很久。無親像艷紅甲朗玉，人客結帳就是算百的。」貴妃說得感傷。

阿秀只能聽從貴妃的建議，貴妃說的有理，在蓮花巷裡她逃不了福大和阿吉的帳，除非她能到別處謀生。

阿秀進入貴妃的房子後才曉得貴妃所說的要賺一百元不容易的事，陰暗的屋內到處是廉價水粉的味道，床和桌椅都有一股陰溼的霉味，放在地上的臉盆既破舊又骯髒，沒有舖磚打水泥的土地也有陳年的腐敗味；她在醉妃樓的住處都比這裡好上一百倍。

「我住哪？」阿秀決定不再去想過去的事。

「右邊後面那間。」

後面比前面來得更潮溼、陰暗。

「沒法度，只有那間空出來，我甲恁講，這裡的房租、電費大家平均分配，所以一個月要按一百元起來，嚟無交錢喔！無交錢只好請恁搬出去。」貴妃指著阿秀的鼻子說。

兩個人談話時有人走了進來，阿秀看到進來的人大吃一驚。

「喔！秀嫂，恁怎會在這裡？」阿清訕訕的說。

「清仔舍！恁不是去日本了？」

「去日本就不會在這裡。」阿清自在的說。

「今天恁嚟找誰人？」貴妃問他。

「隨便。」阿清掏出身上所有的錢。

「兩元八角，不夠，不夠，恁坐車回去的錢咧？」湘湘跑過來回他。

「我可以走回去。」

「夭壽，從這裡走到城外？恁會走甲天暗。」貴妃把錢往阿清的口袋放，並

把他推了出去。

「這個人，白吃的，上次他居然說沒錢。」貴妃聲音沙啞的說。

阿秀黯地向貴妃說：「甘有錢借我買粉？」

「阮錢是不借人 A，大家收入有限，恁先用我們的，存夠了再去買。」

這間私寮的女人都有些年紀了，阿秀是最年輕的，貴妃不借錢給她自有道理，如果讓阿秀打扮起來她們還會有生意嗎？蒼老的女人靠著胭脂水粉掩飾歲月的痕跡，讓比她年輕的女人超越她們，她們就會失去生存的空間。

某些時候並不存在姐妹情誼。

中元普渡過後店裡來了一個阿秀不認識的女人，湘湘看到她高興地叫：「阿蕊！」

「怎麼有空來？」湘湘告訴阿秀，阿蕊從良了。

「啥米走入人家？是走入地牢。」阿蕊說。

阿秀羨慕阿蕊能離開這裡。

「嚟講那些，我正好要問恁，甘有房間有沒有人用？我想回來。」

「最後一間現在阿秀住，恁嚟回來？恁乜呢？」

「唉！嚟講啊！彼個死柴頭，講嚟乎我吃穿免煩惱，結果是伊身軀攏無錢啊。」

「不是拿三千出來乎恁媽媽？」

「是啊，那三千是伊所有 A 財產，我去伊厝就愛煮吃清厝內，阮當家攏講我厝內拚無清潔，煮 A 菜親像嚟飼豬。」

「嚟理伊就好。」阿秀說，她突然想起以前婆婆也是整天唸個不停。

「攏有咧！我講嚟請人打掃也不行，這種代誌咱真正做不來。去厝邊隔壁話兩句也犯到伊，駛弄厝邊隔壁的人嚟甲我講話。」

阿秀聽了恍然大悟，阿蕊是無法適應從良後的日子才想重操舊業。長期處在這種凡事都不必自己動手做的環境，一定不曉得婦人的工作有多少，就像她，出來醉妃樓工作時覺得日子愜意無比，打掃、洗衣、買菜、燒飯的事全由婆婆做，日子久了以後就會忘了那是件多累人的事。

「恁乜嚟按怎？」湘湘問她。

「嗜！我出來卡好，伊攏去運河街彼邊。」

阿秀想到自己前面還有一間空房，不如自己搬過去。

「我搬過……」

「阿秀，……」湘湘趕緊叫住阿秀，「阿蕊，歹勢，剩的一個的房間現在阿

秀在住。」

「是喔？不要緊，我是出來問一下，我回去了。」阿蕊說

湘湘在阿蕊離開後責怪阿秀：「嘍甲伊引這種頭路，萬一伊炆來這討人咱就不好看。」

「是啊！伊在運河街的時陣連正眼都不瞧我們，說咱是這途尙下流 A 人，平平同款賺吃，甘愛分甲那麼明？伊嘍對伊炆去的時陣攔來這搖擺，那是氣死人的代誌喔！攔在講，咱生吃就無，那有鏗曬乾？」貴妃說。

阿秀頓時覺得這間小小的私寮裡的幾個姐妹說不定是蓮花巷最有人情味、最溫暖的地方。不過，比來比去還是比不上鹹酸甜那裡。

既知如此，何必當初？

八 拜請——拜請

蓮花巷是熱鬧的地方。在這裡生活的人懂得如何製造熱鬧，這條巷子的節慶特別多，除了過年之外，還有元宵、春酒、頭牙、三山國王千秋、三日節、五日節、關老爺生、中元、中秋、重陽、冬至、尾牙等拜拜。

每逢這些節日，拜拜的桌子總是從蓮花巷頭擺到蓮花巷底，這時候的蓮花巷沒有競爭的生意，只見巷頭到巷尾一團和氣，長長的流水席讓經過的客人隨意大快朵頤。流動的小販、乞丐在人群中來回的穿梭，整天下來除了荷包滿滿之外，還可以坐下來吃頓豐富的晚餐。

一般的婦女在這些節慶時總會在民生路或四季路好奇的向蓮花巷張望，看著這裡的女人「沒有廉恥」的和男人拉來扯去，也羨慕的看著女人穿些流行的服飾往來在普渡會場，眼中充滿妒忌和醋意。

這條街的人大部份信奉關老爺，只有萱書閣拜的是三山國王，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沒有客人的姑娘會到關帝廟拜拜，有客人的姑娘也會拿些錢請姐妹代為添香油，好像這樣可以減輕某些心理上的不安。

蓮花巷在關老爺生日那天是不營業的，正確的說是從前一天晚上十一點開始，姨娘會客氣的告訴客人：「我們要拜拜了，今天是關帝爺生。」

說也奇怪，客人聽到「關帝爺」三個字一定馬上離開，可能也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吧！朗玉更是虔誠得可怕，只有今天她會換上旗袍，從十一點一刻起就跪在門口的神桌旁誦經，有時是地藏菩薩本願經，有時是佛說阿彌陀經，有時也換成金剛經，她一跪就是一兩個小時，誦完經就叫英子扶她起來，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她不會說：「夭壽喔！腳攏麻去。」

這一天，留香院門口的神桌環香是不會熄滅的，朗玉站在門口，每個經過留香院的乞丐都可以從她的手上得到一塊錢。

「哼！做乎關帝爺看。」艷紅有些吃味，不過，她的腦筋轉動之後，也決定這樣做。

朗玉看到艷紅學她的樣，原來笑笑的臉變得有些僵硬，但她還是「寬宏的」跟艷紅說話：「今天，很熱鬧。」

「是啊！朗玉信今天的桌是自己辦還是請『總舖師』？」

「自己辦啦！今天照顧留香院的客人都會來，他們的嘴被我家的師傅養尖了，叫『總舖師』怕不合口味，艷紅信今天是阿訓自己來還是叫『總舖師』？」朗玉一時又高傲了起來，她是蓮花巷的首牌，怎麼會像艷紅叫個總舖師就打發掉今晚的宴席？

「我從西港請總舖師過來，這個師傅很會做海產料理，查甫人，甲伊傳一桌海產，伊就高興得爬上天。」

朗玉以為自家的師傅一定勝過總舖師，沒想到艷紅道高一尺的準備海產料理；朗玉的火氣陡升到胸口，怎麼能讓艷紅的二等妓院贏過她？這個時刻要更改菜單已是不可能的事，朗玉絞盡腦汁，一定要想辦法拼過她，不然不但失了面子也丟了裡子。可是，儘管朗玉怎麼想，都應了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句話。

朗玉這天吃素，不只是她，整個留香院的人都得陪她吃素。一年中一天吃素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可是，由紀聞到廚房陣陣肉香，嘴巴不覺饞了起來，夾了塊蹄膀往口裡塞，不巧被朗玉看見了，她走到由紀的旁邊往她的臉頰用力的擰了一下，由紅慘叫一聲，肉從嘴巴裡掉了出來。

「死人，恁連一天都不能忍耐嗎？」朗玉的火氣很大。

「……」由紀答不上來。

朗玉雖然很生氣，不過今天她不能動手打人，朗玉把關帝爺的生日看得比過年還重要，過年的禁忌她可以不管，但是她絕不容許在關帝爺生日這天有任何的差池，這不但對關老爺不尊敬，更是觸她的霉頭。

朗玉今天諸事不順，她不由得起了疑心：會不會今年是歹年冬？真是不想還好，一想更覺得有可能，說不定是關老爺先警示她咧！

她急了，決定到關帝廟求支靈籤。

關帝廟比蓮花巷更熱鬧，參拜的信徒把廟擠得水洩不通；朗玉又急又氣，她還在廟庭，廟裡已擠滿了人潮，要擠到前面恐怕得費上一番功夫，朗玉一心要趕快求支籤就一個勁兒地往前推，在推擠之中朗玉的臉被香觸著了，她叫了起來，

隨即發現是她前面的女人惹的禍，她二話不說的揪著女人的衣服說：「喂！恁卡小心 A，香甲我觸著了。」

女人馬上說：「失禮，失禮！」

「講失禮就可以了嗎？」朗玉不知怎麼搞的，大聲了起來。

「不然是要按怎？人這麼多，大家擠來擠去，加減會趾著，我已經甲恁會不對囉！」女人也有些生氣。

「恁嘛卡小心 A。」

「我已經甲恁會失禮囉。不然要我按怎。」又擠又熱的環境使得女人也動怒了。旁邊的人停下推擠的動作看著兩人。朗玉雖然知道這是小事一件，但她就是想吵架；於是朗玉打了女人一巴掌。女人不甘示弱，也回了她一巴掌。旁邊的人皺著眉頭向朗玉說：「伊就已經甲恁會失禮，恁就不應該打伊。在關帝爺的面前打乎關帝爺祖看？乾脆嚟拜，去外口打就好。」

「關恁啥代誌？」朗玉瞪著說話的人。

「噍！惹熊惹虎，不通惹著恰查某。」對方看著朗玉搖搖頭說。

「恁是啥米意思？」朗玉叉起了腰。

「無，無啥米意思，我今天是來拜拜，不是嚟找人吵架。」

朗玉回神過來，（啊！我是來拜關老爺的。）

時令已到仲夏，原本悶熱的天氣加上人山人海，四周益發悶熱，朗玉擠到前面時已經濕了衣服，她虔誠的跪在關老爺的面前，請求關老爺賜她一支靈籤；可是她擲了好久的筊杯卻都無法得到三個聖杯。

（難道真的會有不好的事發生，否則怎麼會求不到靈籤呢？）朗玉的心七上八下，但又不能一直跪著，她忐忑不安的起身；（會發生什麼事呢？）

朗玉心神不寧的回蓮花巷，歌仔戲團、布袋戲團演得熱鬧，她突然想起從今天早上就沒看見春子，她三步併做兩步地快走，一進門就大喊：「はるこ，はるこ」。

喊了半天聽不到回應聲，她看見阿葉正在看歌仔戲，朗玉一把抓住她問：「はるこ咧？」

「沒看見。」阿葉回了她的話又聚精會神的看戲。

「緊去找！看啥米戲？」朗玉大聲地說。

朗玉喊了阿樂、阿地、英子，確定真的不見春子的蹤影，她心煩氣燥地要他們去找，喃喃地說：「我就知道有代誌。」

幾個鐘頭後阿樂氣喘噓噓的帶了春子回來，「去看電影。」阿樂說。

朗玉顧不得今日的禁忌是不能出手打人，她拿了藤鞭就往春子打下去，「嚟看電影不必說一聲嗎？」

「我去外口逛逛，就走到電影院了。」春子驚慌地說。

「阿姨仔咧？」

「阿姨仔在看歌仔戲。」

朗玉才發覺招弟從剛才到現在都不見人影；這時英子和招弟一前一後的走進來，朗玉一看就知道是英子出去把招弟叫回來的。

「嚟看戲是嘍？嚟看戲叫恁尪或是恁老爸請一團專門演乎恁看。」

招弟知道錯在自己，她低聲的向朗玉道歉，「失禮！」

「講失禮就可以了嗎？」朗玉實在心煩，這句話她今天已經說過兩次了。「要是丟了，恁負擔得起嗎？」朗玉提高聲音問，還好外面的戲台聲音不小，不然整條蓮花巷都聽的到。

「はるこ，恁嚟出去甘有叫阿姨仔跟恁出去？」

「有，阿姨仔在看歌仔戲。」春子怯怯的說。

沒想到招弟卻否認，她說：「伊無甲我講。」

「有啦！我甲恁講我嚟去繞繞，恁甲我講：『好。』之後恁就攞看歌仔戲。」春子著急地說，生怕朗玉不相信她的話。

「哎喲，はるこ，恁話不通亂講。」

「我無亂講。」春子的眼淚掉了下來。

「好了！一個說有一個說沒有，規矩攏無去是嘛？はるこ，我的規矩是什麼？」

「走出大門一定要找阿姨仔一起去。」

「恁有無？」

「阿姨仔在看戲。」

「厚！恁的養母是伊嗎？」

春子搖搖頭。

「去甲我跪著，罰恁三頓無飯吃。」朗玉像母夜叉般的張牙舞爪。

「招弟，恁包袱仔款款 A，回去！」

兩個人都不敢說話，照著朗玉的交待做事。

夕陽把大地染成橘黃色，三輪摩托車載著西港師傅和一車的海產來了，朗玉悄悄地瞄一眼，黃魚、花枝、蝦子、蛤仔，各色海鮮應有盡有；朗玉真的煩惱了，留香院的客人五成去過艷紅那裡，所以，今晚的宴席客人會兩邊跑，到時候要是

客人都往艷紅那邊去，那不是削盡留香院的面子？留香院可是蓮花巷第一等場所，朗玉強迫自己回房，她一定要想出法子來才行！

等一切都落幕時已是隔天凌晨一點多，朗玉正準備就寢時，英子在外面小聲地喊她。

「啥米代誌？」

「朗玉倌，はるこ還未……」

「不行！」朗玉的火氣又上來了，下午爲了酒席的事傷透腦筋，全忘了春子，現在經英子一提，朗玉頓時覺得春子是要逃跑的，並且這個女孩夠聰明，曉得躲到電影院去，要不是阿樂……（咦？阿樂怎麼會到電影院？）朗玉念頭一轉，她幾乎發狂了，阿樂準是躲到電影院涼快，沒想到散場的時候正好看到春子，這根本是歪打正著，她還笨得賞阿樂五十元，「可惡死！膨肚短命的畜牲！」

不過，她倒是欣慰「歪打正著」這件事，關老爺還是疼她的，不忍心讓她少一個賺錢的工具，一想到關老爺，她的「慈悲心」又來了，她向英子說：

「叫伊起來，不過不可以吃飯，恁甲伊講，講我是認爲伊是嚟偷走，下一次如果這樣，伊就會親像對面 A 玫瑰按呢，我嚟甲伊灌水灌甲肚子破，不信叫伊試看嚟。」——（看在關老爺的面子上，今天放恁一條生路。）朗玉在心裡這樣嘀咕。

清早，醉妃樓就傳出不尋常的騷動，宋訓急急的去敲福州寶的門，福州寶睡眼惺忪的來應門，宋訓跟他說了幾句話就往裡面跑，不一會兒文枝出來站在外面的水溝，往水溝裡直吐，她還沒吐完玫瑰竟也出來跟著吐。

「夭壽喔！艷紅倌彼口灶今天是按怎？哪會那麼多人吐。」英子在留香院裡看對面似乎亂成一團。

「哼！昨天的海產不好吧！」朗玉冷冷的說，昨天，她的酒席坐了四桌空了三桌。

「不會吧！我聽文枝講，海產是在咱這的海邊叫 A。」英子說。

朗玉嚇了一跳：「咦？不是西港來的？」

「師傅是西港來的沒錯，但生料是在咱這款的。」

朗玉暗暗地吃了一驚，她馬上拉拉衣服，踩著小碎步到艷紅那裡。

「艷紅倌！是發生啥米代誌嗎？」

「可能吃歹肚子，大家吐擱漏。」

「海產就是這點不好，稍微不新鮮就壞肚子。」朗玉斜睨半躺在貴妃椅上的艷紅；她的話才說完，艷紅就猛的站起來，搖搖擺擺的邊走邊喊：「天女，好了

未？換我囉！」

朗玉說：「大家保重！」後就踩著小碎步回去，回去之後心情突然變得很好。

唐山仙倒不大在意關老爺的生日，不過，入鄉隨俗是應該的；唐山仙今天的菜色是正宗的家鄉小炒，他可不能忘記他的祖先。唐山仙心裡的重要節日是三山國王千秋，這一天，萱書閣的說書是免費的，唐山仙也提供酒席，但他只在店裡熱鬧，並不像留香院及後面的店家，什麼樣的把戲都有，福大先生和阿吉則會送些應景的禮品給唐山仙，藉機酬謝一年來的照顧，朗玉不能讓唐山仙專美於前，她也擺起香案祝禱，唐山仙向他的客人說：「她知道拜什麼嗎？」

朗玉才不管這些，她認為拜拜可以帶動人氣，有了人氣才會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進達三江。後來，艷紅也學著朗玉拜拜。

只是，她們都不知道拜什麼。

十 沈淪

春子開門之後一定先喊：「金花，ようこ。」這是確定姐妹們是否尚在人間的方式。玉里則會打開電燈讓黑暗的屋子有點亮光，如果彩鳳沒有客人也會出來天井那裡和大家說說話。

「今天，朗玉來找我。」春子平靜的說。

「伊找恁嘍做啥？」金花的聲音從她黑暗的房間傳出來，金花的聲音並不平靜。

「八十歲的老人囉！講嘍來看咱這兒的姐妹仔伴。」

「誰人甲伊姐妹仔伴？」陽子的聲音很不認同春子的話。

「當初，伊若是乎我看醫生，我 A 目睷也不會青瞑。」金花說完哭了起來。

「好啦！嘍怨嘆，不能怪朗玉，愛怪咱的父母，兩三百元就賣咱。」春子說。

「恁按那甲伊講？」玉里把話題拉出感傷的情境。

「我甲伊講人攏四散去囉，我無甲伊講咱住在這，卡嘍乎伊三彎兩彎就講嘍來找咱開講。伊現在孤單一個人住；伊卡有錢，請一個使用人。」

「唉！落土八字命，吃老嘛是比咱卡好命。」玉里說。

「寶釵尙好命，一條白布就去西方極樂世界。」金花說。

「金花仔，恁嘍按呢想，自殺的罪很重，佛祖未乎伊去極樂世界，恁吃飽未？」春子問她。

「有啦！玉里有煮點粥過來。」

「其實比來比去咱還是比朗玉卡好，咱幾個姐妹仔看來看去未無伴，伊自己一人，啥人嚟甲伊講話？」陽子安慰大家。

「美軒呢？」玉里問陽子。

「很久以前就離開伊了。」春子說。

美軒是朗玉在失去たけ的孩子後領養的女孩。朗玉五十來歲時託人找的，那時朗玉的條件還挺苛刻。她要孩子的父母家世清白並且要受過教育，朗玉向中間人言明她要買斷這個孩子，朗玉爲此多花了一萬元，她要求女孩的父母永世不得和女孩相認。

中間人信誓旦旦向朗玉說：「未來相找啦！兩個人攏是學生，那有可能會結婚？彼個查甫 A 嚟攔去外國讀書咧。」

朗玉視美軒爲明珠，爲了美軒，朗玉把住處搬離蓮花巷，又請阿卿負責住家的生活，美軒從五歲起就學鋼琴和芭蕾，她像公主般的生活著。美軒和一般的小孩一樣會問起自己的父親，朗玉回答：「他在國外做生意，等美軒長大了我們去找他。」朗玉爲自己規劃出美好的將來，她希望美軒能出國讀書，然後在當地定居，那麼她就可以脫離污濁的環境安享晚年。

美軒的學業成績不錯，朗玉看到一切都在計畫中，所以對美軒更加疼愛，美軒就是她的一切。她留意大學聯考的錄取率，如果美軒能順利考上大學，她未來的美景就完成三分之二了。爲了讓美軒能在極低的錄取率中頭角崢嶸，她請了家教到家裡指導美軒讀書。

聯考那天，朗玉如同其他的家長，提著冷水瓶在樹蔭下陪考，她很怕熱，但爲了美軒，她忍受炙熱的太陽。

七月二日中午，最後一堂的鐘聲響起，朗玉如釋重負的喘了一大口氣：「總算結束了。」她開始收拾小椅子、毛巾、水瓶。收拾妥當後美軒還沒出來。

（可能和同學對答案。）朗玉心裡想著。

校園裡的人陸續的向大門方向移動，美軒仍舊不見蹤影。朗玉心中開始冒火，但她知道見到美軒後這股火會立即消失。

她看著手錶，十二點十五分，校園的人已經走掉一大半，朗玉重重的吸口氣再度等著，十二點半，停在校園的人屈指可數，但美軒不在那些人裡面。朗玉懷著略爲不安的心情走向考場。教室裡空無一人。

朗玉著急了，美軒不見了！一時之間朗玉手足無措，她不知如何是好；她想了一下決定請訓導處廣播，校方爲她廣播之後還是沒見美軒的身影。

「這位太太，說不定妳女兒先回去了。」校方的人員說。

「不可能，她知道我有來陪考。」朗玉武斷的拒絕校方的說法。

「我們以前也碰過這樣的事，孩子一考完高興得什麼都忘了。」學校的人拿著鑰匙準備關門。

朗玉只好接受對方的說法，打算回家看看。（這個死囡仔災，乎我找到我一定好好修理伊。）朗玉決定找到美軒後一定要好好的說她一頓。

朗玉打電話回家問阿卿：「美軒回去了嗎？」

「無啊！無看見人。」

朗玉猜美軒可能和同學先去吃冰，就像以前一樣，下課後和同學吃完冰才回家，然後看著阿卿燒好的菜說：「我吃不下，剛吃完冰。」

朗玉有了結論後就直接回家，說不定會在巷口碰到美軒哩！

下午一點鐘，美軒還沒回來，朗玉雖然坐立難安，但她想到幾天前聽美軒跟同學說考完要去看電影；（或許直接去看電影了）。

下午五點，朗玉按捺不住，她到了警察局。警察告訴她要從報案起四十八小時後才能列為失蹤人口。朗玉不能等那麼久，美軒是她的一切。

朗玉焦急的到美軒的房間試圖找出同學的電話，她一進美軒的房間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美軒的書桌有一張白紙，朗玉拿起來看，上面寫著：「不用找我，我不是你的女兒，我不會回來。」朗玉看了跌坐在椅子上。

「阿卿，阿卿。」她死命的叫著，就像以前在喊英子一樣。阿卿慌張的出現在房門口。

「恁那 A 無甲我講美軒的桌上有字條？」朗玉回復到留香院的老闆娘。

「我不知道。」

「啥米不知道？這張紙架大張恁會無看見？」朗玉氣急敗壞地說。

「我不識字。」阿卿回答。

朗玉叫了計程車到美軒要好的同學家。

「敏萱，妳知不知道我們美軒去哪裡？」

被稱為敏萱的女孩冷漠的回答不知道。朗玉從女孩的表情知道她們一定討論過某些重要的事，說不定還一起擬訂美軒離家出走的計畫。

「敏萱，我想妳知道她去哪裡，妳們約定不能告訴我，是不是這樣？」朗玉孤注一擲的說：「我雖然不是美軒的親生母親，但我視她為已出，我對她很好。」朗玉說出這話後敏萱的臉色就有些狼狽。

「妳告訴我她去哪裡了。」朗玉用哀求的語氣想軟化敏萱的心。

敏萱還是回答不知道。

「我怕她發生事情。」朗玉說。

少女馬上掉入陷阱，她說：「她不會發生事情。」

「所以妳知道美軒在哪裡？」

敏萱不說話。

朗玉轉向少女的母親求助，婦人教訓女兒：「妳要告訴人家的媽媽。」

「她不是她媽媽。」敏萱說。

這下換敏萱的媽媽疑惑地看著朗玉。

「是我抱來的。」朗玉說。

「阿萱，恁愛甲伊講，人說『生 A 請一邊，養 A 卡大天』，伊養美軒二十年，當然有恩情在。」婦人說。

「媽，妳不知道的事就不要亂講，妳知道她是做什麼的嗎？」敏萱用下顎指著朗玉，朗玉心裡暗叫不妙。

「她是開妓女戶的，從鄉下買女孩來賣淫，妳想能讓她知道美軒在哪裡嗎？」

朗玉的心亂成一團，腦筋變得一片空白，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她一點準備都沒有。

婦人聽了女孩的話馬上警覺了起來。

「我很久以前就不做了。美軒是我一手帶大的。」

「反正我不能說，美軒說她會跟妳聯絡。」女孩說完就進去屋內，婦人沒打算幫朗玉的忙，她的眼神告訴朗玉：妳走吧！老娼！

朗玉無法理解美軒為何會知道這些事？她不和過去有所牽連，爲了美軒不但搬了家還遷了戶口。咦？說不定是戶口名簿惹的禍，朗玉爲了揮別過去，先把美軒的戶口遷到弟弟那裡，再利用關係把美軒的生母改爲自己的名字，一切辦妥後才把戶籍遷到遷到目前居住的地方。關於生父的事朗玉也解釋得很好（朗玉把美軒的父親那欄寫上たけ的名字），她向美軒說因爲父親已入美國籍，所以美軒跟著她姓，這樣的說法對十多歲的女孩來說是沒有暇疵的。

朗玉自有辦法找到美軒，她可是在紅塵打滾過的人，她從榜單得知美軒考上中部的大學，耐住性子等了一個半月（雖然這些日子吃不好睡不著），直到大學新生註冊時她直接去學校找美軒，朗玉慢慢的在人群中找美軒，好不容易才看到熟悉的身影。

「美軒！」朗玉高興地叫了她。

美軒轉頭看了她，並沒有高興的表情。

「恁住哪？」

「我媽媽家。」

「佢媽媽？」

「王美雪。」美軒簡單的回答說明一切。

「當初說好不聯絡的。」朗玉平靜的說。

「我不在乎生養的問題，我在乎妳過去的職業，妳這樣做很不道德，買女孩來從娼，女孩很可憐。」

「妳是怎麼知道的？」

「我跟你一點都不像，再說，家裡完全沒有父親的照片，即使父親在美國或是有外遇，妳不可能完全不提他，並且我問妳的時候妳一點都沒有憂傷和憤怒，唯一的解釋是根本沒有父親的存在。」

朗玉知道大勢已去，她無法在一時半刻間說服美軒，這是她花十八年的心血栽培美軒讀書的後果，時代的進步讓昨是今非。

朗玉默默的離開。美軒沒有叫住她，沒有來探望過她。

春子回憶過往，感慨地說：「一報還一報。」美軒的無情應對了朗玉對養女的無情。

「寶釵啊！佢爲什麼無愛來帶我去？」金花又嗚咽了起來。

大家默默無語，寶釵在四年冬至那天上吊自殺，結束了六十四年的生命。寶釵原來在市立殯儀館做清潔工，有一次碰到以前的客人，那人原本來殯儀館悼唁亡者，經他的宣傳，大家都知道寶釵以前的工作，於是有人向館方說妓女不可以從事這種工作，寶釵就這樣失去了金錢來源。

寶釵用盡積蓄後想去投靠弟弟，當年，父親說賣她的原因是要栽培弟弟，又向寶釵說年老以後可以倚靠弟弟。父親說這些話時弟弟都在旁邊。

寶釵沒見到弟弟，弟弟的孩子向她說：「爸爸不記得有這麼一個姑姑。」

「佢甲佢老爸講，伊嚟讀高中 A 時陣有來蓮花巷甲我拿註冊費。」

年輕的男人搖搖頭說：「阮老爸講無這款代誌。」

寶釵怔怔的站在那裡，那年，弟弟來向她拿六百元，她還向朗玉借了五十元好湊給他，弟弟說：「以後阿姐來我厝養老。」

寶釵望著手上藍色碎花的包袱想：誰願意有包袱？於是寶釵回到蓮花巷的小屋。彩鳳看寶釵又回來，不禁問她：「找無嗎？」

寶釵搖搖頭說：「人家無愛認這個大姐。」

「講啥米肖話？伊讀書的時陣攏來甲佢拿錢。」春子說。

「人家不承認囉。」

「嚟講這，佢吃飽未？」陽子問她。

「還沒。」

「我去煮麵。」陽子說。

寶釵吃完麵後在半夜用一條白布結束自己的生命。她的後事是由阿厚、國銘和阿雄拿錢出來辦的。那時，春子特地到朗玉那裡告訴她這個消息，朗玉也只「喔」了一聲，連一份奠儀都沒有。

「有夠無情，寶釵自二十歲就從台中跟她來這裡，幫她賺了那麼多，連一付大厝的錢也無愛出。」彩鳳很生氣。

一天，陽子回來時很興奮的說：「佢猜，我今天遇到誰人？我遇到清阿舍。」

「清阿舍？」金花想不起來。

「就是那個老要找紅紅的阿清，後來到たけ那裡做報馬仔，又騙伊老爸講嚟去日本讀書那個。」陽子有些得意的說：「佢知道伊在做啥？伊在撿破銅古錫。」

「伊厝裡不是很有錢？」

「彼時就甲田地賣了了囉，伊現在嘛是孤單一個，兄弟姐妹仔攏無愛理伊。」陽子說，她又繼續說：「可能有染到病，身軀攏生瘡。」

「我看，朗玉來找佢一定有代誌。」彩鳳把話題再繞到朗玉身上。

「問我這裡附近有空厝無？」

「佢按那甲講？」金花有些緊張。

「我當然嘛是甲伊講無，佢記得嗎，彼冬的關帝爺生，伊爲了不甘願乎艷紅的桌比伊卡好，去甲人家的海產倒東西，講是倒砒霜，害宋訓隔日下午就死翹翹。聽說彼日嘛有人客死去呢！」春子說。

「是啊！後來朗玉攞講親像宋訓這款吃軟飯的查甫人死好。」玉里的記憶也回到了當年。

「警察來調查的時陣，伊攞不承認，是後來英子忍不住才說朗玉確實有走到艷紅那裡，伊看到朗玉倒一包粉末在放蝦子的桶子裡面。」春子說。

「可憐英子跟她那麼多年，就這樣甲英子辭頭路，攞找細漢仔甲伊打甲住院。」玉里說。

「英子本來就不對，伊親像加僵炆仔，朗玉說什麼伊就做啥米，不管代誌是對或是不對。」

「噍！咱這裡 A 人紅紅尙好命。」金花很感慨。

「伊那有好命？自從松阿舍過身了後，大某的囡仔就無愛理伊，連吃飯嘛沒留伊 A 位，伊甘好意思坐去桌邊呷？只好等大家吃飽伊架芹菜扒兩口，那些囡

仔講是紅紅害伊老母無得松阿舍 A 疼。」陽子說。

「好了，晚了，大家去睡，吵到厝邊隔壁不好。」彩鳳催促眾人。

春子回到自己的家，默默地洗飯盒、燒熱水、洗衣服，她明天清早還得到大菜市撿人家不要的菜葉，這是她們一天的主食，要是運氣好，偶爾也能獲得人家的餽贈，有時是一塊豆干，有時是人家不要的魚頭。

春子把東西拿回來就後放在幫浦那邊讓玉里、陽子或彩鳳料理，她們從年輕時就不會下廚，所以煮出來的食物並不會很好吃，然而今日的環境如此，大家也沒什麼好挑剔的，春子把發黃的青菜裝到飯盒，這是她明天的食物。幫浦旁的柴火還有餘燼，鍋裡的熱水是留給春子洗澡的。玉里在每天的下午出去撿人家不要的傢俱或樹枝劈開當柴火，燒些熱水供大家洗澡以及做菜。

玉里免不了會懷念以往的日子，雖然做的不是什麼好行業，但總是過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直到四十歲。四十歲的她已經沒有什麼客人，艷紅計算玉里在醉妃樓的日子是支出大過於收入，她向玉里說：「恁可以出去了，我放恁自由去。」艷紅把那張泛黃的契約書還給她。

「我留在這裡打掃。」玉里說；自由代表將沒有飯吃。

「我這不缺腳手。」艷紅二話不說的拒絕她。

「還有，離開的時候不要把這裡的東西帶走。」艷紅說，她學朗玉買珍奇古玩來裝飾醉妃樓。

玉里是聰明人，她老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所以客人贈送她的金項鍊、金戒指她都一律變現，並請國銘幫她把錢存起來，然後以極少的代價向陳天來租首飾；表面上玉里是一無所有的離開，實際上玉里稍有積蓄，即使不是太多的金錢。

可是玉里知道那些錢不能夠讓她就此高枕無憂，於是，她到秀嫂那裡。她看到秀嫂的模樣心裡有些猶豫，秀嫂一定得病了。雖是猶豫，她還是加入她們，直到她好多日子接不到客人時才收了手腳。

時間的消逝是那麼的不容易察覺，曾幾何時，香君、小鳳仙、陽子，都走入蓮花巷的尾端，或是在四季戲院旁招徠客人。

彩鳳在四十多歲時也被たけ請出場子，她那時的年華已不再是『服務小姐』了，賭場在幾年前就經營不下去，警察三天兩頭的來「請安」，漸漸的客人就少了。在他的場子裡有數不清的人闖著進去，窮著出來，這些人不可能服輸，有人貪得密報的獎金，有人不甘心錢就這麼被誑走。

現在たけ的場子是一間空屋，八年前，陸續有人死在他的場子裡，國銘打聽出來的結果說是海洛因施打過量。たけ場子鬧鬼的事也是客人不再上門的原因。

阿厚因為過了午夜才會收攤，所以他看見許多次。

「真的還是假的？」國銘問他。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看見穿制服的人站在門前，哎！不是人啦！怎麼說咧？穿著深色像制服的人，看不見腳，它把手舉起來指著屋子，好像是跟另外一個人說：『就是這裡。』的樣子。」

「恁嚟驚人！說不定是穿雨鞋恁看無清楚。」國銘說。

「我為什麼愛講白賊？我也沒去他那裡賭博，也沒跟伊有過節，我喔！八字卡輕而已。」

阿厚不說還好，一說就有人附和，過來吃麵的人說：「奇怪，桂花手上的牌明明是天九，哪會亮出來的時候全變了？」

另一個人說：「哎！有人講三更暝半時拿出來的錢變成銀紙。」

「恁不知，有一個高雄來這裡收帳的人，因為好奇而到たけの場子去，不知按怎，竟然把收來的錢全部輸了了，這個人輸光之後突然清醒，一直說：「那 A 按呢，那 A 按呢。」說完就走到便所吊死。伊頭家講這個人真老實，無吃煙無喝酒，伊按怎想嘛想無這個人那 A 走進去賭間，這個人替伊頭家收帳已經收五年囉，完全無出過代誌。」他停了一下說：「人家說是來甲たけ討錢的。」

阿厚抽著煙，不再說話，他有些後悔自己開了這個話題。

國銘悄悄地問阿厚：「會不會是宋訓？」

「怎麼會想到他？」

「他有甲我講伊替たけ賣海洛英，我懷疑他自己也吃，不然怎麼會死掉，哎！朗玉的砒霜不是放很多，吃過蝦子 A 人頂多漏屎，查某 A 不會死，三十出頭的男人會因吃這麼點砒霜就死掉？除非他身體裡面已經有毒。」

「代誌經過那麼久了，提這些做啥？」國銘不願意把蓮花巷說成是牛頭馬面出現的地方。

彩鳳原本不是做這一行，她選擇在龍蛇雜處的賭場工作時就和家裡斷了關係，經過時間的演變，たけの場子被撞球檯取代，別的撞球場用妙齡女郎當開分員，たけ自然辭了彩鳳，此時的彩鳳無處可去，因此她走到湘湘的木房子。

蓮花巷底的工作是無需講究排場和裝潢的，來這裡消費的客人不注重也不願意多付這些排場費，這樣的環境正適合年華不再的彩鳳。彩鳳自從到たけの場子工作後就避免去想她的孩子，她出來工作時說是要讓孩子過好一點的生活，可是，當她第一次昧著良知賺取第一筆的額外費用時孩子就成了她思想的角落的東西，

她的金錢不再是爲了孩子，它轉化成自己的打扮和揮霍。不但和紅紅去布莊買昂貴的布料，也學著紅紅購買各種顏色的高跟鞋以搭配衣服。泊來品的小販到蓮花巷時彩鳳也不落人後的買些咖啡、橘子水粉，她的頭髮是在民生路的美容院做的（彩鳳從不自己洗頭），這間美容院的客人是有錢人家的闊太太，彩鳳每隔一天就去報到。她的收入不少，但離開打靶場子時，她身上沒有多餘的錢。

彩鳳今天的生意不好，整天都沒有客人，她看阿雄店裡的時鐘指著十點過一刻，她在心裡嘆口氣，失望的走回家。

彩鳳隱約看見幫浦旁邊好像有東西，她問：「玉里，是恁嗎？」

隔會她又問：「金花，是恁嗎？」

沒有聲音回她，她走向天井，藉著月光她看到有人蹲在那裡。

「是啥人？」

蹲在地上的人動也不動，也沒有出聲音。

彩鳳走進一看，金花一隻腳陷進排水溝，她一手扶著牆壁，一手試圖把腳拔出來，但她已經沒有氣息了。

「陽子，玉里。」彩鳳心急的叫喊。聲音在黑漆潮濕的木房迴旋，可是得不到她想要的回答。

「金花！」

彩鳳放下金花想到戲院叫春子，但她馬上想到，即使叫了春子她也不可能馬上回來，春子的工作算是幾個姐妹中比較穩定的，絕不可以因爲金花的死而讓春子誤了工作。

彩鳳把她的晚飯省下來，用碗盛了滿滿的一碗（當然包括春子隔天的便當），又到四季路買一束香，她點了三枝插在飯上，把碗放到金花屍體的旁邊：

「金花，我先甲恁拜飯，等候大家攏回來時卡甲恁放乎好，恁一路就好走。」

彩鳳到金花的房間，打開放在床底下的一口箱子，找出一套水綠色的衣服，再從一個鐵盒裡拿出一些耳環、項鍊，然後把金花的床拖出來（準備放換好衣服後的金花），她坐在床上靜靜的等大家回來。

「總不好再找國銘幫忙。」春子說。

「大家加減拿一些出來，我來找伊的箱子。」玉里說，隨後她點了三支香對金花說：「金花啊！我嚟找恁的箱子，恁若有靈就指點我。」

玉里在金花的箱子中找到一條金鍊子，她拿到林好的店當了它。

「有夠無？」林好問。

「買大厝就不夠。」

「大厝我來買，恁去準備其他的代誌。」

「甘好？」

「無要緊，人說怨生無怨死，人都歸仙去囉！」林好知道金花是朗玉買來的。

彩鳳暗自想著：一定要把身後買大厝的錢準備好；林好大概不會爲她這種自願從娼的人買棺材吧！

春子將左鄰右舍致贈的奠儀放在一個奶粉罐裡面，她向大家說：「這邊的錢嘍買咱的大厝，咱個人愛甲自己百年的錢準備乎好，我想：已經不會有人嘍甲咱出錢啊！」

十一 紅紅

朗玉第一眼看到紅紅時就覺得她長得既像胡蝶又像阮玲玉，如果紅紅出生在大城市或世家門第將是個有名的社交名媛。可惜紅紅的原生家庭是個連客運車都到達不了的小村莊。

紅紅經過朗玉的調教後確實讓朗玉的荷包滿溢。

紅紅的反應力很好，什麼事情一教就會，她是屬於略有小聰明的人。自從紅紅掛牌後，留香院的客人就比平常多了些。有些客人並不是來留香院找女人，他們來的目的是要看看既像胡蝶又像阮玲玉的紅紅，這些人少不得叫桌酒席喝幾瓶老酒，看過紅紅後也會隨意點個姑娘。紅紅的身價因此扶搖直上。

紅紅喜歡吃煙燻板鴨，客人因此都會點這道菜，有一次紅紅被細小的鴨骨梗到喉嚨，那天準備這道菜的雜工因此沒有了工作。

紅紅這時才知道自己是個大家得罪不起的人。

紅紅的房間原本只有六坪大小，裡面擺上床和梳妝台、桌椅就顯得擁擠，於是她向朗玉要求打通前後的房間好讓她的住處寬敞些。朗玉想，在她的房間擺酒席也是個不錯的主意，這樣紅紅同時可以接待更多的人。這個主意紅紅可不同意，她說：「房間是我要休息的地方。」

「死查某鬼仔，恁什麼時陣爬起來我的頭殼頂？」朗玉不大高興。

紅紅不理朗玉，只是客人來的時候她就裝做心事重重的樣子；不到三天，朗玉就找師傅來動土興木。

留香院似乎是爲紅紅開的，紅紅的時間排的滿滿的，連富貴人家的老太婆作壽都要請她去亮一亮相，她從接近中午時就開始一天的行程，不是到這家作壽，就是到那家參加茶會，下午還陪客人跳交際舞。不但她忙，阿醜也跟著忙，阿醜

早上就得問帳房今天有幾個外場要去，她必須準備紅紅的衣服、首飾、鞋襪等等。紅紅有一個嗜好，鞋子得和衣服同一個顏色，她的房間有一個櫃子專門放鞋子好讓阿醜姨一眼就能拿出和衣服同顏色的鞋子，也讓紅紅知道缺了什麼顏色的鞋。

紅紅和阿醜姨是留香院最吃香的人，沒有人敢得罪她們，因此養成紅紅霸道、不讓人的個性。

由紀的客人送她一條項鍊，由紀高興的拿出來給大家看，紅紅一眼瞧見那條項鍊比她身上戴的那條重，她馬上向由紀說：「我跟你換。」

「不行，這條很漂亮。」

「就是漂亮才要跟你換。」紅紅一把將由紀的項鍊搶過來，硬是取下脖子上那條丟給由紀，由紀哪肯依紅紅？馬上伸手要拿回項鍊，紅紅很快的把手舉高，頭也不回的進房去了。在場的人竟然沒有人站出來為由紀打抱不平，也沒有人敢向朗玉說這件事。

紅紅得了一次便宜後就經常使用這樣的手段，她把大家生活中唯一的樂趣剝奪了，沒有人再敢把客人的餽贈拿出來。紅紅變本加厲的主動打開大家的首飾盒；春子忍受不住向她說：「恁按呢變做是『搶』呢！」

「去甲阿母講啊。」

春子自覺朗玉是個明理的人，她想：紅紅的房間大是她的客人多，這點大家沒有異議，但客人給的東西是個人各憑本事掙來的，她沒有理由可以這麼霸道。於是春子向朗玉告狀。

朗玉並不怎麼吃驚，她想了會說：「阿母貼恁。」

朗玉雖然這樣說，但也只是給十元就打發她們，大家只好忍氣吞聲的讓紅紅佔盡便宜，春子不甘心自己的血汗錢平白無故的消失在眾人討厭但客人歡迎的紅紅手中，於是，春子不再把值錢的東西放在房間裡。

春子打算把首飾拿去變現，她在陳天來的當舖碰到玉里，兩人交談之下才知道是有志一同。

「恁甲錢寄在哪裡？」春子問玉里，她想和玉里存在同一間合作社。

「我寄在國銘那裡。」

「哎！恁不驚國銘甲錢吃去？」

「國銘不是彼種人，寄金簿放在房內不安全。」玉里說。

春子直覺他們兩人一定有所曖昧，國銘不喜歡精英街變成花柳巷是眾所周知的事，除非他和玉里有深切的關係，否則國銘怎麼可能讓玉里把錢放在他那裡？春子將首飾變現之後把錢存在民生路的信用合作社；春子看著一天天增加的數字

心中很高興，她希望當她年老的時候可以用這些錢做點小生意。

但是事與願違，當紅紅打開春子的首飾盒發覺空無一物時，她馬上向朗玉說：「阿母，はるこ一定有養查甫，不然伊的金子那 A 攏無去？」

朗玉一聽馬上向春子的房間走去，「はるこ，恁的金仔呢？」

春子沒有防備，一下子答不上來。

「講，恁的金仔呢？」朗玉瞪起眼睛，雙手叉腰。

春子編不出理由，只好照實說。

「想嘍跑是無？」

「無啦！」

「無嘍跑是按怎愛存錢？我無欠恁吃，也無欠恁住。」

已經二十八歲的春子失去所有的財產，她不可能再掙得那麼多的錢。大家看到春子受到如此的待遇，誰也不敢把首飾變現。

人說舉頭三尺有神明這話一點也不假，春子有個客人帶了他的表弟來，他向春子說：「我甲伊講恁這有一位小姐長得像阮鈴玉，伊就是不信，走，咱去紅紅的房間看一下，用看的就好，伊的價數我開不起。」

春子極不願意和紅紅打交道，但在客人日漸減少的現實中，她仍得裝作輕鬆愉快的答應。這麼一看就看出問題來了。

那天晚上，紅紅問春子：「早上那個是恁的人客？」

「嗯。」

「伊啥米時陣會攏來？」

「我哪會知道？我的生意不像你那麼好。」春子冷冷的說，她的心裡倒是涼了一半，莫非紅紅打這個客人的主意？

「哎！這個客人下次來的時候通知我一聲，我有事情拜託他。」紅紅一反常態的輕聲細語。

一個多星期後紅紅問她：「はるこ，彼個人客甘有來？」

「無。」

「はるこ，這對耳環我送恁，這是南洋黑真珍咧！拜託一下，彼個人客若是有來通知我一下，恁放心，我不是嘍甲恁搶人客，我是有代誌嘍拜託伊。」

春子覺得納悶，這個客人並不常來，他的出手亦不算大方，況且紅紅並不認識他，紅紅爲什麼說有事拜託他？從那天起，紅紅對春子很好，經常送她蜜餞、餅乾之類的東西，而且她不再翻春子的首飾盒。春子想不出紅紅到底爲什麼要找這個客人。

過了一個月，這個客人來了，春子奉過茶敬過煙之後向客人說：「阮紅紅嚟找恁。」

「恁嚟開玩笑，我甲伊無相識，伊那種價數我開不起。」

「伊無嚟叫恁開錢，恁坐一下，我去叫伊。」

紅紅走進房間帶來一股花香味，男人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

「咦？恁自己一人來，上次甲恁來的彼位人客呢？」紅紅再為男人倒杯茶。

「誰人？」

「上次甲恁走過我房間的那位先生呢？」

客人想了會才笑著說：「喔，那是我的表弟。」

「伊沒來？」紅紅問。

「伊在台北讀大學，上次是伊放假回來，我帶伊來看阮玲玉。」

「喔，真有材情，是讀啥米？」

「醫學院。」

「是按呢，我是不是可以甲恁討伊的地址？我有代誌嚟請教伊。」

男人好像有些為難，紅紅假裝沒看見，她的眼光四處遊蕩。

「阮阿姑家教卡嚴。」男人迂迴的拒絕紅紅。

「恁阿姑甘住在台北？」

「無啦！」

「按呢有啥米好煩惱的？我只是有代誌嚟向伊請教。」

「我替恁做甘可以？」

紅紅想了會說：「好，恁等一下，我去寫。」

不久後紅紅拿了一封信給男人說：「拜託恁替我寄乎伊，郵便錢我出；恁不通打開起來看喔。」紅紅拿了一元放在桌上，隨即轉頭向招弟說：「阿姨仔，今天的酒錢記我的帳，我嚟跟簡先生講話。はるこ！來這坐。」紅紅沒有忘記春子。

簡先生心生懷疑，出了怡紅院馬上把信打開來看，不看還好，一看嚇得腿都軟了，信上說要和表弟做朋友。簡先生停在路邊大口的喘著氣，姑姑不但家教嚴，對表弟的期望也很高，這事要是讓姑姑知道，少不得會回來跟阿爸大吵一番。簡先生當下決定不轉交這封信。

事情並沒有因此落幕，幾個月後簡先生的表弟氣急敗壞的來找他。「哎！你向那個紅紅說些什麼？」

「沒有啊！我沒那種本錢找她。」

「真不該好奇的跟你去看什麼阮玲玉，她去學校找我哎！」

表弟的話如同晴天霹靂，簡先生仔細地回想過去的事，想了會兒才記起紅紅曾問表弟唸什麼，台北的醫學院不多，她一定是等不到表弟的消息才北上去找他。她還真有本事！

「她說什麼？」

「她問我可不可以……，哎！這怎麼可能……，我是被你拉去的。」

「我知道，」簡先生不等對方把話說完，他急欲表示自己的清白，「她向我問你的地址，我沒告訴她，她就託我轉一封信給你，還囑咐我不可以打開，我想不透她的本意，所以把信拆開來看，一看是那樣的內容我就沒寄給你，從那天起，我再也不敢去留香院。」

「哥，你把我害慘了；她就站在走廊向教室裡張望，看到我在裡面就站在走廊等我下課，你看她那麼時髦的打扮，同學都好奇的問我這女人是誰？」

紅紅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未來的醫生名叫田彬彥，她常常寄信到學校給他，信就大刺刺地擺在佈告欄裡面。田彬彥被惹煩了就回來找表哥，希望表哥幫他到留香院中止這件事，簡先生不知是沒那個膽量還是認為事情到最後一定會不了了之，他沒有到留香院。

簡先生的姑姑到他家興師問罪，簡先生這個「罪人」只好陪著姑姑到留香院，田太太是受日本教育的女性，她目不斜視地說要找老闆娘。田太太見到朗玉走出來馬上說得請林美香這個人出來事情才好談。

「林美香？」朗玉不記得認識這個人。

「紅紅。」英子小聲地在朗玉的耳邊說；朗玉聽是紅紅全身都緊繃起來，她問女人：「找她有什麼事？」

「這位大姐，請她出來我們才容易把話說清楚。」

「阿醜。」朗玉開口。

不一會兒，阿醜帶著紅紅出來。田太太從皮包裡面拿出一疊的信向紅紅說：

「這位小姐，我後生不認識恁，請恁嘍打擾伊。」

紅紅看到那些信微微地怔了一下，她輕聲地問：「請問您怎麼會有這些東西？」

「我後生拿給我的。這位小姐，我沒反對啥米，但是阮後生無愛，伊會來這是乎我這個不肖侄子帶來的，伊根本無那個意思。」田太太狠狠地盯著簡先生。

朗玉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她的臉一陣紅一陣白，似乎差那麼一點三字經就會脫口而出；此時她知趣的閉嘴，不想加入這個顏面盡失的談話，如果這事傳了出去，紅紅的生意還會那麼好嗎？田太太的話再度傳到朗玉的耳朵。

「妳能向我保證嗎？」

紅紅沒有說話。

「看來我得找人來打平這件事。」田太太晃著手上的信。

朗玉這時不出聲不行了，她說：「田太太，歹勢，我以後會卡注意 A。」

「我愛這件代誌到今日就結束，阮後生無希望有人打擾伊的生活，我知道這款代誌不是用嘴講講 A 就可以解決的，所以，我要求伊寫切結書乎我，由恁這個養母做見證，以後若是攔有啥米代誌，我就會找人了結這件代誌；恁跟阮的生活不同，恁可以忍受的代誌阮不一定能忍受，最後，我愛這位小姐拿一筆錢出來，算是甲我陪罪，我不缺錢，這筆錢我會以這位小姐的名義捐乎紅十字會，領收證我會寄來這，我愛這位小姐記著隨便做代誌的損失是很重的。」田太太說完這些話就緊閉嘴巴等著朗玉照她的話做。

大家僵持一段時間後田太太又開了口，「恁無愛照我的意思也可以，我馬上去報社，明天大家等著看這條新聞。」

朗玉評估眼前的這個女人，墨綠色的套裝加了一串真珠項鍊，耳朵及手上戴著南洋黑珍珠項鍊及戒指，腳上穿一雙白色高跟鞋，這個女人不但富有相當精明，絕對不是她惹得起的；人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朗玉明白跟她耗下去是不智的，她立即叫帳房過來，依田太太的意思寫切結書。

等帳房書寫時朗玉要英子奉茶，英子恭敬地端上龍井茶，田太太客氣的拿起來放到桌上，一口都沒有喝。

「要多少錢？」

「伊有多少錢？」田太太一點都不放過。

「去拿出來。」朗玉的口氣不好，這是自紅紅掛牌以來，朗玉第一次認真的沒給紅紅好臉色看。

紅紅拿著首飾盒出來。

「是我們去當舖還是請當舖老闆過來？」田太太以站上風的口氣說。

「去請陳天來過來。」朗玉向英子說。

陳天來估算後說：「算一萬元好了。」

朗玉聽了心臟差點跳出來，一萬元相當她兩個星期的收入，她留戀地看著那些黃澄澄的金子，還有金子上的紅寶綠寶任由陳天來放進黑絨袋中。

朗玉鐵青著臉坐在太師椅上，紅紅這下也不敢造次的站在旁邊。

「這件代誌啥米人攏不可以講出去。」朗玉用手拍著桌子，「不過，我想恁

大家是不可能不講的。」朗玉隨後哀怨地說。

她愈想愈生氣，拿起桌上的茶杯用力的丟向紅紅：「恁這個下賤查某，恁這世人烏有去囉！」

沒有人同情紅紅，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情看著紅紅被朗玉處罰，朗玉的氣絕不是摔個茶杯就能消除的，她推著紅紅說：「跪下！」

紅紅認命的下跪。

「這個傳出去會有多難聽恁知道嚙？」朗玉頓了一下，「人家是大學生，又攔是醫學院，恁算啥米甘講恁不知？恁是菜店查某。」

朗玉不再說話，她的胸部劇烈的起伏，整個腦門嗡嗡作響。

「我看恁此去甘會有人客？人客攏嘛希望伊在恁的心肝內是第一等的，今天乎人知道恁是暗戀別人，別人攔無愛理恁，人客甘會攔在恁的身軀頂開錢？恁的一生去了了啊！」

「張先生！看一個吉日甲娟娟掛牌。」朗玉說，娟娟是她後來買的養女，娟娟讀過書，父母在戰爭中雙亡，她的舅媽賣了她——沒有原因，只因為娟娟不是她女兒。

朗玉料事如神，不到三天的時間連唐山仙都知道紅紅的事；紅紅的客人跑到醉妃樓或是運河街，朗玉怕被艷紅嘲笑，好幾天都不敢出門。

紅紅悄悄的到春子的房間，她站在門口說：「咱乎人看不起是嗎？」

春子不知道該說什麼，她不同情紅紅，紅紅不該把自己估得那麼高，她是留香院的紅牌，不過這個光環只在留香院這個小小的屋子，出了留香院就是朗玉說的——菜店查某。

張先生貼出娟娟掛牌的消息後留香院又熱鬧了起來。朗玉笑嘻嘻的帶著娟娟到處敬酒，紅紅看到這樣的光景很傷感，當年，她也是這樣風光。

朗玉差阿醜跟紅紅說她必須和娟娟換房間。紅紅要阿醜整理東西，阿醜說：「朗玉倌派我跟娟娟，有代誌恁找來好。」

來好是香君的姨娘，香君的生意僅次於紅紅，在娟娟掛牌前後的這段時間，香君是第一把交椅。

紅紅環視屋內，她根本不知要從哪裡開始整理；以前所有的事都是阿醜姨在打點，每天早上阿醜姨會問紅紅今天想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紅紅只需動口指揮她，阿醜姨自然會把衣服、鞋子、絲襪、手帕、首飾整理出來。

可憐紅紅身上沒有半文錢，如果她有錢的話可以花錢請別的姨娘幫忙。她找來好姨，來好姨正替香君擦高跟鞋，她看到紅紅站在門外便大聲說：「我無閒，

恁自己款，款好叫阿樂去搬。」

紅紅失神的走回再也不屬於她的房間。

阿醜姨探頭進來，看到紅紅坐著發呆便不耐煩的說：「恁嘛卡緊 A，我彼邊已經款好囉。」以前，阿醜姨不會催她，反而向她說：「慢慢來，不急！」

十二 另一個世界

蓮花巷裡最安靜的處所該算是明君的店，明君並不打開大門，他的門是虛掩著；就是不打開也不上鎖，要來這裡的人自然曉得門是一推就開。

明君、明利、明三並不是親兄弟，但三個人的情份比親兄弟還好。三個人的名片在右上方都印著【清談社】；在大家的眼中，出入這戶的人彷彿都披著黑色的神秘面紗。

蓮花巷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工作性質，雖是同一種行業但大家似乎不和他們打交道。明君他們幾乎不外出，對外的事務都由琴嫂和她老公打理；留香院的姨娘對明三他們很好奇，時常向琴嫂打聽他們的一切，琴嫂說：「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吃五穀過日子。」

「哎！聽說是查甫對查甫呢。」玉嫂說。

「是又攔按怎？這親像有人甲意瘦 A，有人甲意肥軟啊肥軟 A。」琴嫂回答。

「真恐怖。」四孀說。

「有啥米恐怖？明三伊做人真好，不像恁朗玉倌，無歡喜就罵恁抵帳，伊攏不罵人，對我講話嘛真客氣。」

「喂，恁不怕恁尪乎拐去？」

「我卡未親像恁按呢，甲人當作歹人。」

「啥米款人會去恁那兒？」英子再問。

「啥米款人會去恁那兒？」琴嫂反問她們。

「查甫人啊！」

「是啊，知道嚟攔問。」琴嫂接著說：

「攔再講，我比恁卡好呢，我晚上把熱水燒好，把福州寶的菜擺好，酒準備妥當就可以回去了，不像恁，愛伺候甲三更暝半。」琴嫂把她們比下去。

琴嫂很喜歡這份工作，她把明三他們當成弟弟般的對待。她向三個人說了好幾次，她說：「要出門就光明正大的走出去，何必選透早遮遮掩掩？」

明利笑笑說：「大家看阮親像在看俳優。」

「那是恁的感覺，乎人看幾擺就慣習囉。」

明利說的是實話，從他走出大門開始，陳天來就在玻璃櫥窗後面看他，國銘也會把頭從報紙中間抬起來，阿雄則停止抓蛇，直到他走到四季戲院。

所以明利往往在店家還沒開門就出去（儘管西裝店八點才開門），他到公園裡坐坐，這裡的人不知道他的工作，唯有在不認識他的地方他才能以一般人的身份光明正大的行走。

其實，不只是他們三個，他們的客人也都生活在苦悶之中，有的人嚐試扭轉性向，但終究不能勝天；廣文就是其中之一。

廣文的年紀和明利相同，但廣文無法像明利那樣脫離原生家庭，他痛苦的扮演許多角色——人子、人夫、人父，在這些角色中他幾乎快要失手，就像拔河比賽，雖是使出所有力氣但繩子卻毫不留情的從手中滑走。

廣文很喜歡一個人，有空時總想和他獨處，但他沒有感受到廣文的感情，每天給廣文的時間少之又少，有時甚至不到十分鐘，廣文唯有發脾氣、使性子，希望這樣能爭取到和他相處的時間，但多半是事與願違，換到的不是盼望中的獨處而是母親的一陣毒打。

阿叔要結婚了，消息如同晴天霹靂，廣文一下子不知所措，眼淚撲簌簌的流下來。

「這個囡仔，阿叔嚟娶某有啥米好哭的？這是喜事。」母親說。

「阿叔是按怎嚟娶某？伊跟咱不是真好？伊是不是會離開咱厝？」

「未啦！查某嫁尪架也離開厝，娶某不免離開厝。」母親說，她想到廣文喜歡阿叔，經常在阿叔的房間待很久。

一個女人穿件白紗衣服到他們家，媽媽帶他到那個女人的面前說：「叫阿嬭。」廣文知道她就是阿叔的老婆。他十分妒嫉阿嬭這個女人，尤其痛恨她能在阿叔的房裡待那麼久。

（如果沒有阿嬭，甚少我還有一些時間能和阿叔單獨在一起！）廣文愈想愈希望阿嬭能離開他家。於是廣文捉些壁虎、蟑螂、小蛇的東西嚇她。女人並沒有因此離開阿叔的房間，她反而換新紗窗和門來鞏固她的城堡，她還使出終極手段——在房門加裝一付鎖。

廣文讓自己陷入困境，現在他連自由出入阿叔的房間都不可能，那個鎖幾乎二十四小時鎖住，除非裡面的人要出來才會打開。

廣文的惶恐從初中新生訓練那天開始，他看到全校都是男生時有種莫名的喜悅，就好像奶油蛋糕上那塊粉紅色的霜糖，引誘著他的口水。

不到兩天的時間，廣文已把全校的新舊生看過一遍，其中幾個比較突出的人

他連名字都記住了。廣文喜歡上學，學校都是他喜歡的人（除了國文老師），他對國文不來勁，那個女老師看來噁心至極。

他的功課很好，導師說他能考上大學，但父親覺得無須讀大學，大學是執紼子弟們讀的玩意兒，他該讀商職以便早日就業。廣文進入商職後功課就一落千丈，他不喜歡班上的女同學和男同學玩在一起，偏偏同學都玩這一套。此時，廣文正視自己的問題，他是個奇怪的人。

正確地說，他異於常人，廣文很害怕這事被人知道，還好大家不大注意他，只覺得他生得白淨。

二十四歲過年那天，母親說：「對面巷子的阿芬恁看過無？」

「沒看過。」廣文心中有不祥的預感，果然不出所料，母親叫他換上白襯衫，由隔壁的阿麗孀帶他去阿芬的家。阿芬端茶出來時阿麗孀要他放一包紅包到茶盤上。廣文知道這是結婚進行曲的前奏。

「阿母，甘一定愛娶伊。」

「講啥米肖話，恁不是甲人放紅包上去？」

廣文沒辯解說是依阿麗孀的指示，就像阿叔一樣，他必須走固定的道路。

結婚前幾天，廣文到公園（他不知道為什麼選擇公園），在荷花池畔碰到明利，偌大的荷花池就他們兩個人，不知不覺中兩人就交談起來，晚上，明利帶他回蓮花巷。

廣文過兩種不同的生活，多半的時間他扮演人父、人夫，很短的時間才能回歸自我，但若沒有這短短自我時間，恐怕廣文無法和平安祥的在這個世界生存。廣文不敢把實際薪資告訴阿芬，阿芬給他的零用金實在無法支付他在明利那裡的花費，他也得想些理由以騙得外宿的機會。

每當要離開明利那裡，廣文的心就充滿哀傷和惆悵，因為等待下一次見面是漫長的、痛苦的，明利總安慰他：「你是幸福的，因為你碰到了我，要是你沒碰到我，今日的你不是更痛苦？」

廣文厭惡回家，回到家他就得面對阿芬和小孩，他真不想讓阿芬出現在他的視野。可是，要是真問他阿芬有什麼不好，他卻半句話都答不上來（阿芬沒什麼不好，她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夠好，以致於廣文看起來好像對她不是很滿意的樣子）。

「廣文啊！知足心常樂，我們很幸運可以碰在一起。」明君餵著金魚說。

「是啊！改天介紹一個我們蓮花巷的人給你認識，不過，他都過了午夜才會來，你哪天可以住外面？」明利說。

這個人真的是要半夜才會來，雖是短短的路程，但他得在路上都沒有行人時才會出門。阿厚看過幾次，但他絕口不提；他知道唐山仙從那個方向是看不到蹲在牆邊洗鍋子的他。

阿厚人如其名，他真的厚道有佳，他第一次看到唐山仙走過來時連動也不敢動，當時阿厚覺得大家碰著面一定很尷尬，所以他摒息蹲在原地，等唐山仙進到明利家後才悄悄地起身，之後，他看到唐山仙往巷尾這邊走時，他就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暫時進到屋裡去。

阿厚盡量不去想唐山仙，尤其唐山仙來吃麵時，從唐山仙的外表實在不能聯想他竟然會去明君的店，他和明君真是天壤之別，明君幾個兄弟看起來就像「半男娘仔」，可是唐山仙氣宇軒昂，怎麼看都是「男子漢」，阿厚輕嘆一聲：一樣米飼百樣人。

十三 波濤洶湧

娟娟掛牌後生意好的不得了，她讀過書，因此當代的文人多少知道一些，這使得男人來蓮花巷的理由變得冠冕堂皇，他們藉著研究學問的理由上留香院，朗玉做夢也沒想到她的留香院可以變得這麼文雅，一時之間上留香院的不再只是商賈，連文人都來此喝酒談天。

娟娟要朗玉準備油畫材料，「買那些作啥？」

「陸小曼畫油畫。」娟娟說。

「伊是誰人？」

「徐志摩的老婆。」

朗玉知道徐志摩，她馬上要毛先生去準備，毛先生空著手回來，他說：「朗玉倌，貴甲我不敢買。」

「鯽魚釣大帶，去買。」

毛先生準備十分周全，畫板、畫架、顏料、調色盤一應俱全，娟娟說她先畫蘭花，不巧正應了陽明先生知易行難的學說，娟娟忙了一下午不但顏色調不出來還把自己弄個大花臉，娟娟這才體會畫圖不像吃飯那麼簡單，但她給自己找個台階下，她邀客人去看畫展，對於畫展裡的每一幅畫她都讚嘆不已，於是客人認為她是一朵奇葩，娟娟的身價由此居高不下。

香君看到自己的客人漸漸流向娟娟那裡不由得暗自著急，娟娟是一朵初開的花，她會日益綻放；而她是盛開多日的玫瑰，即將凋謝枯萎，如果不設法留住最後的美麗，那麼她的下場會像紅紅一樣，很快的被轉賣到運河街，像一朵不討喜

的花，苟延殘喘地挨過每一天。

香君慶幸自己比紅紅來得好，她還有銀子準備畫具，她的優勢是時間比娟娟多，她的客人集中在晚上，白天，她可以練習。

香君慢工出細活，好不容易畫好一幅差強人意的圖。她趁娟娟陪許多客人聊天時拿出來。

「娟娟，恁卡內行，恁看甘有啥米所在愛改的？這幅 A 名叫海邊。」

娟娟頓時變了臉色，她哪懂得畫畫的藝術？她只不過想能開畫展一定有些功夫，讚美的話說上兩句準沒錯，她怎麼有能力去評論畫的好壞？再說，座上的客人說不定懂得比她還多。況且，說了好話等於是認定香君的才華，香君就此技高一籌，要說不好也得指出缺點所在。香君明顯的擺了她一道，她淡淡地說：「姐姐的畫我哪敢批評，不如請在座的先生指正。」

天下多的是自以為是的人，馬上有人說海水的顏色不對，也有人說浪打到岩石畫得太弱，總之，你一言我一語的把香君的畫批評的一無是處；香君很高興，她不在乎每個人言過其實的批評，她的目的是讓大家知道，香君會畫畫。

關於畫圖的事，香君達到她的目的了。開始有客人拿畫冊來送她，也有客人買她的時間看她畫圖；娟娟既生氣又無奈，她想出來的點子居然被香君盜用且青出於藍。

娟娟對油畫的事愈想愈生氣，一生氣就看香君不順眼，只要碰到香君就沒給好臉色，香君也算是留香院的紅牌，兩人都想獨佔鰲頭；於是雙方莫不處心積慮的想打倒對手。

一天下午，娟娟準備更衣時，赫然看到衣服裡有一隻蜈蚣，「阿醜姨，阿醜姨！」娟娟大聲嚷嚷並跑出房間。

朗玉和阿醜聞聲過來，娟娟指著蜈蚣。

「我來抓。」阿醜說。

「咱這怎樣會有蜈蚣？」娟娟驚慌地問。

「抓掉就好。」朗玉說。

「阿母，恁甘不知蜈蚣是成對的，一隻無回去另外一隻就會出來找，若是彼隻死去，伊會替彼隻報仇。」

朗玉倒抽一口冷氣，這種說法她聽過，她也聽人家說蜈蚣很毒，被它爬過的話會起疹子，萬一坐到它或逗它，它會死命的攻擊，被蜈蚣咬到的話，傷口不僅不會好還會一直潰爛，說不定會因此喪命。

「愛找另外一隻出來。」娟娟說，她又說：「咱這不會有過蜈蚣。」

她吐口氣後再向朗玉說：「阿母，咱這不會有過蜈蚣，是誰人開玩笑？」

「不會，不會有人做這個夭壽代誌。」

「誰說不會？恁看，我的房間日頭照得到，蜈蚣應該不會來日頭照得到的地方，伊卡愛暗擱濕 A 所在。」

朗玉不否認娟娟的說法，但她向娟娟說：「我叫阿樂灑點石灰。」

「一定有人開玩笑。」娟娟肯定的說。朗玉知道娟娟為何這麼說，她曉得娟娟和香君互鬥的事。

隔天，娟娟向朗玉說：「阿母，另外一隻一定擱在我的房間，我今天全身軀攏在癢。」

朗玉想了一下說：「恁先搬去別間住，我叫阿醜全部打掃一次。」

結果阿醜在娟娟的房內找到三隻，她向朗玉說：「甘會蜈蚣在咱這做巢？」

「恁是黑白講啥？我不是在這半冬一冬，我在這住架多冬攏無代誌，何況當初時我有叫地理師看過，伊講這是好所在，無半點骯髒。」

「甘會真正有人開玩笑？」阿醜說。

「恁是以爲我剛出社會嗎？查某間會有什麼出頭我比恁卡知，嚟想捉兩三隻蟑螂蝨母就嚟甲我驚倒。」

「朗玉倌……」

「按怎？乎恁講，看恁嚟講啥？」

「無啦！我是講一擺出現四隻有卡恐怖。」

「好，代誌到這結束，嚟肖想嚟賴別人。」

朗玉從有記憶開始就在這種場所打滾，女人們會想出什麼技倆她很清楚。

阿醜把朗玉的話轉給娟娟，娟娟說：「阿醜姨，我的生意若好，恁的賞金嘛多，咱不通乎香君拚過。」

「我知。」

阿醜帶娟娟到「文賢堂」，文賢堂的堂主郭富貴人生得矮胖，娟娟從被燻成焦褐色的屋子知道文賢堂的生意不錯；阿醜似乎和堂主很熟，她說：「阿貴，我帶阮 A 小姐來。」

「按怎？現在甘有乖乖？」

「有啦！現在擱會來店裡找我。」

「這位小姐嚟辦啥米代誌？」

「想嚟種桃花。」阿醜說。

「來，生時八字。」阿貴坐到桌子的後面。

娟娟看了阿醜一眼，阿醜說：「不要緊，我爲了嘍乎阮家彼個卡乖 A，我嘛不時來甲阿貴拿符令，恁看，阮家彼個三彎兩彎就來找我。」

阿貴看了娟娟的八字說：「恁本命中就有很多桃花。」

「想嘍乎擱卡多。」阿醜替娟娟回答。

阿貴頓了一下後才想起阿醜是在什麼地方工作。他說：「種桃花比斬桃花卡好辦。」他拿起毛筆在寬約三公分長約十公分的黃紙上又寫又劃，寫著急急如律令，也寫上娟娟的名字，劃上閃電、風、火的圖案後拿給阿醜。

「每日日頭落山天未暗 A 時陣在門口燒，……」

「不過，娟娟只是嘍求伊自己。」阿醜搶著說。

「若是按呢就在伊的窗外燒，剛開始每天燒，一個星期後隔天燒，若是嘍擱卡好就愛拜祭。拜祭卡貴，一日愛一元，連續做一個月。」

「沒關係，就做一個月。」

阿醜雖然很小心的燒符令，但還是被來好看見了，來好馬上告訴香君，香君也找了一間幫人辦事的堂宮，香君找的這家不燒符令，直接由五姨婆到第三空間拉客人，五姨婆說她在另一個空間行走很累，香君明理的給五姨婆十塊錢，五姨婆收下錢後向來好說：「若嘍卡有效就愛用迷魂陣，迷魂陣就是直接用符令甲人客的神魂鎮住，按呢伊就 A 不時想嘍去找香君。這種比較貴，一次要三十元。」

香君不曉得娟娟還使用哪些方法，爲了保險起見，香君做了一次迷魂陣；雖然如此，香君仍舊害怕娟娟會有另外的辦法。

來好說：「不要緊，我去甲朗玉宿講，講伊不知用啥米步數，外面的人不知道，以爲咱在請鬼辦事。」

來好真的去向朗玉說，朗玉把阿醜叫來訓一頓，她說：「客人以爲咱是請鬼辦事，嘍乎生意卡好愛去拜關帝聖君，娟娟不通貪睡，初一十五透早或者是透暝去搶頭香，關帝聖君就會保庇乎伊 A 人客卡多。」

娟娟高興的說：「這就是我要祭桃花的原因，她們不知道我們還有另外的辦法。」

此後，娟娟一懷疑香君的生意比她好或是自覺客人減少時她就會去文賢堂祭桃花，文賢堂一年三節則會買香腸肉鬆提到阿醜家裡。

香君每個月都花三十元佈迷魂陣，兩人個自以爲只有神知、鬼知以及自己知。

十四 嚮往

王老闆痛恨蓮花巷，即使往來蓮花巷的客人是他的衣食父母。

雖然他的生意一向興隆，但他對往來的人群還是很痛恨，痛恨不是他的本意，妒忌和羨慕才是主因，就好像你的面前有一隻熱騰騰的烤鴨，沒有人限制你，但爲了某種原因你不便伸手拿它；而它的香味刺激你的神經，引動你的食慾，但你就是不能吃它，只因你動了手，你的背上就會被烙印一個「好吃鬼」，於是你痛恨那隻烤鴨。

王老闆躲在玻璃櫥窗後面貪婪的看著往來的客人，他們是多麼幸福啊！蓮花巷各種姿態的女人任君挑選，這有點像古時候的帝王，今天要臨幸哪個女人是君王的主意，他可以張三李四王五的更換，而不是如他只有單一的選擇，他只能選擇他老婆，喔！錯了，當計量單位是唯一的時候就沒有選擇。

有時，他很想走出店門去探險，可是，一看到林好坐在掌櫃的位子上他就退縮了，林好雖然不是長舌婦，但王老闆相信她鐵定會向阿吉說：「我看到王老闆走出店門向左轉，他走進留香院，奇怪，他去留香院做啥？」

這時阿吉會說：「查甫人去妓女戶能做啥？」阿吉會把林好需要的答案說出來，然後阿吉會把話轉給福大聽，福大則趁機問朗玉：「王老闆某時某日去恁那找哪個姑娘？」朗玉也會一五一十的說出來，王老闆知道朗玉並不是不注重客人的隱私，她主要是讓福大知道：「看吧！連王老闆都來了，你有空也過來坐坐。」

這麼一來，他就是前面幾家的笑柄，說不定阿吉還會告訴其他的人，這個消息不須多少時日就會傳到他老婆的耳中。

王老闆最大的盼望就是蓮花巷的姑娘能常來他的店，姑娘們會把首飾拿來請他翻新或清洗一下，這個時間是他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他可以藉著拿樣本給姑娘看的時候一親芳澤，聞聞姑娘身上的香水味、看看小姐無瑕的化妝和光亮的頭髮，尤其是她們滑嫩的雙手以及剪裁合宜的衣服。所以，他總不厭其煩的再三說明，最好能說得清楚中帶點模糊，這樣姑娘就會陷入兩難的局面而在店裡多停留一些時間。

王老闆對明君的生活更是好奇，他只是好奇而不是喜歡，他不明白同是男人能做什麼？可惜明利兄弟很少走過來這裡（幾乎沒有），只有明君來過一次，他來是因爲手上的戒指髒了，希望王老闆能幫他清洗。

「客人送的？」

「不是。」明君很有禮貌的回答他。

「樣式不是很新，要不要重做？」

「免啦！洗洗就好。」明君微笑的說。

「有記念價值？」

「嗯！」明君沒有要說下去的意思。

「最近生意好不好？」王老闆斯條慢理的把戒指放到一罐液體裡。

「差不多。」

「你……」「我等一下再來拿。」明君阻斷王老闆說話的機會。

王老闆看著戒指，試圖從戒指中想像明君的營生方式。

「做啥？神魂甲那脫離身軀！」王老闆的老婆站在樓梯口看他，王老闆很快的被拉回現實；（爲什麼她不會打扮？）王老闆看著樓梯口的女人，女人頭髮挽個髻貼在後腦，黑色白色的頭髮參差一起（白髮多於黑髮），黃色的臉上看不到任何胭脂，齒縫裡還夾著深綠色的青菜，不用靠近也知道女人的身上只有南僑肥皂的味道，一點兒都不香，像是下過雨的泥土味，沒有遐思，沒有幻想。

「明君拿戒指來洗。」

「彼種『半男娘仔』的東西也要看那麼久？恁是在想啥？」

「哪有？我是想看有辦法叫伊重打無。」

「嚟甲彼種人往來，明明是查甫人，偏偏嚟學查某人樣，真正不是款。」女人說完又上樓去了。

（好佳在沒說啥米，伊一定躲在二樓口聽我講話。）王老闆爲自己捏一把冷汗，還好，進來的是明君，要是進來的是朗玉或是艷紅店裡的人，恐怕今天就不好過了。

還有一種客人也能帶給王老闆些許的快樂，有些人的嘴巴閒不住，進到銀樓會向王老闆提蓮花巷姑娘的事，這種人不但愛說話也愛膨風，就有人向王老闆說艷紅喜歡他，王老闆聽了差點笑了出來，蓮花巷的女人是沒有感情的，這裡的女人只有收銀子的女人和掙銀子的女人，最愛錢的自然是朗玉和艷紅，這點，誰都看的出來；不過，此時的王老闆呈現出來的是另一種人格，一種既正直又漠然的人格，表面上也不大在意客人的話，可是內心的好奇像螞蟻一樣的輕噬他的神經，客人向他說這些事時，王老闆都以「嗯」、「啊」、「喔」帶過，然而心裡卻是另一種回答：「喔！翡翠喜歡紅寶石。」「這樣一定很刺激。」

客人問他：「艷紅喜歡什麼首飾？」

王老闆的嘴巴說：「伊甲意金鐲。」內心卻說：「不必挑什麼樣式，她會來這裡換成金塊。」

想到艷紅，王老闆也有些許不高興，他老婆只要聽到艷紅的聲音一定馬上下樓，並且緊緊地繃著臉看著外面，使得王老闆不能向艷紅探聽一點姑娘的事。艷紅一離開店，女人馬上以勝利者的姿態扭著屁股上樓，（女人只在這個時候才會

扭屁股)。

王老闆都在下午一點左右打個盹，這個盹經常帶他到朗玉的店，朗玉的店多半以古代宮廷的樣式出現，王老闆看不見自己是什麼裝扮，雖然他的意識十分清楚，知道自己是銀樓的主人，可是在朗玉的店裡卻好像不是這種身份，他成了能吟詩作詞的文人，有時也是俠客保鏢，十八般武藝樣樣不缺，在朗玉的店，他是個只來一次的過客，他和姑娘都知道彼此不可能再見第二次面，因此，姑娘對他有著深深的不捨和愛戀，而他卻虛偽的安慰對方，於有生之年他一定會再來，但這個約定不是明天、不是明年、也不是三年五載，日子是在很久很久的未來，他以恆久的時間期許自己要想辦法再來。

某些時候，繾綣的不捨讓他流淚，這時，雷公就會棒打鴛鴦的擊醒他，「喂！做啥？無代無誌在哭啥？」不施脂粉的女人用力的搖他。

回到二十一世紀的王老闆就說：「無啦！我夢起俺娘，伊一直嘍跑，我叫伊甲我回來伊無愛。」

「日當時也會見到鬼？恁俺娘投胎做人啊啦。」女人白了他一眼，王老闆不會介意女人的眼光，他希望女人趕快離開好再回味剛才的夢境，而他的女人則以為是夢境令他產生孺慕之情。

王老闆喜歡白天作夢，他以白天的夢境娛樂他終日坐在櫃台後面的人生，為了豐富他的夢鄉，王老闆租武俠小說來看，如此他的化身就多了。

女人對這事也有意見，她說：「那是少年囡仔在看的書，恁甲人熱鬧啥米？」

「無聊的時間看的。」

「騙肖仔！恁一開門就開始看。」

「查某人惦惦！看書又不是去……」王老闆剎車剎的很快。

「去刀位？向後壁走去？」女人瞪起眼睛來勢洶洶。

「去四季戲園！」

「不似鬼！吃老不認老，歸日想想彼種有的沒的。」

王老闆不理她，逕自拿起小說看下去，女人又能奈他何？看書是既高尚又文雅的事，阿吉或是福大不見得能看書，他們雖然識字，可是認得的字不多，他知道阿吉認得的字不超過兩百個，而福大頂多是阿吉的一倍；他們不會認為女人的行為是對的。

想到這裡，王老闆突然想到一個點子，何不把夢境記下來？這裡不識字的人居多，即使他的櫃子被打開，也沒人知道簿子寫的是什麼東西，於是，王老闆多了一件事可做，他不但記錄夢裡他的身份，連女人的名字、穿著、打扮都鉅細靡

遺的記下來；因此，蓮花巷的姑娘來翻新首飾的時候，他都能提供某些與眾不同的款式。

一樓的店面是王老闆的城堡，也是心中的聖地，女人下來的時候他的心情就煩躁起來，女人如同匈奴邪教，是不受他歡迎的。

王老闆只有一個時間會讓女人下來，當小說看完的時候他就會朝樓上喊：「喂！下來！」

女人下來後他就從後面牽出腳踏車向女人說：「看一下！」

換完書回來他就要女人上去，女人有時說：「我在這坐一下。」王老闆就會拿出抹布這邊抹抹那邊擦擦，女人則立即起身說：「我來擦。」王老闆把抹布丟給女人，回到櫃台後面坐著，兩眼無神的看著外面。

有時女人坐久了王老闆就趕她：「四點了，去煮晚頓。」

「太早了，現在只剩咱兩人，免了多少時間。」

「叫恁去甲後生住恁攔無愛，歸日在這無聊。」

（我才不會那麼笨，放你自己一人在這裡偷腥，到最後被魚骨哽死。）女人心中這麼想，可是她嘴巴不說，反正，她是死豬陣鑽，她要讓蓮花巷的女人知道、看到，銀樓的王老闆是有老婆的人。

十五 日落西山

時代在改變，蓮花也會過冬，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蓮花巷的人潮漸漸減少，朗玉和艷紅再也不容易買到女孩，咖啡廳和茶室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穿著大膽且會幾句英文的女孩取代香君、娟娟、玫瑰的地位，而這些酒國英雄也美人遲暮了。

朗玉記得父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目前的收入常常不夠支出，於是她選擇一個月圓的日子把契約還給留香院裡的女人，有人如獲至寶的捧在懷中，有人漠然地拿著，也有人淚流滿面。

朗玉只說了一句：「咱到月底。」

朗玉的決定隔天就傳到艷紅那裡，艷紅還是要留在蓮花巷，她在門口掛一盞小小的紅燈，姑娘的去留隨各人意，她採取三七分帳，她的三成只包括房租和牌照，其餘衣食由個人打發。小喬和天女燙了頭髮，她們學咖啡廳的女人穿起很短的裙子，天女還改了名字叫周璇。她們向阿厚包伙食，早餐除外，午晚餐由阿枝打點。

艷紅這樣的改變只維持幾年，海洛英的支出遠遠超過她的三成帳，長期吸食

毒品使得她看起來像個鬼魅，有時還會嚇著上門的客人。

「看到人客來恁就愛閃去後壁。」玫瑰不客氣的指責艷紅。「人看到恁彼種三分人七分鬼甘會進來？」

艷紅把玫瑰的話當耳邊風，玫瑰找個日子報官去了，她帶警察到店裡抓艷紅，艷紅恨恨的說：「沒良心的查某，不想看嚟以前呷我多少。」

國銘的兒子打算把春富旅社改建，國銘問他：

「恁在這裡開療養院甘會賺錢？」

「當然嘛是會，厝內有精神病的人不會在意這些，反而以近風化區來做藉口，這樣，不來看病人變的理所當然。」

國銘這下可享清福了，他的兒子在這個環境不是頂好的地方成長，居然可以讀醫學院進而成為神精科的醫生，福大先生或是陳天來可羨慕得嘴巴都闔不起來。

「阿爸！我在高雄的療養院看到たけ。」

「啥米？」國銘嚇了一跳。

「是他沒錯！他說要重建清朝，每天喃喃自語的說些只有他才懂的話。我問他認不認識我？他說我可以當他的一等翰林大士。哎！講的話沒有人懂。他自稱是愛新覺羅 溥春。」

「他怎麼會進……」

「屏東的山區有兩座山圍起來，上面插著一支牌子寫：『私人產業 非請勿入』，有一天有幾隻賽鴿飛進去，嗣主請警察一齊去，想請主人通融讓他把鴿子捉回來，出來應門的人說什麼也不讓他們進去，警察起了疑心，經過通報後強行進去，發現裡面居然有兵營，警方不敢大意，加派人手調查，才知道裡面住著一群思想奇怪的人，為首的人自稱是愛新覺羅 溥春。仔細調查發覺裡面的人都吸食毒品，並且被為首的人洗腦，據說要推翻政府回到清朝。這個愛新覺羅 溥春就是たけ。」

唐山仙把萱書閣易手讓人經營茶室，從萱書閣盤讓的隔天起就不見唐山仙的蹤影。他像他的萱書閣，一夕之間全變了樣，阿厚忍住想問明君的衝動，他一直告訴自己，這麼多年來他都沒有問了，何必在最後這一刻戳破氣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縱使他知道唐山仙的去處又如何？不過像是一道自己不會解的謎題，突然知道答案而已，事過境遷之後說不定連謎題是什麼都忘記了。

有人說曾在美濃看過他，他自己搭了一間小木屋，屋外種些青菜；然而這只是曾經、好像、可能、或許是他。

蓮花巷的稱呼消失了，這裡是精英街，路牌也是這麼寫的。

春子關了電燈，靜靜地躺在床上，慢慢地闔上眼皮……